東方雜誌

第二十五卷第六號



民國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Vol. XXV, No.6. March 25, 1928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五卷 第六號
民國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發行

插圖

斑雀(三色版)……一幅
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選舉工部局董事委員代表大會……一幅
阿剌伯之動亂……三幅
埃及之反英運動……三幅
文壇近訊……四幅

國際

▼突如其來的日俄密約消息……育幹(一)
▼接二連三的日帝國主義逞兇案……育幹(三)
▼又是一次裁軍籌備會議……幼雄(五)
▼古巴舉行國際移民大會……育幹(八)

軍備競爭與和平運動……陳石孚(一一)
東西兩半球外交大勢之觀察(日內瓦通信)……吳雲(一九)
東方國家恢復國權之先例(完)……柳克述(二四)



東方與西方

英國名士之中國政治觀……懷德（四三）
日本名士之動亂中的中國觀……鶴見祐輔（五二）
德國在中國航運事業之恢復……每日新聞（五八）

羅素論原子新說……張崧年（六一）
戴密微印度支那語言書目……林語堂（七一）
圖讀雙辛夷樓詞致李拔可……胡適（八一）
共相篇……陳樸（八三）

新語林

英王給一新銜與太子……頌華（八七）
日本的中間社會圈……可可（八九）
慕沙里尼的治事方法……哲生（九四）
廣東犂仔山的猺民……鍾靜聞（九七）
百年後的人類怎樣……徵知（九九）
汽車肇禍問題的分析……遂初（一〇二）

冰河時代（小說）（續）……張資平（一〇五）
靈魂的一隅（小說）（保加利亞斯泰馬托夫著）……鍾憲民譯（一一五）
時事日誌……（一二七）
圖歐亞五千年前之文明……小補（一三〇）



突如其來的日俄密約消息

本月初間，路透社盛傳日本與俄國締結密約的消息。這種消息的來源，據說初見於柏林的路里報，繼見於哈爾濱及上海白俄系的報紙。其內容的大要，聞由現駐日俄大使向日政府提議，借款一億五千萬元，償還期限定為六年。這筆款項俄國便拿來作開發北滿的產業用，而以供給日本以沿海州水利權及有望的森林利權為條件。這項消息傳布不久，滬上白俄系報又載稱：近赴莫斯科之後藤氏與蘇俄人民外交委員次長加拉罕氏締有下述預備契約：

（一）日本保障北滿俄國之現在地位。

（二）日本保障俄國國境及其領土不可侵。

（三）日政府援助俄國，得向日本銀行界締結長期借款。

（四）俄國給予日本在沿海州，阿穆爾州，後貝加爾，及堪察加獲得利權之特權。

（五）俄國允許不干涉田中內閣之對滿洲新經濟政策。

（六）俄國與日本協力於蒙古確立門戶開放政策。

（七）俄國承認日本關於漁業問題，由朴資茅斯條約所獲得之一切條件。

上面兩種消息雖不一致，而有共同的一點，便是「俄國擬以某種利權給予日本而向其借一大筆款項。」自這種消息傳出後，日本的朝日新聞便將滬報轉載出來。這樣看來，這項消息的透露，在中國反比在日本為早了。日報得着這種消息以後，頗多揣測之談；有人竟謂日俄兩國間的政治的經濟的密約，經過後藤子的斡旋，業已在進行之中。蓋總選舉畢後，後藤子常與田中首相會晤，又與滿鐵山本社長及松岡副社長會晤。同時日當局及後藤子又頻與俄大使館接洽，（三月八日田中首相親自訪問俄大使）即專以這項經濟的交涉為中心。不過當局方面，到下還是否認。

在日俄兩國高唱親善聲中，竟突然有這樣的密約消息透露，這在深

諳遠東情形的人看來，卻也不算是偶然的事，不過以今日日俄兩國的複雜關係中而遽謂能成事實，那又未免過早。我們要曉得俄國自亞歐政策失敗後，掉轉頭來很想和東方的日本攜手，本是實情；便是日本，她為推行她的滿蒙積極政策，極力想與俄國聯歡，也是實情。在這種兩相情願的情形下，便締結什麼密約以謀共同操縱遠東時局，也未始為不可能，不過就目前的局勢看來，實際上倒有兩大困難，阻礙其間：

一項便是日本雖欲貸款項與俄國以換取特別權利，卻心有餘而力不足。她那滿鐵會社向美國摩根銀團的借款，因中美兩國人士的反對竟未成功，改向敎倫活動也沒有甚麼結果。他們從前借款的名義，雖說是為日本政府機關借款，而一考查其內幕，又何莫非替赤色的蘇俄作掮客。然而畢竟未能成功，現在教日本又那裏有錢再借給蘇俄呢？還是實際上的一種困難。

其次，日俄密約的由來，據說是基於後藤使俄時候蘇俄政府要人向他提出的三項重要建議：即（一）蘇俄以中東鐵路的南半段賣與日本；（二）蘇俄向日本借款一宗，以許日本利用中東鐵路全線為交換條件；（三）俄日兩國在北滿確立勢力範圍。這項建議，聽說日本政府因後藤斡旋的關係，答卻答應了。然而此中問題，關係中國的主權至鉅，關係於美法兩國的利益也至鉅，難道由日俄兩國締結一種什麼條約便可平分北滿利權而不會引起反對嗎？美法兩國的反對，我們姑不具論。但我們以堂堂主人翁自命的中國人，對於這種侵犯國權的舉動，又安能坐視而不管？試問北滿是不是中國的領土？中東鐵路是不是中國有份的產業？那裏可以由日俄兩國任意擺布便可完事？如果由中國出面來反對，自然又是日俄密約前途的一種阻礙了。

所以現在事情的關鍵，只在中國是否努力反對；據最近交民巷傳出來的消息，日購中東鐵路哈爾濱雙城子段俄方的路權已經積極進行了；田中政府方欲藉此實際權利的取得，以緩和日共產黨事件與俄大使問題的惡劣空氣，而同時俄方因中國收回中東鐵路的呼聲不絕，與奇重要求迭至，也想及時售讓俄方所有之一半路權。情形既然到了這樣地步，我們還不急起直追來設法對付嗎？我們現在應當知道：關於滿蒙問題的交涉案，依過去的經歷，可以斷言其非一朝一夕所能解決得了的。日本若仍不放棄其滿蒙積極侵掠政策，俄國若仍要在遠東方面活動，中國若不長此把滿蒙當作「化外」，那麼將來關於滿蒙問題的糾紛還多着哩！（育幹）

接二連三的日帝國主義逞兇案

日帝國主義最近在華所表現的暴行，我們在報紙上差不多可以天天看到。而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卻有下面三件慘案：

一為日輪第二厚田丸撞沉我國的新大明輪案；

一為閩省鼓浪嶼日警越界逮捕韓僑案；

一為日本軍艦在平潭屠殺華人案。

上面這三件案子發生都已有好些日子了，我國因此等慘案而喪失的生命很多，所受物質上的損失和國家主權的損害也都非常的大；當局雖嘗嚴重交涉，人民雖亦嘗激烈反對；但日帝國主義者總是給你一個不理，所以弄到現在，三件慘案，一件都還沒有什麽辦法。我國因國勢的關係，將來要想交涉勝利，很難得說；但一般國民卻不可不把這種慘案的印象深深的映入腦海。因就此等事件的原委彙誌如下。

新大明輪慘案　新大明輪係我國大通協記公司航行滬揚班的小輪。於二月十八日晚在泰興口岸十里沙地方，忽被日本小樽佐藤商會的商輪第二厚田丸所撞，立受重傷。日輪見肇大禍，趕緊沿着沙岸，從那幾百男女死亡俄頃的慘號呼救聲中，竟從容向下遊駛去。幸虧當時為大達公司的大吉輪所瞥見，追了回來，連同施救；卻因太遲的緣故，結果船中搭客溺死了約四百人，貨物全行沉沒，損失不下五六十萬元。

這次慘案的責任，據事後調查的結果，完全由於日輪不遵航線，橫撞直衝所致，並非出於誤撞。蓋日輪不駛南端之寬闊江面，而偏向新大明輪航行之北岸逼駛，而於新大明四次回聲置之不睬，且所撞之處又在新大明紅燈之下；撞沉以後，又不施救，急圖逃遁。凡此諸端，都足以證明日輪之毫無忌憚，故意逞兇。是以消息傳到滬上以後，各界都主張嚴重交涉，並要求海關於該厚田丸到滬後，即行扣留，在交涉未解決前，不得出口。二月二十七日，上海郭交涉使便正式函致日本駐滬領事，要求保留厚田丸，應負賠償新大明輪之生命財產等損失責任。幾經交涉，日領才答應可以和平解決，惟須經雙方請公斷員評判後，才能定局。可是公斷員的人數，我國早已舉出外人二名，日方卻故意延宕，藉口和解合同條件尚待考慮，遲遲未舉出。

現在呢，事情已經一兩個月了，而交涉猶毫無一點效果，萬目所指的被扣留的日船厚田丸，也於日本領事抗議之下，於三月二十二日釋放出口了。傷心慘目的被難家屬，眼巴巴望着的撫恤費，尚且在虛無縹渺之間，取銷「外輪在內河的航權」的話，更不必再談了。

日警越界捕人案　本月二日夜十二時，廈門鼓浪嶼的日本領事忽派偵探和日本警察多人，化中國裝，懷藏槍械至廈門相宮街，捕去韓人李賓煥、李剛等四人，並鳴槍示威。李賓煥雖為韓人，他卻入過華籍，又是我國黃埔軍官學校的畢業生，曾隨黨軍北伐，近受泉州軍事廳泉永民團編練處聘為組織部職員；所以他還是中國的官吏。自這件事情發生後，當地一般民衆團體以日警公然侵犯主權，越界捕人，並且所捕的又還有在我國服官的人，大家都非常憤激；便由廈門國民黨市黨部召集民衆團體聯合會議，決函司令部及交涉署，立向日本領事提出嚴重抗議，務將所捕四人立即交中國官廳核辦，並要日領保證以後不再派警來廈，以保國權。不料交涉員據情向日領口頭抗議後，日領竟藉口四李有共產嫌疑，並謂在中國領土捕人，有條約根據。五日交涉署便又正式向日領提出抗議，中謂日領以日本法律治其國人則可，卻不能在中國領土內施行日本法律，逮捕本國籍民，侵越中國國權；又日警在中國領

土捕人，最低限度亦須預先知照中國當局，今皆不然，是公然侮辱中國。且開槍拘人尤屬不合。末並提出三條件：（一）李箕煥等四人即時釋放。（二）保證此後不再有此事。（三）道歉。

日本領事接到抗議書後，初頗强硬，後以民衆議決對日實行排貨運動，乃於六日答應暫不將四人解往他處，但釋放一層卻不肯答應。三月八日廈門各界乃又舉行第三次代表大會，議決一致對日經濟絕交。九日各界反對日本侵掠國權委員會又開第四次會，更議決關於實行對日經濟絕交的辦法。自此以後，廈鼓兩地差不多天天都有民衆反日的示威的運動，但日領仍是不肯讓步，竟於三月二十日暗地裏將李箕煥和李剛二人由凰山輪船解往台灣，再轉輪解往朝鮮。其餘二人當即釋放。我國得着這個消息以後，當以日領曾聲明案未解決前，不解離廈門，今忽然違約，實大違國際信用。廈門交涉署便於二十二日晚又正式向日領抗議。二十三日「反日侵略會」更爲李案舉行「抗日侵權驅逐日領示威運動」，廈門鼓浪嶼兩處工商學界並還罷工罷市罷課一天，情形因之更加嚴重起來。現在據說交涉有移歸中央辦理的話，官樣文章，究能糾正日本領事的非法舉動與否，我們只好佇着看吧！（據本文排印時所得消息，僅由日領聲明以後捕人當通知中國便算完事了。）

平潭屠殺案　這件案子也是新近發生的，論牠的重大性，實不下於英國前年在萬縣的屠殺案。但萬縣慘案，英帝國主義者倘藉口於扣船交涉；至若這次平潭的屠殺案，則完全日帝國主義者表示其獸性起見，以砲艦向無辜漁民轟擊數十分鐘之久，致斃命的達三十餘人，受傷的達百餘人。帝國主義者在華之兇狠面孔，於此眞可謂表示無餘了。

這件事情發生的由來，係在二月二十七日夜間大霧漫天之時，有日本商輪錦江丸在福建平潭縣附近之大富澳觸礁沉沒。至二十八日霧收，日出，附近居民始悉其事，該輪已經沉入水中，只見艙面了。旋有日本兵艦三艘駛到該處救護，這時海邊漁民，或在海中捕魚，或在岸中眺望；詎日艦不知因何誤會，竟突然向海面及岸上同時開放排槍及機關槍，約三十分鐘之久，可憐無辜漁民，做夢也想不到會被這樣的慘死。事後查得被彈斃命的人，有沈在海中的，有陳屍岸上的，共約三十餘人，受傷的也有百多人。而該日艦於慘案發生後，當日下午三時，又派兵五六十名登陸荷槍實彈沿村挨戶搜查，幸各鄉民並未撈拾觸礁商船之貨物，否則日帝國主義者之淫威，恐還不只如上所述。

日艦於搜索完畢，二十九日便已離開平潭，該縣縣長當將前情呈報民政廳，平潭各界於此事發生後，亦即成立了「二二八慘案公民大會」，並發電各方請求援助。民政廳於三月五日得到報告，即呈報省政府請示辦法。省政府除一面派員切實調查外，一面令福建交涉署向駐閩日領提出嚴重交涉，並聲明保留一切要求之權。此抗議書提出之後，交涉員許建廷曾面向日領島田口頭交涉一次，日領竟謂據該國朝日新聞載稱，當日乃該地鄉民希圖搶刼，故行調艦開槍云云。各界民衆以日領强詞奪理，用空洞無根據的話以掩飾事實，均非常憤激。加以廈門日警

越界案尚未解決而又繼之以這樣的屠殺慘案，一時反日運動，更加激昂。但民衆方面初無切實可靠的辦法；而政府方面除卻「抗議」「切實交涉」等字樣外，似乎也尋不着另外的方法。情形如此，恐又不免要成懸案了。

我們就上面三件慘案看來，事情的起因，固有種種，而歸根結底，還是由於不平等條約作祟。我們試思他國商輪何以敢在內河橫衝直衝，無非爲有內河航行權。他國兵艦何以敢在沿海開砲轟擊，也無非因爲有內海遊弋權。他國軍警何以敢於公然越界捕人，也就是藉口於條約權利。而這些都是不平等條約的結果。所以我們若非積極進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外交，則類此的慘案，勢將迭出而不窮；我們此後恐將時常奔波於開大會發傳單貼標語打通電，要弄得日不暇給了。（育幹）

又是一次裁軍籌備會議

當英美日法意五大強國正在努力擴張海軍的時候，日內瓦的國際聯盟卻還按照定期，於三月十五日召集第五次的裁軍籌備會議，大談其裁軍計畫，這似乎太覺滑稽，矛盾已極了。不過矛盾和滑稽，在列強外交上本是極平常的事情，口裏儘管說着親善，私下儘管可以實行侵略；在內儘管擴張軍備，對外儘管可以高談裁軍。橫豎事情的成不成，在他們是不負責任的。他們多派幾個代表，多說幾句廢話，有什麼要緊。所以會議只顧開個不休，而裁軍問題依舊沒有什麼進步。只看這回第五次的籌備會議的經過，更可曉然於這般情形了。

這次會議中比較可注意的事情，是土耳其因了俄國的提議，也被邀請加入會議。土耳其自復興以來，頗能奮發有爲，爲列強所重視，且討議裁軍問題，參加的國家本來多多益善，則土耳其的加入，自是會議很好的現象。但是土耳其的加入，除俄德二國外，各國多不予以歡迎。這因爲會議中有了德俄二國的提攜，已使英法諸強國惴惴不安，今更加入土國，頗有造成俄德土三國聯合以對抗列強的形勢。列強又怎能不抱着疑念呢？

第五次裁軍會議重要事業有下列三種，即：（一）安全保障委員會事業之審查，（二）俄國提議的審議，（三）俄國的新提案及英美二國的提案。現在請依次述其經過。

所謂安全保障委員會是去年第四次裁軍籌備會議時開始設立的。因爲照聯盟各國的意思，不先有安全的保障，不可以裁減軍備。要裁軍先要議好保安的辦法。保安委員會就是被推舉出來審議保障辦法的。這會在成立時，（參看去年第二十四號國際）已開過一次會議，到本年二月二十日再行集會。會議許久，在三月六日，始通過了所謂相互援助條約案，這就是安全保障的協同條約。同時又通過了平和解決國際爭端的一般條約案和調停爭端的一般條約案。這就是公斷調停辦法了。

保安委員會的事業報告於開會後的第二天即三月十六日由會議

討論，無人異議。只有俄代表李德維諾夫發表意見，整個的反對安全保障辦法。他說：『以相互援助爲基礎而作成地方的安全保障協定，很容易釀成戰前的同盟制度。同盟制度是釀成大戰原因之一。故保安委員會的決定，並沒有減殺新戰爭的可能性，反而作成了擴大戰爭的機會。』這些話，自然沒人謹聽，而保安委員的報告便無事通過。會議並且對於保安委員會的成績表示滿足，更希望該委員會下次會議的成績報告，能在九月間的聯盟大會提出討論。

其次俄國提案的審議要算這次會議中最熱鬧的一回事了。俄國提案，是主張把世界海陸空三種軍備完全廢除，並限定在四年內廢除完竣。（詳見去年第二十二號國際）這案和在會列強的意見，根本不能相容，因爲列強主張先談保安，後談裁軍。而俄國卻以爲只要把軍備完全撤廢，則安全不求自得。所以當去年俄國提案提出時，列強都譏笑他不切實際。就想立刻把他推翻。後經德國說圓，才把他延下來，到本屆會議再議。

俄國提議是三月十九日開議的。列強既蓄意推翻，則推翻自屬一定。不過如何推翻俄國案一層，列強倒也煞費籌緒，値得一講。照列強的意思最好自然是能夠一口氣把他推翻，但也知這樣一來，不但有傷俄代表的面子，而如英法二國又怕國內共產黨利用這事來非難政府，於將來選舉頗有不利。所以推翻雖決計推翻，卻要裝出審愼考議的樣子。主張交由小委員會審查，隨時打消。還有一層，他們雖反對俄國提議，但如提案中有幾點利於自己，可以利用的，也很願採納。俄國代表曉得英法二國的把戲，所以在說明提案時，力說俄國案是不可分的，若止限於部分的縮小就不免發生困難問題。同時又明言反對英法提交小委員會的主張。要求會議給予明確的回答——贊成，或者否認。

英法主張把俄國提案提交小委員會的計畫，既不得售，於是只好各在大會中表示反對意見，意國代表說裁軍不但是需要軍事的安全保障，還需要社會的安全保障，而俄國案不曾注意及此。法國代表說，裁軍委員會應注意聯盟所委任的範圍。則以爲俄國案與從來委員會所討論的事業完全不同，委員會是否有權審議俄國案尚須考慮。英國代表寇興登雖表示反對，但說俄國案中也有優良之點，應選擇採納在裁軍條約案第二讀會中審議，而先請各國政府作具體的研究。日本代表也抄襲法國代表的意思，但言語說得圓滑一點。美國代表吉伯遜則更激烈反對俄案，而擁護其所提出的美國案。（詳後）此外德土二國代表則對於俄國提議表示贊成，可以說是和俄國站在一線上的。其餘各小國，有的反對，有的贊成英國的見解，有的未置可否。結果是英國提議，得大多數的贊同。但英代表所謂先請各國政府研究一句話，也不過光光俄代表的面子，實際上俄國提案便這樣推翻了。

從俄國提議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出參加裁軍會議的國家明顯的分成三派，一派就是俄國，和贊成俄國案的德土二國，也是大戰的戰敗國。一派就是英美法意日諸列強，即反對俄國案的，也就是戰勝國。其他一

派卽在英法卵翼之下而又威脅俄德二國威脅的歐洲諸小國。戰敗國自己沒有軍備可以廢除，所以希望列強能夠廢除，而贊成俄國案。戰勝國要永久保持他戰勝國的威權，減少軍備尙且不願，怎說全廢。至於諸小國呢，他們受列強保護，當然贊成列強的意見。不過俄國案而能通過，俄國自己也得廢除軍備，他們的威脅也得免卻了。所以對於俄國案不贊成，也不反對。至於英國主張採納幾點，則因爲俄國提案中的潛艇全廢及義務兵役廢止等與英國意見，頗能相合。然則裁軍會議中，所謂討論裁軍，各國仍是就自己的立足點來說話的，那有誠意於謀世界的和平呢？

除俄國提案的討議以外，德國提議要求大會立卽決定裁軍大會召集之期，但英代表寇興登，以爲關於海軍制限問題的難問題，關係各國尙在仔細審議，未獲討議的基礎，在今日決定大會日期，殊屬無益云云，委員會遂將德國提案否決。故大會召集日期，及下屆委員會議召集日期亦均未決定。卽於二十四日閉會，以致德俄代表因此大加非難，說這次委員會可以說沒有一點成績。

成績雖然沒有，提案卻更加多。俄代表李特維諾夫看看第一個提案打消，乃自行聲明願把原案撤回，而於三月二十四日另提一個新案。英國代表寇興登也向美法意日四個簽字華會條約的國家提出了一個海軍制限的提案，一方美國代表吉伯遜又盛稱美國所提示的列國多邊的不戰條約如何有效。現在再分別說一說。

俄國新提案主張的世界各國分爲四等，凡有陸軍二十萬人者須裁減半數，有四萬人者裁三分之一，不及四萬者裁四分之一。因世界大戰而被裁減軍備者，其應有兵力可由裁軍大會決定。凡有軍艦超過二十萬噸者，須裁減半數，不及二十萬噸者減四分之一。武裝車及遠距離砲皆須廢除，其他軍備亦須嚴加限制，並在一年內銷毀化學戰爭所需之原料，及軍事飛機。上述規定，可由立法會與工人代表所組合之國際管理委員會監督實行。

俄國這個新提案可以說是「軍備半減案」，因爲全廢既不成，自然只可半減。此案比較受會內各國推許，但議長宣稱本屆會議不能再議任何新提案，故卒未付議。其實俄國新提案雖然退讓一半，恐怕仍不能得列國贊成，因爲他始終不曾講到列國所注意的保安方法啊。

英國向美法意日四國所提議的則是修改華盛頓海軍條約案了。他主張把華盛頓協定的最大噸數三萬五千，改爲三萬噸，備砲口徑，自十六吋減至十三吋半，而主力艦的艦齡則由二十年延長至二十六年。

英國提出這個議案的動機，很容易明白，無非是(一)因爲去年三國海軍會議失敗以後，美國預備大造補助艦，海軍競爭有復燃之虞，(二)裁軍籌備委員會的事業，漸近破裂，裁軍運動瀕於危機，(三)照英國近來的財政狀況，則不特海軍競爭不宜發生，卽主力艦亦有制限的必要。換句話說，海軍競爭如果再燃，英國決非美國的敵手，所以英國要提議限制。不過英國的提議仍與去年三國會議時所提出的相似，無論美

國將以華會條約未屆滿期爲辭，表示反對而審察提案內容亦難爲美意日所接受。因爲這三國所備之砲以十四吋者爲多，要減小爲十三吋，豈其所願？所以英國提案，不但各國不與以良好的批評，卽英國國內輿論亦多抱悲觀，以爲並不能見出何種的光明，反有使局面更加混亂的危險呢。

美國案怎樣呢？所謂美國案就是從美國向法國提議的不戰條約案推演而來的。他主張各國互相訂立不戰條約，認戰爭爲一種罪惡，無論何時，不以戰爭爲解決紛爭的手段，一切紛爭均由仲裁公斷，而誠意服從。此種不戰條約國與國訂，愈多愈好，故也可稱爲「多邊」的不戰條約。這案不要求任何安全保障，與俄國提案相同，但較俄國案易於實行。只可惜對於違反條約的國家，應加何種制裁，沒有規定，是其缺點。還有一層，英國雖提出此案，但關於門羅主義的諸問題，卻仍拒絕仲裁，有此例外，則吉伯遜自謂『最適於維持世界平和』之案，也難爲他人所信任了。

以上俄英美三案並籌備委員會所屢經討論的先保安後裁軍案，除俄國案外，均成爲一般人所最注目的問題。究竟是誰獲得最後的成功呢？或者一個也不會成功，而任令世界列強，重趨於軍備之一途？這時固不能斷言。但一觀列強對此問題，無不以謀自己的利便爲前提，則成功一句話，恐怕終有些難說罷。（幼雄）

古巴舉行國際移民大會

在一個多月以前，美國與中南美各國間的「全美會議」是在古巴京城哈瓦那舉行的；現在「國際移民大會」又於三月二十一日在哈瓦那舉行了。不料加里比海中間這樣一個小小島國，竟又成爲萬國冠蓋薈萃的名都，這眞足與山明水秀的日內瓦相媲美了。

這次會議的召集，是由古巴政府出面，被邀請出席的國家共有六十四個，最先允諾的爲英，美，法，德，西班牙，比利時，阿根廷，墨西哥，巴西，波蘭，南斯拉夫，澳大利亞，日本，哥倫比亞，智利，聖多明各，厄瓜多，及葡萄牙等。預計參加大會的國家至少當有五十個或者多至六十國，那麼牠的盛況，就會不亞於一九二四年在羅馬舉行的第一次國際移民大會了。

第一次的國際移民大會是由意大利政府召集的。這個會議的性質，與其說是「外交的」，毋寧說是「實務的」(technical)，因爲牠所要討論的問題，都是國際移民上發生的實際困難問題，而非關於移民政策。我們只就意大利政府所規定的移民大會議程一看便可知道。（關於一九二四年國際移民大會事實詳情可參考 S. J. Toynbee: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24" Part I. B. The Movement of Population 第五節）不過話雖如此，而在實際上討論的時候，卻總不能不牽涉到移民政策方面去；而一牽涉到移民政策國際上的利權衝突便不免要發生，所以結局還是弄得一場沒結果。不說別的，單就「移民」「殖民」的字義來說，各國間的意見便多不一致：意大利爲欲發展其移民計劃，便硬想把移民包含着殖民的性質，而美國近

年來以歐洲移民及東方移民來的人一天一天的加多，卻硬要與以種種的限制和取締。這便是顯然抱着反對見解的一個例子。所以這次會議毫沒有什麼成績，一應問題，都留待下次會議解決。「下次」會議便是這回古巴舉行的大會了。

這次大會中參加的國家，如上所述，雖有五六十國，但不知也有被邀請的我國代表在內沒有。我國因內戰的關係，政治尚未安定，或者沒有代表也說不定，但是依事情的重大性來說，我國對於此種關係重大的移民會議是非加入不可的。我們試思外國移民來華的僑民，暴厲恣睢，作惡多端，我國一點也不能干涉；而我國移民往外的華僑，卻處處受外人的欺侮虐待，甚至不許入境，時常驅逐出境，我們怎好不求一個補救方法？關於我國移民被害的事實，我們不必遠舉例證，只就最近的幾件事情來看，便儘可窺見一斑了。如：

1.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議會於本月（三月）十五日全場一致通過排斥黃人案，便專爲對付中國人與日本人而發的。
2. 滯留遠東俄屬的華僑百餘名近受俄國地方官的壓迫，均被逐出境外。
3. 二月間駐英使館來電，英僑無故搜抄查地浦華僑多家住宅。國聞社倫敦通信更詳載各地華僑被英警搜捕之事實，致現時旅英華僑惶憤達於極點。
4 南洋荷屬威德物理倫國民黨人九名，因爲黨人之關係被當地政府驅逐出境。
5. 菲律賓代理總督吉爾摩將軍於最近立法議會開會時，提出一華僑註册案，若不註册即行驅逐。

就上述華僑移民被害的事實看來，我們對於這樣關係重大的國際移民會議，又安可不與以深切的注意呀？雖然在實際上這個會議有無成績尚難預料，但至少是可以促起我們的自覺的。

從理論上說，這次會議所討論的問題，最重要的出國的移民，與需要移民入國二者要得到一個調節。不過將來能達到這個目的與否卻難預料。茲先將這次會議的重要議案抄列如下：

第一分科　出境移民的輸送和保護，衞生和衞生事務：

一、送出國出發前出境移民的醫術的選擇的制度；（法國提出）一、爲保障船中出境移民身體上和衣服上的清潔，採用適當的處置；（古巴提出）一、在出境移民所欲往之國，以其被雇者所需要之資格，通知該出境移民；（聖多明各共和國提出）一、對出境移民於出發港，設置事務所，用該出境移民國語譯授其所要求的報告；（瑞士提出）一、對於姙娠中的女子出境移民，規定航海中的特別援助；（古巴提出）一、照移民接受國之法律，對於未達成年者海外移住，即孤獨出境移民的研究（古巴提出）一、因保護出境移民，對私的制度之承認。（比利時提出）

第二分科　對於出境移民的援助，協力保證，相互保證制度：

一、出境移民的醫術的援助（法國提出）一、出境移民的貯蓄保證，和對出境移民的信用組織；（古巴提出）一、入境移民的處置，和因保護出境移民對私的制度之承認；（比利時古巴提出）一、入境移民之學校問題。（古巴提出）

第三分科　對於移民接受國之勞力需要爲出境移民分配所採的方策和出境移民，與入境移民事務上各國之協力：

一、送出國出發前出境移民的職業的選擇；（法國提出）一、於國境有根據的勞動者的入國取締（法國提出）一、爲謀增進他國語的知識，和他國工業上商業上習慣的知識，而交換勞動者；（法國提出）一、對於補充和使用出境移民的公共機關之獨占的介紹；（意國提出）一、因使用未開土地，易於拓殖的關係國間之規令；（意國提出）一、依移民接受國的現行法規，拒絕入國，而有以密航或他方法欲外出者，移民送出國在上記法規改正，和上記入國拒絕的議廢止之前，考慮阻止這種航行的措置；（古巴提出）一、移民一般事項而外，關於舊犯，或過去之素行及航行前勞動者的動作由移民送出國官憲免費發給詳予記載的出境移民護照的各別證具，或該護照一部的特別證明書；（古巴提出）一、因保護內國勞力市場對於入境移民的限制，但這種限制對入境移民勞動者，爲家族或成員者不適用；（波蘭提出）一、對於移民接受國阻止和限制入境移民的法令的措置，設相當猶豫期間。（波蘭提出）

第四分科　入境移民條約的一般原則和各種問題：

一、關於入境移民之國際法的一般原則；（古巴提出）一、移住者的國際定義；（丹齊自由市提出）一、因職業請住居住國，赴其隣接國的外國勞動者之取締（法國提出）一、關於移轉權利及因事請求賠償的問題，在領事不在時之權宜處置；（芬蘭提出）一、關於勞動條件，和關於勞動保險法與社會保險法之適用事項，適法住居一國領域內之外人勞動者與該國人勞動者之有效的平等；（芬蘭提出）一、關於勞動保護和社會保險，對於適法住居一國殖民地保護領域，及屬地內之外人勞動者亦適用該國人所用之法律；（波蘭提出）一、對於續留國內之勞動者因保障社會保險之利益所應取之措置。（波蘭提出）

我們就上面的議案一看，所討論的問題還是以「實務的」問題爲多，這些問題如能由此次會議而得一相當的解決，在國際上當也會減少不少的糾紛咧！（育幹）

軍備競爭與和平運動

陳石孚

一　軍備競爭的現勢

本年三月中旬，國際聯盟在日內瓦召集了一個裁軍預備會議。表面上，這是一個很好的表現，各國似乎都已覺悟戰爭的殘酷。此後願意用和平手段，來解決一切國際問題。從各國政治家，外交家的言論看來，好像人人都主張和平，贊成立時廢除軍備似的。但是到了討論裁軍的切實辦法與進行步驟的時候，又好像人人都反對和平，隨時都準備着與全世界宣戰似的。英國說，我們有廣大的屬地，並且英倫三島的食品，須仰給於外國，倘若沒有強大的海軍，英帝國非馬上解體不可。法國說，我們很願意裁減軍備，不過東邊有個德國，她無時不想侵略我們，所以我們感覺十分不安，倘若各國擔保我們的安全，我們就立刻裁兵。意大利說，我們地勢太壞，三面可以受敵，並且南斯拉夫隨時向我們挑釁，假若我們沒有相當武力為後盾，我們的地位未免過於危險。同樣，日本有滿蒙的特殊利益，美國有南美的鉅額投資，都須強大的實力方才充分保護。頭等國尚且有此種種飾詞，其他二三等國當然更不難覓得十足理由來阻止裁軍的實現。在此種情形之下，政治家儘管天天高唱和平，日內瓦儘管年年開會，然而軍備的進行卻是有加無已。因此，我們說此次的裁軍預備會議，祇在表面上，是一個很好的表現罷了。

當日內瓦會議開會的前後，英美日三大海軍國先後編就本年度海軍預算。自華盛頓會議以來，名義上三國雖然停止了海軍競爭，但按之實際，海軍費用卻一年比一年增加。把今年預算拿來和去年比較一下，個中情形便不難窺見了。

英美日海軍預算表（以中國國幣為單位，下同）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英	五六四、〇〇〇、〇〇〇元	五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美	六三八、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日	二三四、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其次，請看她們最近兩年的陸軍預算。

英美日陸軍預算表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英	四一五,000,000元	四一0,000,000元
美	三六一,000,000元	三九九,000,000元
日	一九五,000,000元	二0三,000,000元

從上表看來，可知日美兩國的陸軍費用，一年多似一年。惟獨英國今年預算可像比去年減少了五百萬但是我們須知道上列數字不過是可以估計的經常費，至於臨時發生的特別費尚不在內。例如去年因中英關係惡化的結果，英國派兵來華的費用，便是臨時費之一。這項臨時費隨時可以提出國會通過，不在經常預算之內。去年十二月十四日，英陸軍部財政科長命氏向國會提出二千零九十萬元的臨時費，就是一個證明。英帝國屬地遼闊，印度，埃及，遠東等地無處不會隨時發生問題。到了那時，當然非增加軍費不可。這樣講來，各國軍備是無時不在擴充的了。那麼，還講甚麼裁軍，和平，正義，人道呢？

原來，國與國間本無所謂和平，本無所謂正義和人道。現今一般政治學與社會學者，已經公認國家之起，乃起於戰爭和衝突。即就歷史觀察，也可以證明戰爭是國家生命之所寄存。古代雅典和斯巴達的血戰，亞力山大的東征，中古羅馬帝國的威勢，封建制度下的征伐；近代拿破崙的武功，與上次世界大戰的殘酷：在在都可以表示一部人類史差不多就是一部流血史。在這種情形之下，假若還想各國相安無事，那簡直無異癡人說夢。況且最近一百五十年工業革命以來，各國爭先恐後，一齊向着亞非等洲猛撲過去，希望一兩塊殖民地以爲本國剩餘工業品的尾閭。這樣一來，全世界便充滿了殺伐氣象。這種情形，在十九世紀初年即已開始出現，一直到一八七〇年以後，國際形勢乃急轉直下，以致有一九一四年的空前大戰，並且更因上次大戰而產生目前國際間的一切衝突和紛爭。因此，想了解現時情況，即不可不追述普法戰役後世界局勢之變遷。

二　戰前各國的海陸軍備

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的結果，國際形勢爲之一變。從此以後，近東問題雖然還有它的相當重要，但是德法間的關係，却成爲外交界視線的焦點了。和平條約簽定後，法國一方須擔負鉅額賠款，一方須忍氣吞聲把亞爾薩斯勞倫二州割與德國。這樣便種下了兩國間那不可調解的仇怨。自是法國一心一意專門在洗雪國恥上用工夫，而德帝國則承新勝的餘威，她稱雄歐洲的野心，亦以日愈熾。一八七九年德奧同盟，一八八二年德奧意組織中歐三角同盟，這都是德帝國野心之具體的表現。中歐同盟實現後，法國當然不能坐視無覩，十年後的法俄軍事協定，就是法國用作抵制德國的武器。到了二十世紀初年，先有英法合作（一九〇四年）後有英俄諒解（一九〇七年）於是前此的法俄聯合，現在進而爲英法俄三角協約。至是，德奧意成爲一個團體，英法俄成爲另

一團體，兩方面乃顯然地立於對峙局面之下。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爆發，就是這種對峙局面的必然結果。

從普法戰役至世界大戰，四十幾年內，一方面列強間的相互關係日益惡化，他方面各國軍備也一天一天擴大起來。各國眼見普魯士採用徵兵制度，先後戰勝丹麥，奧地利，和法蘭西，知道欲圖國勢強盛，非倣效普魯士不可。果然，在幾年以內，一切比較重要的國家，都採用了徵兵制。奧匈徵兵在一八六八年，法國在一八七二年，俄國在一八七四年，意大利在一八七五年。就是初行維新的日本，也在這個時候，走進了同一道路（一八七三年。）從此，可見各國軍備競爭的熱烈，更可知後來戰事是無可避免的。茲將各國常備軍額的增漲，列表如下，以見大戰前軍備競爭的一斑：

常備軍額表

國別	一八九五年	一九一〇年	一九一四年
德意志	五八五、〇〇〇	六二四、〇〇〇	八二二、〇〇〇
奧匈	三四九、〇〇〇	三二七、〇〇〇	四二四、〇〇〇
意大利	二三八、〇〇〇	二六八、〇〇〇	三一八、〇〇〇
俄羅斯	九一〇、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〇〇
法國	五七二、〇〇〇	六二四、〇〇〇	八四六、〇〇〇
英國	三六九、〇〇〇	二五五、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
日本		二三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
美國		八一、〇〇〇	一〇五、〇〇〇

從上表看來，可知除英國外，各國常備軍都是有增無已。以上還是祇就常備軍而言，至於實際戰鬥力，當然比這個數目更多。據確實統計，一九一四年德國戰鬥力在四百萬左右，俄國在六百萬左右，意大利約一百四十萬。大戰爆發時，法國實際動員兵額為三百七十八萬一千，英國為七十三萬三千。總計四年的血戰，所有參戰國，共有兵額七千萬，真是空前的武力決鬥。

至於海軍，情形也是一樣。英國素來有「海上女王」之稱，當然不肯把海權讓渡給別個國家。從一八八九年以來，英國決定她的海軍實力，要比其他任何二國的併合海軍實力相等，這就是所謂之「二強政策。」採取這個政策的結果，就非大事建造兵艦不可。一八八九年，國會通過議案，增加海軍預算，此後更不斷地繼續擴充。德國看見這種情形，不免畏懼起來，所以在十九世紀末年，德國國會也通過兩個海軍整頓案。研究一下英德兩國逐年的海軍費用，就知道戰前局勢是怎樣的緊張了：

英德海軍軍費表

年分	德國	英國
一九〇〇年	八一、四三三、一九〇元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〇五年	二九、九九四、七一〇元	三六八、三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一年	三〇、二六〇、七六〇元	四〇五、八六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二年	三九、五六七、一四〇元	四二六、五八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三年	三三〇、四三五、〇〇〇元	四四三、六五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四年	三八三、二九六、〇〇〇元	四八八、三三〇、〇〇〇元

此外，法，意，俄，美，日本等國，在同時期內，也同樣致力於海軍的擴充，直接助成一九一四年的大決鬬。

上次世界大戰，死傷三千餘萬人，直接損失三七二、四六七、二七四、一九四元，間接損失三〇三、二二五、一〇五、一二〇元，總計六七五、六九二、三七九、三一四元。（根據美國伊令諾愛大學博嘉特教授所著世界大戰之直接的與間接的損失。）這都是前五十年軍備競爭的結果。各國遭了這種人力上和經濟上的鉅大打擊，理應知道悛悔，痛改前非。然而實際却不然。在海軍方面，英國現正趕造新嘉坡軍港，法意兩國竭力增築潛水艇，美國海軍總長剛纔提出了十四萬萬元的大計畫。單就英美法意四大強國而論，她們在一九一三年的海軍預算，總計不過一、八六六、〇〇〇、〇〇〇元，到了前年（一九二六年）竟增至三、五三六、〇〇〇、〇〇〇元。她們戰前的常備軍祇有一百六十一萬三千，前年就漲到一百八十二萬一千。一九一三年她們可充軍用的飛機僅一百五十隻，一九二六年增加了二十四倍，竟有三千五百五十隻之多。據三月一日倫敦來電（見三月三日滬上中西各報）本年度英國陸軍費用預計爲四萬一千零五萬元，比較一九一三年已經多出一萬二千萬以上。在此種情勢之下，不僅各國人民負不起這日益加重的負擔，恐怕在不久的將來，等到各國皆已準備充分後，會有發生說二次世界大戰的危險。

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各國政府纔有裁減軍備的提議。不過現時國際關係，根本是建築在猜疑與嫉妬兩種心理之上，所以無論怎樣開會，無論怎樣討論，總不會有圓滿結果。所謂裁軍運動，說來眞好笑，不過是一種有名無實的東西。這種情形，不僅現時如此，即已往幾十年內，亦莫不然。試看歷來和平運動的成績，就知道個中的眞相了。

三　歷來的和平運動

十九世紀最大的和平運動，當首推俄皇尼古拉斯第二所召集之海牙會議。一八九九年一月，俄政府聲明會議的目的在乎『於一定時期內，各國對於現存海陸軍，皆不加以擴充，且不增加軍費；並且對於將來如何裁減軍備與軍費的問題，加以初步的考慮。』正式會議於同年五月開幕，延長至七月底方纔閉會，到會者二十六國，結果除成立一個毫無實權的仲裁機關而外，別無他項成績。最主要的裁減軍備問題，竟毫無解決。因此七年後乃有召集第二次海牙會議之必要。這次到會的國家增加到四十四個，但是依舊沒有討論到中心問題。這兩次的失敗，許多人都歸罪於德國，其實大家都是一樣，沒有一個誠心誠意想設法裁減軍備的。像這樣敷衍下去，即使第三次會議不被歐戰所阻，開會結果也必然是和前兩次相同。從此可知各國的政客們和外交家，何嘗有謀和的決心，所謂和平運動者，不過是一種用來遮掩自己的野心的手段罷了。所以一至戰事發生，便一齊熱烈地擁護戰爭，甚麼和平，甚麼人道，

早已不在他們的心頭了。他們唯一的志願，祇在怎樣摧殘敵人和消滅對方的勢力。歐戰完畢後國際聯盟規約中雖然規定着裁減軍備的條文，但是至今還沒有開過正式裁軍會議。最近十年來，除華盛頓會議而外，其他如一九二四年的海軍會議，一九二六年的預備會議，去年夏季的英美日三角海縮會議，十一月的第二次預備會議，和本年三月中旬的第三次預備會議，都沒有任何成績。即華盛頓會議，也是美國總統所召集，與國際聯盟無絲毫關係，可見在這類大問題上，國際聯盟是毫無辦法的。我們在這裏沒有詳細討論這種種會議經過的必要，我們所要特別提出研究的，是華盛頓會議以來，各國所表現出來的病態心理。明白了這一點，也就可以知道以前種種會議的總成績，和今後和平運動成功的希望。

美總統哈定氏所召集的華盛頓海縮會議，成績雖然不大，然而已足爲近代和平運動開一新紀元。這個會議最顯著的結果有兩點：第一，在實際方面主力艦的排水量最多不得超過三萬五千噸，艦上所裝大砲口徑不得超過十六吋；至於其他補助艦，排水量以一萬噸爲限，大砲口徑以八吋爲限。此外，英，美，日，法，意五國的海軍比率，規定爲五——五——三——一·六七——一·六七。第二，在原則方面各國承認軍備的大小，可以國際條約規定，從前那種狹隘的國家主權觀念現在至少放棄一部分。倘若依照這種精神繼續成立他種國際條約，當然是世界和平的大幸。不料，各國的本來面目，竟在同一會議中完全暴露了出來。原來此次會議的目的，不僅在限制主力艦，即補助艦亦在詳細限制之列。英美在主力艦方面占得第一位，法國早已積憤在胸，無可發洩，現在英國又更進一步，主張廢止潛水艇。法國乃不得不大發牢騷，很氣憤地向英國這樣說：『我們法國沒有和你們競爭主力艦的能力，我們甘心承認一·六七的比率，但是潛水艇卻是防禦主力艦的主要工具，倘若把它廢除，我們豈非祇好聽你們擺弄麼？』法國意見如此，意大利也是一樣。她們都把潛水艇看做抵制主力艦的唯一武器，所以她們不肯讓步。英國也正是看清了這一點，因此纔主張根本廢除潛水艇。因爲這個問題，幾乎把整個會議都鬧散了，後來幸虧多方調停，方纔訂了上述的條約。但是從此已可見各國的本意，並不在眞正減少軍備，而在增厚自己的實力。這可以叫做裁軍會議嗎？

華盛頓會議後，英國正式放棄以前的「二強政策」，承認英美二國海軍實力的平等。這在英國一般的大海軍主義者，是一種奇恥大辱，所以他們在這方面的損失，非從他方面取償不可。因此他們主張向太平洋方面發展，第一步辦法便是修築新嘉坡軍港。這個計畫幾乎被一九二四年的工黨內閣推翻，但是工黨內閣下臺後，仍舊照原定辦法進行。修築新嘉坡軍港的結果，不僅印度，香港，澳洲，新錫蘭等英領土地得了充分保護，就是整個的遠東，也都要受英國武力的支配。日本自命是遠東的强有力者，現在看見英國的野心，當然是滿腔的怒憤。試看一九二三年七月內田外相的宣言，就可知日本政府的態度是怎樣了，他說：

「新嘉坡計畫與華盛頓條約牴觸之處甚多，不過因爲這是英國的內政，日本無法干涉。其實在英日現存關係中，英國確沒有修築新嘉坡海軍根據地的必要。」同時，海相的話更加明顯：「日本現在不可不注意國防問題了，因爲從新嘉坡到臺灣祇有三天的路程。」這不是明說英國修築新嘉坡，目的在乎侵略日本嗎？自然，英國肯費一萬萬餘元的金錢，去修築一種東西，決不是沒有目的的。從這一點，更可以看出各國儘管高唱裁兵，儘管天天開會討論，永遠也是不會有任何結果。

一九二二年以後的各種會議，或者因爲美國不肯積極參加，以致失敗；或者因爲俄國沒有代表出席，各國便藉口俄國野心太大，俄國不裁兵，他國決不能先行裁減；或者因爲軍備二字的意義不明，有人主張槍砲子彈是軍備，有人硬說棉花麵包也是軍備，結果便祇好爭執得面紅耳熱而散。此外，各國還另外有一種把戲，也是用來抵制裁軍運動的無上法門。她們說，裁兵須以安全爲前提，倘若一個國家感覺己身時時有被他國侵略的危險，她當然不肯裁兵。所以在沒有討論裁兵之先，應先解決怎樣保障各國安全的問題。這樣一來，不僅裁兵的事實無從實現，卽裁兵問題也在無庸討論之列。這種的詭辯，法國最善於使用，我們在本文開始時卽已提及。據三月十八日倫敦通信，英自由黨首領路易喬治氏，對於這一點，批評得最詳盡，最有趣。他大意這樣說：

「日內瓦現正高朋滿座，大家在那裏看一幕可以引人發笑的戲劇。裁兵和保安兩個問題在那兒兜圈子，來來去去，裁兵問題總是走在前面。她們之間雖然有一扇門，但是十分狹窄，所以她們倆轉來轉去，總不能遇在一起。她們雖然這樣的可笑，但亦無人去把那扇門弄寬一點，使她們有遇見的機會。現在任何人亦渴望保安，同時，任何人亦不願裁兵。而保安與裁兵，卻是聯貫不可分離的。像這樣子，你看怎樣辦呢？在討論的時候，大家都是口齒伶利，絲絲入扣，引人入勝，滿有政治家風度似的，在那裏演說着。一會兒，口說乾了的人，退出議席，跑到湖邊去，舒舒服服，恢復他們的腦力和筋肉，預備再去出席大會，提出覺書，提出案件，修正案件，再登臺演說。在這個時候，他們又掉其三寸不爛之舌，轉轉灣灣地在那裏發表意見。我們只看見裁兵追趕保安，保安追趕裁兵，追得不亦樂乎，但是大家始終追不上。」

路德喬治的文章和演說，常以詼諧出之，上面這段話，便是用這種方法，來說明列強對於裁兵問題的態度。緊接着這段滑稽文字，他又用很莊嚴的口吻，把各國的心理分析得淸淸楚楚：

「他們討論這個問題，嚴格地分成兩派，一派是歐洲大戰時的戰勝國，一派是戰敗國。假若戰勝國提出一個動議，主張先決保安，後談裁兵，於是戰敗國的民衆就推想，「他們要維持現有的國界罷，我們不贊成。」假設戰敗的國家動議，主張先裁了兵，再談保安，於是戰勝國就大不高興了，因爲這樣一來，她們的損失就很大。所以這個討論，無論怎樣進行，總是得不着調合，得不着共同的目標。」

以上這兩種論調，說來未嘗沒有片面理由，不過雙方的動機，卻都在根本打消一切裁減軍備的運動。這就是十年來各國高喊裁兵裁兵的結果！

去年六月開幕的日內瓦海縮會議，最初本擬邀請法意兩國加入，後來因爲兩國反對討論潛水艇問題，所以畢竟祇有英美日三國參加。法意拒絕出席，已經是一個凶兆，開會時英美二國間顯然的衝突，更可以表明她們的虛僞心理。開會時，英國提議修改華盛頓條約的規定，把主力艦的排水量，從三萬五千噸減至三萬噸，並且把主力艦的壽命從二十年延長至二十六年。這個提案，一方面減小主力艦的排水量，可以證明英國裁軍的誠意，他方面延長主力艦的壽命，更可知英國無意建造新艦。這樣看來，英國的提案確無可非議之處，但是假若研究一下，英國代表的動機，情形卻完全不同了。

依照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規定，英美兩國的主力艦，名義上雖然實力相等，而事實上美國實力確不及英國遠甚。英國現有超等無畏艦三艘，一名虎特（Hood）排水量四萬二千噸，一名奈耳遜（Nelson）排水量三萬五千噸，一名拉德雷（Rodney）排水量三萬五千噸，這是美國所沒有的。不過按照華盛頓海軍協定，美國有幾隻主力艦，到了一九三一年便已超過規定的壽命（二十年，）應當作爲廢艦，美國照章可以另造新艦。到了那時，美國當然希望建造幾艘類似虎特，奈耳遜，拉德雷一類的戰艦，方纔可以和英國競爭。英國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主張主力艦應當限制在三萬噸以下，這樣一來，美國就沒有建造三萬噸以上的戰艦的機會，英國就可以獨立稱雄海上了。還有一層，倘若主力艦的壽命從二十年延長到二十六年，那麼美國現存的戰艦，一直要用到一九三七年方能作爲廢艦；也就是說一九三七年前，美國沒有建造大號主力艦的機會。有了這種種限制，英國海軍當然可以永遠保持着頭等地位。這是英國提案的根本用意。美國自然看透了英國的心腸，所以借口華盛頓會議的成約，竭力反對英國提案，結果所謂日內瓦三角會議者，便毫無成績而散。

去年冬，國際聯盟又召集一個裁軍預備會議。這次會議的特點，是俄代表李特維諾夫的出席。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時，法國代表白里安和維維安尼二氏，說俄國沒有參加會議，所以根本不能討論陸軍裁減問題。到了去年十一月三十日，俄國代表正式出席預備會議，李特維諾夫提出空前的裁軍提案時，法國又說這是一個空談。姑不論李氏提案之是否可以實行，然而法國前後主張的矛盾，卻是顯然的事實。李氏提案的大要如下：

（一）解散一切海陸空軍，此後不許以任何名義讓其存在。

（二）消滅一切武器軍用品及可供軍用之化學原料。

（三）毀滅一切戰艦。

（四）廢止軍事訓練。

（五）強迫軍役制，以法律廢止之後備軍制度，亦同時嚴行禁止。

（六）毀滅一切砲臺堡壘，及海軍航空根據地。

（七）停止專供戰事用品之工廠。

（八）停止一切軍費。

（九）廢除海軍陸軍空軍各部，解散參謀部，禁止軍事宣傳，軍用品不得註册。

（十）凡犯上列各條者，科以違害國家安全之罪。

李氏在提出這個提案之前，對於國際聯盟的裁軍成績，有一句很警切的批評，他說：『各國人民所渴望的眞正的裁兵現在還沒有實現。國際聯盟幾年來的努力祇落得一些空空洞洞的宣言和議案。』這樣講來，他自己的提案，應該是很切乎實際的了。那知他的議案一經提出後，各國不說他唱高調，便罵他口是心非。結果，法國代表又佔了勝利，他說在討論李氏提案以前，應該先解決保安問題。因此，這次預備會議的唯一議決案是俟保安委員會開會後，再開第二次裁兵委員會。

最後，保安委員會於三月上旬開會了，但是沒有絲毫結果。三月中旬，裁兵委員會也開會了，李氏又提出他那討厭的裁軍提案。據三月二十四號日內瓦電訊，各國代表皆以爲和平解決國際糾紛的方案尚未成立以前，李氏提案決無施行的可能。同時，英國代表又提出那自私自利的議案：（一）此後一切新造的主力艦，排水量不得超過三萬噸，（二）大砲口徑由現行的十六吋，減至十三吋半，（三）主力艦壽命從二十年延長至二十六年。這個提案的用意，完全在對付美國，上面已經說過，此處不必重述。但是英政府御用的路透通訊社，硬說：『英代表寇興登氏的新提案，在倫敦輿論界看來，是裁軍會議中最重要，最有希望的一種提案。』（見上海字林西報三月二十六日新聞欄）這次會議又是這樣糊糊塗塗，無形解散了。

四 結論

到了這個地步，還有什麼可說呢？樂觀者也許還希望下次會議的成功，但是下次會議究在何時舉行，並沒有明白規定。卽使果能於最短期間舉行，然而誰能保障各國的態度會有根本的變更？在現存國際形勢之下，沒有那國肯誠心誠意地裁減軍備。英國要保存海上的霸權，美國要與英國勢均力敵，法國要防備德意志的死灰復燃，意大利要鞏固她的海岸，日本要保護在滿蒙的旣得利益。似此情形，各國有各國的理由，自己有自己的苦衷。到了最後，所謂裁減軍備運動者，不過是一紙空談而已。像這樣繼續下去，恐怕愈談和平而去和平之理想愈遠。各國深切地了解這個道理，所以大家都忙着擴充軍備，改良戰略，準備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到臨。



東西兩半球外交大勢之觀察

——國際新政局有趣味之研究法——

吳雲

記者以普偏之眼光，作比較之觀察，覺今日之世界，祇可分爲東西兩方，而卻不能明定新大陸與舊大陸之區別。大建築最足代表西方民族之氣質：若「圓頂閣」(dome)與「方尖塔」(obelisque)，可以見諸新大陸美國之華府者，當然亦可求諸舊大陸法國之巴黎。而在舊大陸之遊客，偶經涉足瑞士日內瓦(Gen-eve)之「白山浜」(Quai du Mont Blanc)，每可聯想及於新大陸巴西首都之「白川蔭道」(Avenida Rio Blanco)。是以西土諸大城本來面目，恆具同一之模型；雖令遠隔大洋，彼此仍多相似之點。推而至於政治局勢，亦復如此。若加詳密之研究，可得若干種事實爲例證。常人不察，每痛心於歐洲大陸之釁肇爭端，而醉心於美洲之新天地。殊不知今日南北美之主人翁，仍係舊日南北歐諸民族之後代，宜乎在其獨立成新國家而後，仍不能脫舊大陸原有之氣質也。歐洲各國之國際政治，今日之爭，趨重於三大焦點：一曰巴爾幹半島，二曰地中海海面，三則波羅的海之沿岸也。巴爾幹半島諸國，夙爲全世界大地震之火穴。戰後之羅馬尼亞，兼併鄰國之版圖，民情淆亂，政黨紛歧，本屬難以控馭。最近羅國君主及其首相不蘭的諾(Bratia-nus)相繼逝世，國本未固而遽見動搖，外人設或乘機播弄，自不免擾及國際和平。如匈國之起爭七堡及俄國之設計奪回卑阿剌伯，均屬事實上所應有，在在堪虞。巴爾幹半島西端之亞爾巴尼亞國，南斯拉夫本願據爲己有，近年意大利與亞國遽相結納，最足引起南斯拉夫之反感。法爲大協約國之一，歐戰既終，嘗以餘力翼庇南斯拉夫等三國，使之互結爲「小協約」，貫諸俄德之間，爲爲上之後應。數月前新成立之法南親善條約，又不啻以昔日對待俄與德之手段，轉而對待意國。是以意國與亞國，即於法南立約後一旬加訂新約，以示抵制。此則漸因巴爾幹之風雲，牽及地中海上法意爭霸之問題矣。意國自慕沙里尼執政以來，銳意

培護國權，而以意國之地寡民多，尤盡全力以爭霸於海上。近年意國政府，除在巴爾幹方面與法國之勢力遙相抵制外，並藉外交手腕，進與西班牙，葡萄牙，希臘諸國聯歡；他日地中海上地位稍穩固，且將伸勢力於大西洋，造成南歐南美諸邦拉丁系之大聯合。彼時意國果爲盟主，英法諸強，其能安於緘默耶？外交風雲，誠不易測也。波羅的海沿岸有五國：曰愛沙尼亞，曰萊多維亞，曰立陶宛，曰波蘭，曰芬蘭。其中愛萊芬波四國，近年屢開波羅的海會議，解決一切同力合作之事件。如去年二月，愛萊兩國開始實行之關稅統一辦法，直接有關世界經濟，間接有裨國際和平，即其同力合作之一種例證。惜乎立陶宛之與波蘭，常有不容並存之勢。維爾諾（Vilna）者，立國人民堅欲據爲領土者也。自協約國大使會議，將維爾諾郡斷歸波蘭，立國憤憤不平，堅不承認。波立之間，遂至枕戈相待。戰禍之暴發，懸在眉睫者，忽忽數年矣！去歲十月十五日立陶宛首提控案，遽以波蘭虐待維爾諾境內立系弱小民族之事，向國際聯合會控訴；同月下旬，波蘭反控立陶宛。此案雖經國際聯合會行政院出而調停，而波立兩國之民，能否相安無事，不可得而知也。德國波蘭之積不相能，正如波蘭之與立陶宛。上西里西亞（Haute Silesie）郡之割讓與波蘭，豈德人之所願。故今波蘭政府檢查上西里西亞境內之學校，有妨德人子弟之學業者；德政府已和盤托出，訴諸國際聯合會，同時且暗助丹齊（Danzig）阻絕波蘭出海之路。彼德之所願者，豈波蘭國所能順從耶？不能順從，則兩國間之糾紛，將永無休止時也！

中南美距我中國甚遠，彼此鮮直接之關係。中國新聞事業，既無財力以臻完美之域，而彼英法美之電訊機關，財力雖豐，又不願分其宜傳之餘力，再代中南美諸國傳達消息。故中國人之政治觀察力，對於美洲，乃如昂首地平線上望天末之樓船，僅能見其帆檣，而不能目擊其全船之構置。說者謂中國人獨缺世界眼光，非無因也。以記者之所知，美洲各國之國際政治，亦有三大焦點：中美五共和國，位於墨西哥之南者，曰瓜地瑪拉（Guatemala）（源出西印度語），曰尼加拉瓜（Nicaragua），曰洪都拉斯（Honduras）（源出西班牙語），曰薩爾伐杜（Salvador），曰哥斯太里加（Costa Rica）（源出西班牙語），美洲新大陸之巴爾幹也。處墨西哥海灣之南，介乎巴拿馬，古巴，英屬水源島（Jamaique）之間，有所謂前島海（Mes der Antilles）者，美洲新大陸之地中海也。而太平洋西岸之智利，祕魯，波里維亞（Bolivie）接壤之區，犬牙相錯，極似波羅的海沿岸波蘭丹齊（Danzig）德立之衝突。是以論國際之糾紛，美國方面，亦有世界大地震之火穴。墨西哥之久亂未已，幾若歐洲巴爾幹半島之馬其頓（Macedoine）。論地面之幅員，合墨西哥等五國，雖尚不及美國四十八州中加利福尼亞（California）一州之大，而其民五方雜處，面色不同，白皙者爲美國人，紅潤者爲西班牙人，斑駁者印第安人，黯黑者爲色人（colored people）（美國人稱黑人曰色人）混淆龐雜之情，亦足聯想及於巴爾幹之諸國。核實言之，此中美之五國，名雖民治，實則不脫貴族政治之餘味。中美之人民，愚昧如南美，因其先世深受

西班牙宗教愚民政策之影響，大抵缺乏政治常識國家大政，操諸特種階級少數人之掌握。此輩握政權者，又因對於政治經濟宗教諸端，彼此意見不相容。五國中盡分保守自由兩派，不同國而同派者，往往互相策應爲引援；其同國而不同派者，則相水火相枘鑿焉。自由派之主張，爲使五共和國相提攜，而其結果則須合力抵抗北美；保守派主張反是，而其結果嘗至乞援於北美。中美諸國之大亂，歷數十年而未已者，皆此輩兩不相容之勢有以釀成之也。美之對於中美，始終恃其「武力萬能」「財力萬能」之政策。十餘年前巴拿馬運河大工事之落成，美國曾將運河兩岸之地，劃歸己有；蓋巴拿馬之在美洲，不啻土國第德羅脫(Detroit)海峽之在歐洲。北美與中南美界限之劃分，尚係根據兩大民族之語言文字。不意最近十年，美又得寸進尺，勢力之擴展，且已深入拉丁美洲之腹部。其地語言風習既不與北美相同，而於國際政治之趨向，對歐或對國際聯合會，又與北美相反。熱帶天產之富，更爲北美所無。美爲自身計，欲維護軍事命脈與保全美洲各國



間商務交通，自必須令前島海中多數之海灣及海島，即由美軍佔據。前島海之在美洲，一如地中海之在歐洲。前島海猶胎兒，其繫呼吸存止之臍帶爲舊金山與紐約，略如地中海上之馬賽(Marseille)濠磯(Alger)。巴拿馬運河太狹小，不足以資大規模之運輸。北美乃欲假道尼加拉瓜而造第二運河。其著手第一步之計畫，即乘尼加拉瓜各黨爭選舉時，陰助保守派爲總統。大功告成而後，美尼間訂立借款之約。而尼加拉瓜對面之格勒德孔島黑爾孔島以及豐塞卡灣之一部，盡歸北美長期租借作爲海軍根據地；而北美之重兵，常駐尼加拉瓜國境中。反對派雖欲抗拒，懾於積威，而不敢發也。去歲美兵暫撤其一部，而反對派果大舉，美國保護下之政府將動搖，危及條約上應得之權利，乃不得不明目張膽，出以武力之干涉矣！由尼國南行入南美，則爲祕魯智利波里維亞之國境。太克拉(Tacra)阿利加(Arica)之兩省者，祕智兩國間之甌脫地，正猶波立兩國之互爭維爾諾也。此兩省特產爲硝，其中可以化分得窒素，用爲炸藥原料，於軍事上頗關重要。在

一八八四年前，其地原分屬於祕魯波里維亞之兩國自安孔(Ancon)條約斷歸智利，此受壓迫之兩弱國欲起而力爭者屢矣。而波里維亞一國，因此不得出海之路，反對之意尤力。美政府久欲居中調處而不可得，乃效法歐洲，提出國民自決之辦法，智利路首肯，而卻不能取得祕魯之同情，而智祕兩國派駐華府之專員，經年累月，不能有所建白。此界域之問題，乃如竹刺之入肉，使三國俱感痛苦。此外中南美間領土之爭不勝枚舉。若得好事者持此以與歐洲新政局一一相比較，誠足引人入勝矣。

十七年，二月，九日，自日內瓦寄。

本社收到新出版物一覽 以三月份收到者爲限

摸索一卷一期	北京祖家街端王府夾道九號王森然轉
中華民國的內閣一冊	章熊
現代小說一卷二號	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
青年友八卷三期	上海圓明園路二十三號
學藝八卷八號	上海北四川路麥拿里三十五號中華學藝社
醒獅一七五至一七七期	日本長崎市博多郵便局私書函七番轉朱國翰
語絲四卷九至一三期	上海棋盤街北新書局
青年進步一一〇冊	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中華青年會全國協會
貢獻二卷一至二期	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六三二號嚶嚶書屋
現代評論七卷一六八九至一七二期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清華週刊二九卷二至四號	北京清華學校
北新二卷九號	上海棋盤街北新書局
中華教育界一七卷一期	上海中華書局
海潮音九年二期	泰縣南門內回子碑坊泰縣佛教居士林
道路月刊二三卷一號	上海霞飛路二九九號
良友二三期	上海北四川路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眞美善一卷九至十號	上海望平街眞美善書店
醫學原著索引五卷二號	奉天八番町三番地實驗治療社奉天支社
科學一二卷七至八期	上海大同大學中國科學社
醫藥學五卷一期	上海北京路九十六號
哲學評論一卷五期	北京景山東街十七號樸社
女青年七卷二號	上海圓明園路十九號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



東方國家恢復國權之先例(續)

柳克述

三　土耳其

土耳其之有領事裁判與關稅協定兩種制度，在東方國家中殆爲最早；不過論其性質，自十三世紀以至十六世紀中葉，土耳其國勢正盛，此類制度之成立，原屬土皇對於外國商民自動之恩施，而自此以降，則反客爲主，轉成爲外人對於土國上下橫加之束縛矣。遠在中古時代，十字軍東征後，歐洲商人前往近東各地經商者甚多。當時因耶教與回教信仰習尚之不同，土客之間，成立協定：回教國家不對歐人施以教法管理，承認歐人享有一定之權利與自由；其所發生之法律關係，依據當時屬人主義所謂「各人之法律關係，應從其本國法律審判之」之原則，定由各該國法律審判。至於審判權之行使，則採用當時意大利，法蘭西，西班牙諸國商港（其地均在南歐）領事制度，設領事裁判官以擔任之，此卽領事裁判權之所由始也。

十三世紀末葉，土耳其勃興於近東，鐵騎縱橫，所向克捷。隨後二三世紀之間，所有小亞細亞一帶之回教諸酋以及巴爾幹方面之東羅馬帝國直轄領土，莫不先後歸於土耳其之掌握，雄風泱泱，冠絕一世。但各該地原有之領事裁判制度，則依照向例，仍然許其繼續存在。試一推究此中原故，蓋有三端可得而言：其一，按照回教教法，原不管理教外之人，故自彼時土人視之，保留領事裁判制度，毋寧謂其轉有利便於己，可以省卻多少麻煩與障礙。其二，土自開國以來，滅國甚多，拓地甚廣，故甚欲於戰事勝利之後，恩威並用，以撫綏一般被征服之人民。其三，法律屬人主義，當時猶在流行，卽歐洲諸國如荷蘭，瑞典，英吉利，意大利等，亦有互設領事裁判之事，故土人對此現象，雅不視爲嚴重。——所不同者，祇是歐洲諸國領事裁判之制不久旋廢，而在土耳其境內則永存不滅，終成爲

強權侵略之工具耳。

以上所述土耳其承認領事裁判權之存在，尙不過因循習慣，爲單方面之容允而已；至於其後風雲變化，由土耳其與外國正式締結條約，確定此權，而且變本加厲，更廣涉及關稅協定諸事，則實以十六世紀初葉之土法不平等條約爲嚆矢。先是十五六世紀之際，土耳其與歐洲交際漸多，法蘭西與意大利開始在近東市場競爭貿易，雙方努力已非一日。會十六世紀初，法王法蘭西斯第一（Francis I）與德帝查爾斯第五(Charles V) 有隙，而查爾斯勢力日強，法王自揣良非其敵，計惟聯土與抗，始有勝利可言，因當時正值土耳其令主娑賚曼大帝（Solyman the Magnificent）在位，文治武功，兩稱極盛也。由是上自法國君后，以至外交人員，莫不極力運用其外交手腕，以與土耳其相結納。一五二五年十二月，法王復遣使致書土皇，意切辭卑，遠求援助，其明年土耳其遂果有出兵之事。自此以後，土法國交異常親善，開土耳其歷史上未有之特例。一五三五年二月，土法更復訂立條約，規定重要事項頗多：一方面聲稱土法聯合，以共禦查爾斯之進攻；另一方面則由土皇特許法國商民在土耳其境內有貿易遊歷之權，由法國領事制裁保護，並獲得通商上之種種便利。此約一立，無形中卽成爲不平等條約之起點矣。隨後屢經修改，屢有增加，至一七四〇年土與法國重締新約，則法國所獲各項特權之規定，乃更詳細而深固。

當時土法之間，既有特別密切關係，故土耳其與歐洲諸國之交通，爲法國所獨占，凡在土耳其境內懸掛他國國旗之船舶，一律須由法國領事出名保護之。以是歐洲諸國咸爲憤懣不平，力圖脫去法國之羈絆，而着此先鞭者，卽爲對於侵略素負盛名之英吉利。一五七九年，英國與土耳其正式締結條約，獲得在土法人之同一地位，享受土國政府給予外國商民之各種利權。自此以降，荷蘭於一六一二年，奧大利於一六一五年，俄羅斯於一七一一年，普魯士於一七六一年，美國及其他各國於一八一八年，均相繼與土耳其訂立條約，其所規定，與前此之土法條約較，正可謂小異而大同。其後十九世紀中土耳其與各國雖然繼續訂約不少，然大都不過以舊約爲根據，從而加以確定或擴充而已。

關於土耳其與各國不平等條約之條文，詳細敷陳，勢所不許，茲僅擇其中最重要之數點一敘述之。惟當此尙未敘述之先，有一事不可不認淸者，卽最初土法條約締結之時，土爲自動而非被迫；但不料後來時勢變遷，竟貽國人以大患耳。知乎此，則娑賚曼大帝以土耳其之令主，開不平等之先河之疑問，乃不難索解矣。現在分別述之於次：（一）入境與居住之自由　一五三五年土法條約第一條載稱，凡土耳其法蘭西之人民屬民，均得享有在彼此國境內各處城鎭港埠，以武裝及非武裝之船舶，自由航行，來往寄居之權。此在當時，土法對舉，名義上尙屬相互性質，不過事實上大都有來無往耳。除此以外，當日外人之來土者，以純粹經商者爲多，與後世之以壟斷、監視爲條件，滿含政治意味者殊不相合。而且考其締約之際，近東經濟情形，猶在幼稚時期，內地人民，幾不知商業

競爭爲何物，由是外人得一護照，卽可入境居住，憑一證書，卽可通行內地，當時情勢，可想而知。及至其後日月推移，近東經濟情形已起有顯著之變化：土人與外人之間，商業競爭，日趨激烈，保護政策，在所必需，而外人則一味根據不平等條約所賦予自由來往之特權，橫相抗拒，土之損失，不言可喻。又一七四〇年土法新約第七十條載稱，土耳其之司法人員及軍官，除非必要時，不得強入法人住宅；如照案情必須進宅，則須告知其地之法國大使或領事，再由大使或領事會同當事人，同往犯罪地點執行之。此條條款，分爲兩部：第一部所謂非必要時，不得強入住宅，卽近代法律所承認之住宅不可侵權，似無可議；至第二部稱遇必要，猶有待請，則實非法已極，一擧而凡其人但能享此特別之無上利益。其後駐土耳其之外國使節，均援用此條規定，與土耳其之當局多方爲難：例如犯罪外人，一經逃入住宅，則警吏祇能立於該犯家宅門首，靜待其使節派來，以致逃脫罪犯，不知凡幾。一般爲非作惡之人，利用此種通知時間及會同手續，以抽暇消滅其犯罪之證據者，又不知凡幾。復因搜索家宅，照例遲滯稽延，致罪犯不能從速緝捕，或竟祗得無期延宕者，又不知凡幾。如此種種，指不勝屈，其足以妨礙警察法權爲何如者。（二）個人自由與公法上之自由：一五三五年土法條約第六條載稱，如外人不願歸化回教，不能強其信奉，視作土耳其人，仍應准其保持原有宗教行爲。觀此規定，可知前此之土耳其，其宗教氣味雖然素稱濃厚，而歐人在彼則仍享有充分之自由。又按回教法律本來禁止酒類，但一七四〇年土法新約則竟載稱：法國領事以及教士商人譯員等，均得在其住宅製酒，並能由外輸入，作爲普通飲料，不得禁阻。土耳其之待遇外人，此實爲逾格寬大矣。再者，外人在土，一律享有自由貿易及經營各種業務之權。此種權利，在當初土法條約締結時，固然已有部分之規定，但土政府之完全承認，則見之於一八三八年及一八六一年之兩次對外通商條約。外人經營各種業務，其性質爲絕對的，並不遵何條件，有何限制；肆行侵略，視爲當然。事之不平，蓋有如此。（三）納稅制度：外人在土所享受納稅上之特權，可分免稅關稅兩部言之。其一，關於免稅部分：一七四〇年土法新約第十條載稱，不得強迫外人繳納特等新稅，僅出其免役稅。又同約第十三條，第二十三條，第六十七條，亦均載有「凡土人繳納之非法苛稅，外人均得免繳」字樣。此種規定，初視之，似純爲防止土耳其非法外之苛斂，近於正當要求；實則苛斂云云，界說至不一定，強相援引，流弊多矣。其二，關於關稅部分：一五三五年土法條約第三十七條載稱，外人貨物繳納關稅，定爲值百抽三。其後通商條約，漸增至值百抽五，後又加至值百抽十一。然而無論如何，海關稅率爲協定的，土耳其自身不能單獨予以變更：最初之值百抽三固然出於協定，卽以後之值百抽五、值百抽十一，亦無不出於協定。一言以蔽之，設關徵稅，國之大權，土耳其之喪失此大權也久矣。考土耳其初與歐人交通之時，因自身生產事業多未發達，急欲鼓勵必需物品之輸入，故所訂關稅稅則，定率極爲低微，甚有對於某種輸入貨品完全免稅者。此自屬一時權宜之政策，而非萬古不變之主張，

卻不料其後一與外國締結條約，成立協定關係，卽爲外人乘機利用，視爲無上之特權，藉作侵略之根據矣。自是以降外人居恆援引一七四〇年土法新約第八十五條之規定，以爲此種協定稅制，應該永久存在：土政府非得外國同意，不得有另課新稅或增加稅率之行爲。雖則後來情勢變遷，今昔異趣，而外人除繳納地畝稅外，仍牢守其協定及免稅之特別權利。國家機關對於人民財產業務多方保護之利益，外人一體享受，而由此保護所需要之經費，絕不一爲負擔。於是在土耳其一國中享受特權者自享受特權，負納稅義務者自負納稅義務，國庫損失，爲額甚多，預算不敷，逐年遞進。於時外人復以在土所得金錢，貸與土耳其政府，其交換條件或爲取得某種讓與，或爲達到某種專利，馴至經濟生活，受其操縱，政治措置，聽其指揮，土之爲土，蓋去獨立國遠矣。當一七八九年，在近東之外國商店，僅八十家，每年輸送貨物，祇值土金二千一百萬：在彼時僅課輕稅或竟免稅，關係尙不甚大。至於晚近以來，則土耳其境內之外國商店，已達數千之多，運輸貨物，價在數萬萬以上，此而猶課輕稅或竟免稅，其影響於土耳其之民生國計，蓋已不待智者而知。（四）司法制度：外人在土所享受司法上之待遇，實有至足注意之點。就刑事犯罪而言，土耳其與外國所訂條約，規定加害者爲外國人被害者爲本國人時，受本國法庭之審判，而由外國領事或公使蒞庭觀審。但其後實施之情形，則更有視此變本加厲者。土京君士但丁堡(Constantinople)及其他大都會，均有內外國人組織之混合裁判所，以審判輕微罪犯，而其刑罰之執行又須經由領事之許可。有時外國領事依照其本國法律或政府訓令，不顧利用該項混合裁判所，或請求自行審判犯人，或請求護送犯人回國，土耳其政府對之亦決不能加以拒絕。至其與美國所訂之條約，規定凡美國人民在土耳其犯罪時，概由美國領事或公使審判之，則辭意尤爲明顯。又就民事訴訟而言，土耳其人與外國人間之民事訴訟，由領事或公使之協助，於土耳其法庭審判之。若被告爲外國人時，領事得爲口頭辯論。遇訴訟請求價額爲數較巨時，地方法庭不能受理，須受土耳其中央政府之審判。法國於一六七三年與土耳其締結條約，規定凡土耳其人對於法國人提起訴訟，其價額超過土國小銀幣四千元時，由土耳其內閣審判之。本條約之規定，對於其他歐洲強國，亦復行之甚久。後經一八三〇年土耳其與美國訂立條約，及一八三九年與比利時訂立條約，始得有所改正，卽訴訟價額超過土金五百元時，該項案件不問外國人爲原告抑爲被告，悉由土耳其內閣審判之。然而此種規定，亦僅爲紙片上之約束，實則外國公使或領事等，干涉訴訟之進行，左右官廳之判決，依然比比皆是。除此以外，又有外國通譯官出庭陪審之制，爲害亦復甚大。至其由來，則因當初土國法庭審理外人案件，法官不通外國語言，故由外國領事帶同通譯官出庭陪審。其後案件日繁，通譯官地位逐漸重要，而其職權亦漸確定，土耳其人雖欲裁撤，亦苦無力達到目的。馴至以後土國法庭，苟無通譯官出席，卽不能開庭辯論，該項案件卽應延擱。雖則按照土耳其對外條約，載稱遇通譯官缺席時，須有重大

理由始許改日開庭，但外人之視通譯官出席，實含監督司法之意，彼如不出席時，案卽不能判決；又判決書上，如未有彼之簽名，其判決卽為無效。留難操縱，從可知矣。充當此項通譯官者，雖通常為土耳其人，但大利所在，反樂為外人作耳目，而外人亦非常重視之，以其熟悉國內情形，與夫勝訴方法，可出種種取巧手段，以酬答外國官民也。

以上將土耳其與歐美各國所訂不平等條約當中，最重要之喪權辱國諸規定，以及其實施後各種變本加厲之弊害，均已有所論列；雖在勢不能詳盡，而大要已可了然矣。土耳其實逼處此，創鉅痛深，若一任其長此以往，則勢不至國亡種滅不止。雖則在蘇丹政府方面，龍鍾腐敗，生氣無多，奮鬬云云，不足語此，但在土耳其民衆方面，為國脈所存，有切膚之痛，果亦能始終俯首帖耳，而毫無振作覺醒之時乎？用是最近大半世紀以來，恢復國權之運動，不獨在遠東之日本大放其光鋩，卽在近東之土耳其亦漸見其活躍，而此種目的亦卒得於歐洲大戰以後，一九二三年之洛桑會議中完全達到。則時勢之轉移，潮流之激盪，被壓迫民族覺醒之力量，胥可知矣。今略分為（一）初期運動；（二）少年土耳其黨革命時代；（三）土耳其國民黨革命時代三項述之。

所謂土耳其恢復國權之初期運動，其時間之劃分，係起於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而迄於少年土耳其黨革命以前。此一時期，雖則為日頗多，而成績絕尠，良以外侮之加，積重難返，改革之始，聲勢未張，證以日本往事，固亦如是也。溯自一五三五年土耳其與法蘭西締結第一次不平等條約以來，歐美各國，紛然繼起，土政府及其人民，飽受外國人所給予司法上財政上之束縛者，忽忽三百有餘年矣！於此期中，土人雖亦不無愛國憂時之士，但以一則國內情形，江河日下，自顧實力，遠不如人；二則衡以當時國際慣例，土耳其僻處近東，對歐洲國際社會向為化外，卽欲有所運動，亦殊苦無機會。直至一八五六年克里米亞戰後，土耳其參加巴黎會議，始由巴黎條約規定有如次之條文：『土耳其帝國經英法俄奧普薩六國招請，正式加入歐洲國際社會，參與歐洲公法；列強相約尊重並保障土耳其之獨立與領土保全。』而土耳其之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卽以此次為始。試閱當日巴黎會議之議事錄，則見載有土代表亞利(Ali)之廢約要求，其大略云：『凡有妨礙土耳其商業之發展，以及政府之行政事宜者，皆因受過去時代不良條約之束縛也。而且外人在土犯罪，悉由外國官吏裁判，更無異在一國政府以內，成立無數政府。土政府對於種種改良事業，常苦無從着手，試探原委，職是之由。』外國代表對於此種陳述，在外表上雖亦頗示同意，而實際上則迄未有容納之措施，蓋以彼等所謂尊重，所謂保障云云，原不過虛應故事，裝點門面已也。其後一八七六年，土耳其頒布憲法，規定責任內閣之代議制度，設上下兩院，下院採用普通選舉。此外憲法內又標舉新制頗多，如家宅不可侵犯，土人於法律上一律平等，人民有從事公職之權，禁止非法征稅，確定司法獨立等等皆是。此項憲法，雖則旋於翌年廢止，但於土耳其歷史上，總未始非一種新進步。然而外人一味牢守其非法之特權，曾不稍為吏

改也。而且自巴黎會議以後，土耳其與外國所訂各約，其第一條大意咸云：「凡前經司法條約，通商條約，暨其他成約所准予各國人民會社之權利，特權，豁免權，除經本條約修正者外，今後仍應保存。」乃一查所謂經本條約修正之點，大都為別一事，而並無一言及於土耳其關係最重要之法權及稅權。由是此一期中，對於廢約運動，除發為初期之呼聲外，遂未獲有若何具體之效果。

二十世紀初頭少年土耳其黨革命時代，為土耳其廢約運動之第二期。少年黨人之革命，在土耳其為破天荒第一次，以一九〇八年七月二十三日舉事於薩隆尼加(Salonica)，而旋即掌握君士坦丁堡之中央政府，惟仍戴蘇丹為元首而已。少年黨人志在改革國政，恢復國權，故自革命得手後，旋即力求實行一八七六年憲法之規定，對於新制，益加推廣，總期與列強立於平等地位，以圖所有不平等條約之撤廢。一九〇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土耳其與奧匈帝國締結關於波斯尼亞(Bosnia)與赫塞哥維那(Herzegovina)二州事件之議定書，其第八條有云：「因土耳其政府，擬召集歐洲國際會議，與列強商議撤廢領事裁判與關稅協定諸條約，另以適合國際法之規定，訂立平等約章，今奧匈帝國政府承認土耳其帝國政府之意見，係屬正當，聲明自今以後，願以至誠全力援助之。」又同年八月九日，土耳其政府任命外國法律專家為司法部顧問，其主要目的，即為籌備廢約而設。此時土政府一面通告外國，表示預備廢約之意，一面對於改良內政，亦復極力經營，以冀廢約運動之能早日成功。一九一二年十月十五日，土耳其與意大利締結關於托黎波里(Tripoli)之條約，意政府亦承認土政府請求廢約之正當，并聲明願予協助，以期實行。一九一三年，土耳其財政總長遄遊巴黎與法政府專誠接洽此議，屢經交涉，但無結果。其他各國，亦復如是。蓋土耳其自身既乏實力，各國政府更無誠意故也。於是急轉直下，乃不能不俟之一九一四年之歐洲大戰。

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發生，德奧同盟方面聲勢甚盛，土與同盟親善，預備加入戰團，遂於同年九月八日，照會駐土各國大使，聲稱所有外人在土各項特權，如領事裁判，關稅協定，以及其他非法權利，妨礙土國主權，自即一律實行廢止。此種舉動，自屬土耳其發生廢約運動以來具體化之第一次，茲將該項照會大意錄之於下：

土耳其政府，在昔對於歐人常懷友誼，為之特定條件，俾前來近東之外人，均可依此經營商業。此項條件，原係出於土政府之自願，隨後逐漸擴充，乃稱為特權。惟此種特權，實與近世國際法之宗旨，暨國家主權之基礎，根本相反！不特一國之進步發展，受其妨礙，且常因此發生誤會，使土耳其與各國之邦交，不克臻於美滿。土政府自一八七六年公布憲章，力圖改革，凡百艱困，決予排除，而於採用近代法律之計畫，從未放棄，原期立足於歐洲文明各國之列，俾能保其國家地位。計自近年立憲告成，各項政制改革，莫不克著成效；惟有數項特別條款，足為數行新政之障礙。例如因根據領事裁判條

約，外人得參與司法事務，侵及國家重要主權；又因各項法律，無由施於外人，以致限制立法效力，坐視擾亂治安之徒，因其籍隸外國，不能加以逮捕；關於訴訟手續，應遵數項條件，雖同一訟案也，而因當事人國籍不同，致法庭判決之方法，亦不得不互相歧異。諸如此類，皆極有損國權者也。且因外人不負納稅義務，致土政府實行改革，無從籌款，即經常政費，亦不得不出於借款一途，以資維持。關於間接稅，既因協定關係，不能提高，而直接稅亦為條約所牽，無法徵取，坐使土耳其本國人民負擔日形其重。外人在土國境內，享受種種特權，自由貿易，即有課稅之處，反視本國人民為輕。似此既大悖乎公允之道，復與政府之獨立威嚴，深有妨礙。但土政府雖經此種妨礙，而於改革事業，仍舊進行不懈。乃值茲大戰爆發，經濟竭蹶，已達萬分，諸凡已進行之改革事業，與將行着手者，勢日因之停頓。土耳其政府，以為願謀國家幸福，惟有實行改革之一法，并信列強政府，對於土政府進行步驟，當必願予贊助，樂觀其成。為此特將所有妨害國家進步之領事裁判，關稅協定以及其他一切外人在土特別權利，決於一九一四年十月一日起，悉予實行撤廢，而另採國際公法之原則，以與列強重締邦交。

上項照會，係一九一四年九月八日發出；同年十月底，土耳其參加德奧同盟方面向協約各國宣戰，對於照會所稱取消外人特權各節，果然一一見之實行。故自土耳其一方面言之，廢約運動可謂暫時達到成功目的。然而在協約列強方面，則其情勢又大不然。協約列強自接到上項照會後，隨即提出抗議，強辭駁復；雖則不久土耳其即行加入同盟作戰，協約列強一時無如土耳其何，然其始終未加承認，固可得而藉口也。其後一九一八年大戰告終，同盟失敗，協約各國對於在土特權，果然一一恢復，悉仍舊貫，初不問土耳其曾有實行數載之廢約明文。故土耳其之廢約運動，在此一時期內，似成功而實未成功也。

近十年來土耳其國民黨革命時代，為土耳其廢約運動之第三期，亦即其恢復國權大告成功之最後一期也。先是歐戰告終，同盟失敗，土耳其為同盟方面作戰員之一，在勢當然備受協約列強之宰割；而所謂君士但丁堡之蘇丹政府者，大權旁落，實力全消，則亦不過一徒供列強利用之傀儡已耳。由是外人在土，跋扈依然，種種特權，完全恢復，亦既略如前述。於斯時也，土耳其國勢飄搖，危在旦夕，起衰救敝，寧竟無人？如曰有之，則土耳其國民黨諸人是已。土耳其國民黨以一九一九年夏間崛起於小亞細亞東部之爾斉倫 (Erzeroum)，適當希臘軍隊強佔土國唯一大港斯密那 (Smyrna)，舉國人心異常憤激之會；其首領曰莫士達華凱末爾 (Mustapha Kemal Pasha)，在土耳其國內夙為思想上軍事上之危險人物，其餘同志亦大都為痛心國事矢志革命之流。國民黨人自起事後，一面盡力宣傳，一面籌劃軍備，不數月間，聲勢竟能遍於國內。一九一九年七月國民黨人開第一次大會於爾斉倫，同年九月，又開第二次大會於西瓦斯 (Sivas)，議決軍國要案多種，而其精義，則總表

現於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八日發布之國民公約(National Pact)。國民公約全文共有六條，其第一條至第五條大致爲劃定土耳其之疆界，維持君士但丁堡與馬摩拉海(Sea of Marmora)之安全，以及保護少數民族(Minorities)諸事，非本篇所欲論；至其第六條，則爲明白的反抗帝國主義，與實際的取消不平等條約，實可謂深得恢復國權運動之主眼。茲特將第六條之全文，錄之如次：『土耳其如欲保證其國家之進步與經濟之發達，如欲圖謀其政治之改良以適應現代世界潮流，則唯一之根本條件，即非首先取得完全之獨立與自由不可。因此，吾人對於在政治方面，在司法方面，在財政方面以及其他一切足以阻礙土耳其發達之任何限制，一律斷然反對之。將來吾人對列強解決各項債務問題時，亦不得對於此等原則有所違背。』綜觀此條全文，雖則表面上并無取消不平等條約之字樣，而實際上則有取消不平等條約之效果，此何以故？則因一切不平等條約之爲用，全在各種特別規定之作祟：今若將外國在政治方面，司法方面，財政方面以及其他一切足以阻礙被侵略國發達之各種限制除去，試問全部不平等條約尙有何物？由是言之，亦誠無怪列國帝國主義者聞訊之下，爲之勃然作色矣。

上述國民公約，發布於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八日，此於素享特權之外人，自然爲一重大之打擊，於是同年三月十六日，協約各國軍隊即於英軍領導之下開入君士但丁堡，奪取交通機關，佔據多數部院，換言之，即全然控制土皇政府是也。土耳其國民黨迫不獲已，遂於同年四月二十三日，召集國民議會(Grand National Assembly)於安哥拉(Angora)，組織革命政府，樹立開國規模，以自居於對內對外之唯一代表。同年八月十日，協約列強更對於土皇政府誘迫兼施，相與簽訂一項有名之塞佛爾條約(Treaty of Sèvres)，將以永遠桎梏土耳其之生命。塞佛爾條約爲歐洲戰後協約方面對同盟方面締結五項條約之最後一項，全文凡十三章，規定苛刻，得未曾有。就中除分割領土，限制軍備，開放海峽，共同管理交通機關等事以外，尚有對於本篇最關重要者，即爲明文恢復外人在土之一切特權，而且較之戰前更有變本加厲之處：在大戰以前，協約列強對於土國財政，尙祇能於無形中干涉之，而據此約規定，則須由英法意三強正式組織一財政委員會(Financial Commission)，以監理土國度支，迫促土國交付賠款；在大戰以前，對土享有領事裁判權者僅有歐美各國，而據此約規定，則與土同洲之日本，今後亦得享有之。觀此種種，可知此次塞佛爾條約之內容，不僅將戰前外人在土特權完全恢復，實則更有擴充，土若隱忍接受，豈非竟將戰前之廢約通告付之東流？豈非帖然自居於半殖民地之地位？因此，安哥拉之土耳其國民黨政府，對於塞佛爾條約遂出以斷然反對之態度，一往直前，再接再厲，以迄於該黨最後之成功。至其反對手段之可得而言者，一面固在努力於軍事之進行，如與法國之交鋒，與希臘之惡戰皆是；而一面尤在努力於外交之活動，以打破列強之協同一致，然後自身乃能收得乘虛伺變之功。茲可更細別爲(a)倫敦會議；(b)土俄交涉；

（c）巴黎會議以及（d）最後之洛桑(Lausanne)國際大會議四項誌其經過於次。

一九二〇年秋冬之間，土耳其國民黨軍隊對外戰爭，逐漸勝利，法國政府因爲歐陸事多，無力兼顧，頗有罷戰言和之意。一九二一年一月，希臘進略小亞細亞之軍隊又在愛斯基賽爾(Eski-Shehir)附近失敗，塞佛爾條約實際推行之希望，遂愈覺其渺茫。此時英國政府深恐長此以往國民黨人將不可制，於是發起倫敦會議，聲稱將修改塞佛爾條約之過甚者。隨後會議成立，到有英法意日希土各國代表，而土耳其之總代表則爲倍克薩米(Bekir Samy Bey)其人。倍克薩米在倫敦外交場中秉承安哥拉政府之意旨，行動甚爲活躍；但一推究其行動要點所在，則與其謂爲企圖與希臘或列強全體即時成立和平關係，毋寧謂爲專門在乘虛伺變，極力設法離間列強之外交同盟，此誠甚堪注意也。關於倫敦會議之經過，前後共有兩次：第一次開始於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第二次開始於同年三月十二日。此兩次會議結果，均無若何具體決定，蓋以列強對於塞佛爾條約之規定，僅允部分修改，而土代表則根據其國民公約之精神，欲予以根本推翻也。但土代表對於此次倫敦會議之毫無結果而散，並不表示失望，試求其故，則有兩端：其一，歐洲戰後強德已摧，英法因爲利害衝突，已無復戰時之協同一致，加之法在近東戰事失利，傾向對土議和，是實予土耳其以聯法抗英之機會。因此倍克薩米在此次倫敦會議場中雖無若何結果可言，而在會場外則力與法代表佛蘭克林包能(Franklin Bouillon)接近，擬定一項協定草案。——此草案即後來於同年十月二十日經土法兩國代表正式簽訂，稱爲土法協定(Franco-Turkish Nationalist Agreement)者。對於破英法之協調，孤希臘之軍勢之二點上，至有力也。其二，第二次倫敦會議開會不久，土俄兩方已在莫斯科締結一項相互平等之新條約。俄自大革命後，爲高唱打倒帝國主義之國家，有此一舉，自然大足爲土張目。至其經過大概，可於下方述之。

歐洲大戰以後，協約列強對於一九一四年土耳其政府通告廢除外人在土特權之舉，首先表示承認者，厥爲蘇俄。因蘇俄政府成立於一九一七年大革命後，標榜援助弱小民族，反對帝國主義諸事，此正爲其證實所說之事例也。一九二〇年六月，新俄政府遣使赴安哥拉，願以相互平等精神，重新締結條約；自是以後，土俄兩國間遂常有代表往來。一九二一年春間，安哥拉政府派代表赴莫斯科，談判更爲接近，同年三月十六日，土俄條約(Turkish Nationalist-Soviet Russia Treaty)正式成立，時第二次倫敦會議開幕後纔五日也。此次土俄條約，規定要點良多，但與本篇最有關係者，即該約第六第七兩條是已。土俄條約第六條略云：『締約雙方承認以前兩國間所訂一切條約，與彼此相互利益不相符合，故締約國均經同意，將該條約一律作廢。蘇俄政府現更特別聲明，土耳其對俄國之經濟義務，以及由前俄帝國政府與土耳其訂立各約之義務，悉予解除。』又第七條略云：『蘇俄政府，承認領事裁判制度

與國家行使之主權不能並存，且最足妨害國家之自由發展，用特聲明：此項制度，以及由此制度所發生之各種權利義務，概歸無效。』由此觀之，此次土俄條約，實當認爲土耳其自有恢復國權運動以來第一次之大成功矣。

一九二一年二月間，兩度倫敦會議，均無結果而散；同年三月十月，土俄條約與土法協定，又復先後成立；均已略如上述。當此時會，最蒙不利者厥數希臘與其後台老板之英國，因爲英國用心，在利用希臘以伸張勢力於近東，而希臘則以俄國之助敵，法國之撤兵，對土戰事極爲吃力故也。一九二二年春間，希臘財用匱乏，對土戰事愈感不易支持，於是英國政府乃又會同法意兩國外交代表發起巴黎會議，將以勸告土希兩國釋嫌休戰。但其結果，則以安哥拉政府之極端強硬態度，又與一九二一年春間之倫敦會議同一不得要領而散。一九二二年秋間，安哥拉政府覺見希臘軍隊外強中乾，弊乎爲微之弱點，土卽準備積極動作，以圖最後一次之解決。七月末，土黨領袖兼政府軍元帥凱末爾親至小亞細亞高原嚴密布置，一月以還，按兵不動。及至八月二十五日，忽然對希採取攻勢：悉銳擊之，希軍不能抵敵。隨後旬日之間，土軍連戰皆捷：斯密那布魯薩(Brusa)諸地，先後均得收回，希臘軍隊全被驅出小亞細亞以外；且三年餘之希土大戰，便是如此結束。土耳其國民黨對外戰事，既得完全之勝利，對內改革亦隨卽有明白之措施：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國民議會議決實行政教分離，正式取消君士但丁堡之蘇丹政治，所有土耳其之國家主權，今後全屬於安哥拉之革命政府。由是國際耳目，頓時爲之一新。此時歐美列強，縱欲照舊加以壓制，於勢固有不同，於力亦有未逮，迫不獲已，遂祇得屈尊降貴，約請新土耳其代表開一平等會議於瑞士之洛桑，以解決種種懸而未了之糾紛。數十年來土耳其人士恢復國權運動之全部成功與否，卽將於此次會議卜之矣。

洛桑會議開幕，前後共有二次，因會議時期，各方辯爭甚爲激烈，中間曾經一度破裂故也。第一次會議開幕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而破裂於一九二三年二月四日；第二次會議，開幕於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而告成於同年七月二十四日。茲將其中經過之一部分情形，誌其大概如下。此次洛桑會議，到會者有英法意美日俄希土等十一國代表，而土代表伊斯美(Ismet)殆爲其中最活動之一人。方當開幕之初，伊斯美卽正式宣稱土耳其當與列強處於完全同等之地位，并進而要求協約各國以具體條款八項：其中之一，卽係重申一九一四年廢除外人在土特權之主張。它於會中對於一切事務之處理，係組織三個委員會分別擔任：第一委員會討論土地軍事，第三委員會討論經濟財政，不在本篇範圍之內；惟有第二委員會係討論外人在土[illegible]，不可不有相當之說明。第二委員會以意代表格羅尼(Signor Garroni)爲委員長，在會議中引起爭辯之事號稱最多。在此高級委員會之下，又設有三個分組委員會，分別討論司法制度，納稅制度，以及其他事項。關於司法制度，外人在原則上承認放棄領事裁判權，但在事實上則藉口土

耳其法院不良法典不備，要求設立過渡制度；關於納稅制度，外人允對從前狀况力加改良，但要求以內外人間平等待遇爲條件，不許土耳其政府有設法優待本國人民以圖發達內國產業之權；除此以外，又要求免除徵用外國資本承購戰時公債二事；至關於其他事項，如入境、居留之自由，教會、學校之管理，以及購地權、營業權等等，外人聲稱願意自行檢束；但後因爲習慣上或既得權之關係，要求土耳其勿予以一定之限制。以上所述，均爲外人方面之意見，而自土耳其方面言之，則必欲將外人在土特權，一概爲無條件之廢止，而反對任何過渡式、妥協式之主張。因是種種衝突百出，洛桑會議中經一度破裂，是卽不失爲一有力之因素。及至最後，雙方各有相當讓步，形勢始得漸次轉圜，而究其結果，則爲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簽訂之一東洛桑和約（Treaty of Lausanne）是已。

洛桑和約爲二十世紀近東外交史上一項重要條約，極堪重視；不過該約條目甚繁，不能一一列舉，茲但擇其與本篇最有關係之數點，分別述之於次：（一）司法制度：在此約內，土耳其對於司法上所獲之勝利，非常顯著。舉凡昔日外人用以侵害土國國權之各種法制，如領事裁判權，譯員出席權，以及混合裁判所等，均經完全廢止。今後僑土外人，當一律服從土國法律，自向土國法庭提起訴訟，而土政府方面，亦須確保外國僑民生命財產之安全。除此以外，土政府僅爲事實關係，容納下列兩個附帶條件：（a）土政府僱用若干外國人爲顧問，其人選應由海牙永久國際法庭推薦，而由土政府擇任之，至其國籍則必屬於歐戰中不曾參加戰事之各國爲限。此項顧問，俱爲土國官吏，服務於土國司法部，其職分一在助理各項法典之編纂，一在視察各地法庭之內容；但此種視察權之行使，亦祇以向司法部提出報告爲限，而不能直接干涉法庭之職務。顧問期限，定爲九年。（b）關於身分之各種案件（卽關於婚姻，親權，法律行爲的能力，監護權，動產繼續，以及根據法上之一般問題），如當事人有爲外國人時，則因宗教習慣之異致，仍應由該當事人中其身分發生問題者之國家審判；但當事者之各方，如願意請求土國法庭審判，土國法庭亦得依當事者本國之法律審判之。（二）納稅制度：關於納稅問題，本約規定今後外人一律應依法納稅義務，將前此外人特別享有之免稅權協定權，完全切實取消，此可謂爲土耳其方面主要之勝利。不過所謂依法納稅云者，當時亦曾附有相當限度：（a）本約第八條載稱，外人所納稅額稅率，當與土耳其本國人民相同。（b）本約第十二條載稱，土政府不得向外人強迫借款，或在其財產上征抽特別稅項。觀此兩項規定，自然不利於土耳其，不過細繹該約條文，尚有可資補救之處。關於前者之補救，可卽於同約第十七條見之，該條內容略云：「如土政府設有免稅時，外人與本國國民，皆應同等待遇，惟國立及國家機關特許經營之事業，其所獲之免稅權，外人無權要求享受。」據此，則所謂國立及國家機關特許經營之事業，乃大有操縱布置之自由矣。至關於後者之補救，可着眼於其「特別稅項」之規定，因爲由此「特

別」一字樣反證之則凡各種合法與按期之賦稅，不論舊有或新增，均得於外人財產上征抽之也。（三）其他事項所謂其他云者，本來包括甚多，擇尤而論，則有七事：（1）外人入境之自由，本約完全承認，與領事裁判權未廢止時無異；不過此項自由，并非外人特權，而係經由所在國領土主權之許可，土耳其政府可隨時隨意規定其範圍。（2）居留土國之外人，可遵照所在國之法律條例，購置動產及不動產，行使所有權；不過在土政府方面，仍能予以限制，如阻止外人購置農田是也。（3）從前旅土外人，有從事各種職業及各項工作之權利，此於土耳其之國計民生，自屬大有妨礙；現經本約規定，今後土政府得依據國權，規定外人從事各種職業及工作之條件，如遇必要，並得以保留某種職業之理由而禁止之。（4）對於外國法人與自然人，予以同等待遇，但遇必要，亦得變通辦理。關於公司之得產權，分爲動產與不動產兩項：對於動產之取得權管有權，讓與權，公司可以自由處置，無甚限制；但對於不動產之取得權，則以各公司營業上所必需者爲限。公司之設立，不得以買賣不動產爲目的。（5）凡締約國之船隻，得以相互條件，自由往來，但對於沿海航行（卽自本國之一海埠至另一海埠載運客貨等事，）海口服役（卽拖船領港等事，）以及漁業上之經營，則保留與土耳其本國人享此權利。（6）外人財產，除公益外不得收歸國有；如收歸國有時，必須具備下列條件：（a）收置原因，須爲合法規定，一律適用。（b）預先須有布告。（c）預付相當價値。（7）本約承認土政府有驅逐外人之權，爲免誤會起見，可依三種理由分別辦理：（a）由地方司法機關依法判決者；（b）由國內法律規定，凡違反國法之人，得驅逐出境者；（c）爲保持國內之安寧起見，應予此項處分者。不過驅逐外人，須合衛生人道，斯乃唯一之附帶條件耳。

洛桑和約締結之後，土耳其之恢復國權運動，對外已經大告成功；但一般國民黨人，初不以此自足，復從內政方面大加改革，以驗證土耳其人並非徒唱高調，而實能發皇進步，以自立於現代國際之林。以下所述，僅其犖犖大者：一九二二年十月，安哥拉國民議會宣布土耳其爲獨立民主國；一九二四年三月，廢除數世紀來素爲舊社會大偶像之回教教主；同年四月，公布一項新土耳其所由托命之新式憲法；後至一九二六年二月；則更有三部富有現代精神之新式法典——民法，刑法，商法——編纂成立。自是以後，無論於名於實，歐美列強均已失其對土耳其藉端干涉之根據矣。

綜觀以上所述，可知土耳其改訂條約，恢復國權之經過，若合（一）初期運動，（二）少年土耳其黨革命時代，（三）土耳其國民黨革命時代三項全部計之，實自一八五六年之巴黎會議起，至一九二三年之洛桑和約止，所經時日，近七十載，蓋較日本爲尤長。雖然，此特概括之談，而非確切之論也。良以第一第二兩時期內，土耳其之恢復國權運動，雖已略具雛形，於歷史上亦有相當價値，然而彼時民族意識既未普遍發揚，政府進行亦無十分勢力，故卒不能獲得若何具體之結果。至於其後

接受時代潮流，反抗強權侵略，大刀闊斧，一往無前，羣策羣力，至死不懈，則實爲土耳其國民黨革命時代四五年中之事。故就此點而言，土耳其之恢復國權運動，實與日本有短期長期之不同，有軍事行動與和平談判之不同，有斷然處置與按部就班之不同，而正足爲吾人因時制宜，參酌取舍之資也。世無成法，適用便佳，觀於土耳其之先例，蓋益可信。

四　暹羅

暹羅與西洋各國開始交通，在十六世紀左右：當時壟斷暹羅之對外商務者，並非以後在暹最有勢力之英法二國，實爲葡萄牙人。十七世紀初，荷蘭起與葡萄牙競爭，葡人勢力始爲漸落。十七世紀中，羅馬教徒移植教會勢力於暹羅，法國勢力遂以伸入。隨後不久，若英若美，均來染指矣。一八二六年，暹羅與英美各訂一約，承認英美得在首都盤谷(Bangkok)設立領事，裁判各該國人犯罪案件，是卽爲外人在暹領事裁判權之所由起，而亦卽暹羅政府對外締結不平等條約之第一次也。夷考其時，蓋早於我國南京條約（一八四二）十六年。至於商務方面，暹羅此時亦已允許國內外間自由貿易，但尚無協定稅率之正式規定耳。後至一八五五年，英復與暹訂約，則除法權方面重申領事裁判權之享有外，更對稅權方面確立關稅協定之制：所有一切進口貨，除鴉片一項完全自由外，一律定爲值百抽三；至於其他一切出口貨，亦分別課以最低稅率，彼此共同協定，單方不得更改。自是以後，暹羅之法稅兩權，遂以破壞無餘。除英美外，法意德奧諸強以及其他各國紛起援例，暹悉無法拒絕，而以一八九九年之暹俄條約爲最後。總計暹羅自一八二六年至一八九九年七十餘年之間，與外國締結不平等條約關係者，先後多至十五國矣。

上述不平等條約之內容，稅權方面，協定值百抽三，比較單簡，茲不具論，至於法權方面，則有尚需說明之處。依據暹羅與外國所訂各種條約之司法部分，在大體上原屬一致：凡暹人與外人涉訟，不論爲民事訴訟或刑事訴訟，一律由被告者所屬國家之官吏裁判之。此種規定，法學家通常表以 actor Sequitur Forum rei 之公式。不過此種公式，僅爲暹羅與外國所訂諸條約上之一原則；分析言之，暹羅政府尚曾容納兩項變通辦理之手續：第一，暹羅首都盤谷，特別設立一種司法機關，名爲外案法庭(Cour des Cases Etrangéres)，審理外人控告暹羅人民之民事商務各種案件；此項法庭，由暹羅政府自動的聘用若干外國人爲會審官。第二，自一八八三年暹英協約成立後，暹羅北方諸省，以距盤谷太遠，特設一種司法機關，名爲國際法庭(Cour Internationale)，審理一切暹羅人民與英國人民之各種訴訟。此項法庭，雖爲暹羅法庭，但英國領事，仍得參與審判，表示意見；於訟案判決以前，對於任何訟案之以英人爲被告者，並得隨時提歸英國領事裁判法庭，自行審判。且對於國際法庭判決有不服者，尚得向暹英兩國在盤谷共同組織之會審法庭上訴，此項會審法庭之審判官，係以英國外交代表一人及盤谷訴訟法

庭推事一人充任之。

以上為暹羅喪失國權之由來，以及外人運用特權之實況；茲於以下，即將一敍暹羅逐漸撤消不平等待遇之經過矣。惟暹羅本為蕞爾小邦，並無豐功偉業，故其對於廢約運動之進行，既不能如新土耳其之一戰定局，亦不能如洛桑會議之同時收回法稅兩權，由是形勢所趨，遂定為首先恢復法權，其次恢復稅權之政策。由斯而論，對於日本先例，可謂最近；不過日本國勢夙較暹羅為強，雖在和平談判之中，仍挾大和武士之力，而暹羅則始終按部就班，一以外交活動為指歸耳。暹羅恢復國權運動之經過，可以分為五期，大概言之，前三期以恢復法權為主，後二期則並及於稅權，茲特分別述之於下。

十九世紀末葉至二十世紀初頭，東西交通日繁，國際情勢漸變，東方國家在十九世紀中飽受歐美列強之侵略與壓迫，至是亦復漸能覺悟，不以劣敗自甘，而尤以日本之變法維新，解除條約束縛，最足為有志竟成之明效大驗，亦最足以激起東方民族久鬱待發之生氣。暹羅於此，即居其一。不過暹非大國，已如上述，故其交涉進行，不與各國全體談判，亦不謀訂立公共協定，使一切外國人立於同等之地位，蓋深知各國之故智為互相推諉，各國之武器為協同一致，與之同時交涉，必將不得要領也。因是暹羅政府之外交方針，遂純採分離談判方法，以期充分利用時機，卒亦因是獲得相當之良果。自暹羅言之，各外國當中關係最重要者，當推英法，因為英屬緬甸，法屬安南，均與暹羅接壤，英法屬民往來暹境者甚多，於是暹政府遂首先與英法政府進行談判。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三日，暹法談判結果，訂一暹法條約，對於內外人間混合案件，法國不僅承認傚數一八八三年暹英協約之規定，在北方諸省發生者交付國際法庭審判之，而且承認國際法庭承審之訟案，得逕以暹羅在盤谷所設控訴法庭為上訴機關，不更如英國要求於盤谷組織暹英會審法庭，以審理上訴案件。由此越一載至一九〇五年，則丹麥與意大利兩國政府亦均追認上述暹法條約所定之辦法。凡此皆所以擴張國際法庭之管轄範圍，限制外國人民之上訴權力也。是可謂為暹羅恢復國權運動之第一期。

一九〇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暹法復訂一約，得有較進一步之規定。依據此約，法國承認以後暹羅法庭，對於法屬之亞洲人民及被保護人民（如安南人，康保人，東京人，交趾支那人等）有完全裁判權。但載明在暹羅之法律修訂尚未告竣以前，凡簽訂條約時在法國領事館曾經記名者，仍歸國際法庭管轄；且法國曾承認國際法庭承審之上訴案件，仍由盤谷控訴法庭辦理。觀此規定，則以後在暹保留領事裁判之利益者，僅有非亞洲種之法國人民而已。是可謂為暹羅恢復國權運動之第二期。

上述暹法條約締結二年以後，即一九〇九年三月十日，暹羅與英國談判亦有相當結果，締結暹英條約八條。其中關於司法方面之規定，則英國不僅遵從法國之先例，承認其保護下之亞洲人民，一律拋棄領事

裁判權，並且允許將英國本國人民及其非亞洲種之屬民，全交暹羅法庭審判。不過被告如為歐洲種之英國人民時，則英國當派一享有法官資格之陪審官出席暹羅法庭，而且此人享有決定判案之權。由斯而論，此次暹英條約之內容，似稍遜於一九〇七年暹法條約之規定，誠以暹羅有時須承認英國陪審人員之意見，優勝於其本國法官之意見；然而此種退讓，實有他方更大利益為之補償，即將僑寓暹羅為數至多之歐人，置諸地方裁判管轄之下是也。況暹英條約，亦曾規定俟各法典頒布以後，國際法庭之管轄權，即行移諸暹羅普通法庭；此外，英政府由文書之交換，又允一至外國陪審人員出庭之事已無必要時，即為拋棄此權之考慮。雖則此種說辭，不免落於外交常套，然較之前此之一味發命者，究屬此勝於彼。是可謂為暹羅恢復國權運動之第三期。

以上所述暹羅恢復國權運動前後三期，純以恢復法權一項為主；關於稅權方面，雖亦曾連帶交涉，由值百抽三之稅率，以次增至值百抽五，然皆不過數目上之一二推遷，而於協定稅率之原則，固依舊屹然未動也。至於其後形勢變化，暹人對於收回法稅兩權，同時銳進，則為以下第四第五兩期之事。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發生，動員數千萬人，舉世為之震駭。一九一七年七月，暹羅從美國之後，加入協約團體，對德奧兩國宣戰，由是取得戰後巴黎和會之發言權。其後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簽字之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同年九月十日簽字之聖日爾曼條約（Treaty of St. Germain）以及一九二〇年六月四日簽字之特利安隆條約（Treaty of Trianon），均確認前此德國及奧匈帝國在暹羅之條約的特權，一律為無限制的拋棄。自是以後，德奧匈諸國人民之在暹羅者，均無異於暹羅本國人民；發生訟案，由暹羅普通法庭管轄，運輸貨物，由暹羅海關自由課稅。暹羅徹頭徹尾廢除不平等條約，同時收回法稅兩權，此當為其最可紀念之第一次，是可謂為暹羅恢復國權運動之第四期。

自十九世紀來，世界稱富國者八，德奧即為其中之二，而一向尤為國際視線所集，今暹羅政府乃能利用時會，將德奧兩國在暹享有之各種條約特權，一舉而廓清之，此自為暹羅恢復國權運動當中樹一極佳之先例。雖然，或者猶以為病，則以為此屬德奧戰敗使然，非暹人努力所致也。誠如是，則請少安毋躁，而一審此後暹羅對於戰勝各國如美日法英之交涉又為何如。一九二〇年巴黎和會閉幕以後，暹羅政府不以同盟方面取消對暹特權自足，欲進一步向協約方面進行同樣之要求，就中以美國態度較為同情，其對暹利害關係，亦不若英法諸國之甚，於是盤谷政府遂首先與華盛頓政府提起談判。至於談判經過，亦復良有周折，但暹羅代表所抱定者，始終為法稅兩權之收回，手續雖有商量，原則絕不更改。其後談判結果，乃有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暹美新約之締結。自此以降，暹羅政府又繼續與英法日本各國政府交涉，所為外交活動甚力，而自經過相當折衝之後，則一九二四年三月十日簽訂之暹日新約，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四日簽訂之暹法新約，以及同年七月十四

日簽訂之暹英新約，竟得先後告成。一一如願以償，初不恃乎武力，此誠暹人努力不懈之具體表現也。以上四項新約內容大致相同，一律分為通商司法兩部。關於通商部分，外國在原則上承認暹羅之關稅自主權；不過暹羅在實行增加關稅時，不能畸重畸輕，須對各國平等待遇。關於司法部分，外國在原則上承認將其本國國民及其保護下之人民，連同公司會社，一概交由暹羅法庭自行裁判，外國不派領事或陪審人員參加；不過在一定期間內規定變通辦法，而此規定之要點有二：其一，於暹羅民刑各種法典尚未頒布實行以前，及實行後五年以內，外國外交官或領事對於被告為外國人之案件，如認為必要時，得由暹羅法庭撤回自審。其二，關於此種撤回案件，如係曾經暹羅法典規定範圍之內者，外國審判人員不得援用其本國法律，仍應按照暹羅法律審判之。準此以觀，稅權方面已得完全自主；法權方面雖設過渡制度，時效亦有限制，並非前此無法打消可比；是殆為暹羅恢復國權運動之最後一期矣。

以上所述各項新約，對於暹羅國權之恢復關係甚巨，為吾人所不可不知；但以該約全部，條目甚繁，而各國規定又多相似，故一一列舉，不惟不能，抑且不必。無已，惟有將一九二〇年暹美新約之司法部分，以及一九二五年暹法新約之通商部分，參酌摘出，以為各項新約之代表耳。茲卽分別擇錄於下。

一、一九二〇年暹美新約之司法部分

第一條　現時暹羅對待美國國民所行司法制度，及美國國民基

於此項制度在暹羅所享有之種種特權與種種豁免，均自本約批准交換之日起，一律撤廢。嗣後美國國民，以及在美國保護下之人民，公司，會社等等，其在暹羅境內者，均受暹羅法庭之管轄。

第二條　在暹羅各項法典（卽刑法，民法，商法，訴訟法，法院編制法）公布與施行之前，及施行後五年（但不能再延長）以內，各項訟案之被告如為美國國民或美國保護下之人民，公司，或會社，美國為主持公道起見，認為有必要時，得由其外交官或領事，以文書向暹羅關係法庭要求撤回之。但暹羅最高法庭（Cour Dika）受審之案，不在此限。

凡經撤回案件，應交上述外交官或領事裁判，暹羅法庭卽無審理之權。

美國外交官或領事之裁判，以美國法律之適用於該案件者為根據；但各該案件，如經暹羅所已公布施行之法典或法律給以規定，且該法典或法律並經通告美國駐盤谷使署，則此訟案當事人之權利義務，卽應據暹羅法律裁判之。

為謀上項案件之處理及其判決後之執行起見，美國駐暹外交官及領事之司法權，仍然暫時維持。

於暹羅諸法典（卽刑法，民法，商法，訴訟法，法院編制法）公布後合理時期內，美國如對各該法典發生若何異議，暹羅政府應予善意採擇。

第三條　美國國民或在美國保護下之人民，公司，或會社，爲訟案當事人時，對於初級法庭之判案，得向盤谷控訴法庭，提起上訴。對於盤谷控訴法庭判決案中關係法律解釋之點，尚得向最高法庭(Corr Dika)提起上訴。美國國民以及在美國保護下之人民，公司，或會社，在盤谷以外之暹羅諸省，爲訴案中之被告時，得爲移審之請求；此項請求如經法庭認爲適當，該案即須在盤谷審判，或交由一在盤谷之法官審判。

第四條　爲預防關於本議決書所載之轉移管轄發生疑難起見，兩締約國更爲規定如次：

（a）各項訟案，無論涉訟原因，產生於本約批准以前或批准以後，但令起訴後於本約批准交換時，即由暹羅法庭收受審判。

（b）凡在本約批准以前，由美國外交官或領事所受理之懸案，仍應由該外交官或領事，按照通常手續審訊，予最後判決爲止，其法權不受本約之減削。

至美國外交官或領事根據本條（b）項所受理之案件，或據本約第二條所撤回自審之案件，如要求暹羅當局予以關涉該案之一切援助時，暹羅當局應即善意援助之。

…………………………

二、一九二五年暹法新約之通商部分

第三條　兩締約國人民及其家屬，依法律，及除警察法關於外國人之規定外，享有進入締約他國領土內任何地方及旅行、暫居或永居，並離開國境之完全自由且享有生命財產之永久保障及救助與本國人等。

第六條　締約一國人民，在締約他國領土之內，於一切賦課稅捐等等除本國人應納者外，不得更有任何名目，並不得超過本國人所納之稅額。但關於居留捐，及依警察法應納手續等費，仍得徵收之，惟須享受所在國以條約許與他國人民之最惠待遇。

第七條　締約一國人民，在締約他國領土之內，免除常備軍，守衛軍，國民軍之強迫軍役，及一切軍事勞役；不納一切關於兵役之丁稅，不受一切強迫公債，並免除一切戰時之特別捐輸。

第八條　凡普通商業，實業，財政，及保險等性質之各項會社，倘締約一國依法成立，而其會社本部在該國司法管轄之下者，則該會社及其支社分社或代理機關，在締約他國領土之內，亦得設立，並依所在國法律所定之條件，享有權利與辦實業。該項會社爲供其興作及執行其業務，得購有或租借營業上必要之不動產，但關係國防，在一定區域或一定地方，對外人之居住營業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十四條　兩締約國政府聲明，在其所轄領土內，除現有之禁制品及專賣品外，不思再行添加；倘日後締約一國，欲新設一禁制

品或專賣品應先與他方接洽，俾免兩國之商務受有損害。惟無論關於進口或出口之禁令及限制，非同時亦適用於其他各國者，則爲無效。

第十五條　法國於原則上承認暹羅關稅國庫之自主權。因此，暹羅政府得自由制定進口出口及復出口之海關稅，並得隨意制定關棧捐及其他同類之稅項，暨增加前經約定現行有效之稅額。但此項自由權利，非於其他各國對前經約定現行有效之稅制悉允拋棄，而概無免除退還及私予優待，讓與特權等情時，則不能獨對法國實行之。

第十六條　在上條範圍內，關於制定通過及屯棧之稅捐，及一切便利獎勵之釐稅，並貨物之檢驗估價等項，締約一國人民在締約他國領土內，應與本國人民或最惠國人民受同等之待遇。關於關稅一節，現行規則將以新稅則代之；新稅則之制定，兩締約國聲明經一方之要求，即行開始磋議。於該項新稅則尚未實行前，所有雙方貨物仍按現行稅制，享受優待辦法。

第十七條　各項土產貨品，自締約一國領土運入締約他國領土時，於一切國家及地方鄉區之釐捐銷場等稅，不得超過本國同樣產品或本國無此產品時最惠國同樣產品應征之數額。

第二十四條　兩締約國承允爲彼此之利益計，於其土產及製造品，互爲保證，制止不正當之競爭，及冒牌僞充等弊；關於此節，兩締約國另以協商定之。

第二十八條　本約自批准交換之日起發生效力，其有效期間定爲十年。倘在十年屆滿十二個月以前，兩締約國未有一國照會他國，聲明有意廢棄本約時，則本約自締約一國聲明廢棄之日起，一年以內繼續有效。惟無論何限廢止之聲明，不能使從前或經本約廢棄之規定，復生效力。

以上所載司法通商兩種新約，實爲暹羅恢復國權運動第五期中最重要之產物。根據此種新約規定，則關於稅權方面，暹羅在原則上業已取得自主權，不過在事實上須對各國平等待遇，略有限制而已。然而暹羅果能始終振奮努力不懈者，則又安見其不能使列強一律就範也。至關於法權方面，則暹羅主張亦已制勝：今後美日法英諸國人民在暹羅均不復有領事裁判權；其所視爲唯一之保障，即在一定期內，外國外交官得向暹羅法庭（最高法庭除外）撤回案件，自行審訊。然須知此種撤回之案件，若爲暹羅正式公布及現行法律或法典所規定者，仍應按照暹羅法律審判之；而且此種撤回權之行使，於暹羅頒行各種法典之五年後，即須完全停止。迨至彼時，則各該國僑寓暹羅之人民，概受暹羅法權管轄，而毫無若何變通或例外矣。美日法英諸國，爲今世帝國主義團體中之翹楚，合之一九一九年因戰敗而放棄對外條約特權之德奧二國，共佔戰前八大強國之六；今此六國者，暹羅均已對之解除其不平等條約之束縛，恢復其百年來喪失之國權，則暹羅人士之欣幸，固然可

想而知，而此後對於其他歐洲小國之折衝交涉，當亦更易奏效，此所謂擒賊擒王，其他便失其憑藉也。觀於最近一年前比利時盧森堡經濟同盟與暹羅所締結之新約（係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三日在盤谷簽訂者），幾於完全依照上述各約之規定，即足以爲吾說之證明。至於此外俄意兩強，誠然現在尚未聞與暹羅有新約之締結；然而俄自一九一七年大革命後，一反前俄帝國政府之政策，而以反對帝國主義，援助弱小民族自鳴，其對於東方各國之交涉，亦頗能放棄各種特權，而無維持不平等條約之意。故對於此一方面，暹羅若與交涉，解決諒不甚難。若意大利者，自一九二二年以至於今，純由彼邦棒喝團首領慕沙里尼(Mussolini)總持大政，力持向外發展之說，甚至有新帝國主義之稱，此與暹羅之恢復國權運動，當然正相衝突。然而有可幸者：意雖號稱強國，魄力究不甚充，以現在之形勢言之，彼所正在勞心焦思鍥而不舍者，對南進尚僅限於非洲之北部東部，對東進亦僅志在巴爾幹小亞細亞以及其他近東各地，而實無充足之力量以伸足於遠東。故對於此一方面，暹羅但能嚴其壁壘，善用時機，亦不患無圓滿解決之一日也。誠能如是，則暹羅之恢復國權運動，便可謂達於全部完成之域矣。

綜觀上述暹羅恢復國權之前後經過，其中凡歷五期：前三期大致偏重收回法權，後二期則對法稅兩權之收回同時並重。此五期起自二十世紀初頭之一九〇四年，至於最近之今日，爲期不過纔二十有三年耳；以二十三年之時間，而能完成恢復國權之大業，視土耳其雖猶有不及之感，而較之日本，則收效之速彌足稱矣。然而暹羅並非強國，其國力之發展不逮日本遠甚：其所以能逐漸達到目的者，幾全恃外交之得法，與準備之盡心。暹羅之與外國交涉也，自始即用分離談判之法，以打破列強之外交結合，卒之時機一至，新約即成；而且暹羅與各國所訂之條約，從未有後者遜於前者，亦從未有不極力注重國權之收回者。故能使外人向所享受之各種特權，喪失其因循盤踞之根據。暹羅之設立新式法庭，遠在一八九六年，而聘請外國顧問，修訂各種法典之工作，則自一九〇五年始，自是以後，精進迄未嘗已；至於關稅徵收方面，亦復久在力謀改革，而於暹羅與外國改訂新約之會，對於外商待遇尤必求其公允，以去其照例藉口之資。由是規範井然，成效卓著，外國雖欲繼續維持其條約之特權，亦終不可得矣。目下我國處潮流洶湧之會，當民氣勃發之秋，對於取消不平等條約，恢復法稅各種大權運動，欲求如暹羅之從容應付，以日積月累見稱者，自屬勢有不能；然而就其外交上與準備上之諸原則言，則終足以供我相當之借鑑也。

五　結論

關於東方國家恢復國權之先例，以上業已舉出日本土耳其暹羅三國，分別誌其概略。以方法言：則暹羅所採取者爲最普通之和平談判，土耳其所制勝者爲帶威脅之緊急措置，而日本所運用者則係二者兼之，良以日本曾經過四十年之常態交涉，此大有似於日後之暹羅，而其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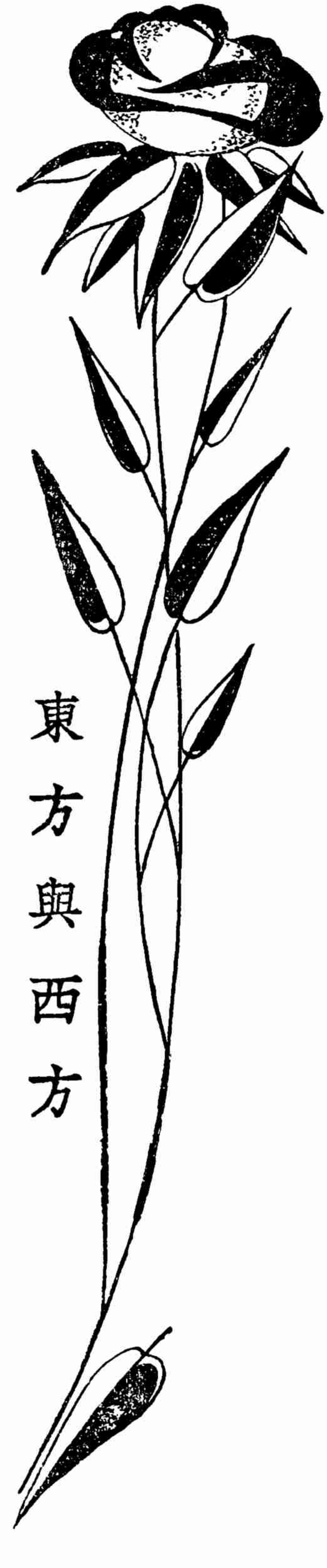
八九五年（對華）與一九〇五年（對俄）兩次戰勝之影響，則又絕不亞於對希臘戰勝後之土耳其也。由此觀察，可知國際交涉，方式至多，對外運動，不拘一格，但使運用得當，靡不獲得成功，殊塗同歸，此之謂矣。以形勢言：則國民黨革命前之土耳其，誠然腐敗頹唐，適符其近東病夫之徽號，然而一至國民黨崛起後，旋卽除內奸，敗強敵，國際地位，頓然改觀，其恢復國權運動之獲以成功，得力於其國勢之復興者良復不少；至於日本，則自明治維新，兩次戰勝，一躍而爲世界強國之一後，其大有助於恢復國權之進行，更爲人所共喻之事；獨有暹羅，則始終未嘗離去其小國之地位，其恢復國權之所由奏效，殆純恃其準備之努力，與交涉之得宜。由此觀察，可知弱國無外交云云，直是自取滅亡之論！機會常有，先例可徵，但視其自身之決心毅力究爲何如耳。以時代言：則除日本恢復國權運動之成功，早在歐洲大戰以前外，其餘二國之達到目的，莫不在歐洲大戰以後，良以此次歐戰結果，國際帝國主義自相斫殺，實受一度深重之創傷，不僅戰敗之德奧諸國陷於財盡民窮，卽戰勝之英法諸國亦復極端狼狽，於是民族自決，國際平等各種精神，遂不期而洋溢於世界矣。英法諸國覩此現象，雖然異常不安，亟願照舊加以壓抑，而其結果殊難如意：新土耳其之突破重圍，盡去其昔日之束縛，卽其最佳之一例也。由此觀察，可知進化潮流，勢無可遏，帝國主義，崩潰可期，我中國之恢復國權運動而果欲求得成功者，斯正其乘程並進之時矣。迄今環顧國中，危疑四伏，覘人自念，輒不勝其前路茫茫之感！然而扶危定傾，匪異人任，竭誠盡力，義無反顧；我中國恢復國權運動之前途，其將如日本之往事乎？如土耳其之往事乎？如暹羅之往事乎？抑或除此以外，能有更圓滿之方法，更光榮之結果乎？是均當決諸今後吾人之自身！

附錄本篇參考書目

1. Latourette: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
2. Gubbins: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3. Eversley and Chirol: The Turkish Empire.
4. Mears: Modern Turkey.
5. Besso: Siam and China.
6. Graham: Siam: A Handbook of Practical, Commercial and Political Information.
7. Harrus: Europe and the East.
8. Oakes and Mowat: Greater European Treaties.
9. Annual Register.
10.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11.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2.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egis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13. 外交部：土耳其恢復國權之經過
14. 司法部：列國在華領事裁判權誌要
15. 陳恭祿：日本全史
16. 柳克述：新土耳其
17. 社會科學季刊
18. 外交公報
19. 法律週刊
20. 晨報副刊

十六年，十一月，六日完稿，時在北京。

東方與西方



英國名士之中國政治觀

懷德

本文著者懷德爵士(Sir Frederick Whyte)為英國自由黨名士。去年赴聯太平洋國交討論會之後，曾來我國遊歷。在滬上曾有英國對華政策演說，為時所注意。(參考本誌去年第二十一號評懷德爵士的英國對華政策一文。)回國以後，嘗草本篇投交倫敦泰晤士報，於本年一月出版。南開大學朱席儒君因又譯成漢文刊登最近國聞週報第五卷八、九兩期。文中對於中國政治論列頗詳，足資國人借鑒。惟其對華態度，頗呈灰色，不脫保守黨治下自由黨人言論的本色。吾人尚可以此文與其新著書列強與中國並閱也。

記者

一　三種革命

在中國近代長期革命紊亂狀況之中，各種運動，多含有民族國家主義色彩；但此名辭之採用，實未盡確當，不過以其近似耳。此名辭在歐洲歷史中含有特殊意義，而在中國則尚無之。中國今日之所謂民族國家主義運動，不過為政治自覺之表現。此種政治自覺運動，發生於歐戰前，戰後勢力益增，實為世界普遍之運動，而在亞洲亦盛行者也。但在中國此種運動，不過為一種社會狀態，尚無組織，雖生機活躍，而雖形未具，所可知者，不過其勢力之表現於外者耳。如愛爾蘭，意大利，波蘭，及印度等國家之愛國工作，中國現尚未產生任何人才或組織，能實行之。在中國人羣中，似不易產生特出人才，如加里波的，甘地，凱末爾，或林肯其人者。孫中山雖不必為其國之救主，但除孫氏而外，尚無人能居於國民領袖之地位者。

至於政治組織，亦紊亂而無系統；國民黨與共產黨所代表者，是社會狀況，而非主義；是羣衆趨勢，而非政黨；是混沌意志，而非方略；雖國民黨之組織與工作有近似政黨之處，但不能認為眞正之政黨，如美之共和黨或即如印度之自治黨(Swaraji)。然國民黨既無一種黨

義，復無確定之黨綱，與黨紀，亦並眞正領袖而無之。有公認之領袖，實政黨之所以別於其他盲衆者也。中國之民族主義運動，實卽一羣無領袖之「盲衆，」任一己之自然意志行動而已。但至近代，此「盲衆」與其自然意志，已較前爲有生機而激烈，此卽近來中國革新運動之特別。

綜全體革新運動而言之，可謂同時有三種革命發生，此蓋爲多數在華老外僑所忽視者也。一爲文藝復興，此可與歐洲中古末年之思想革新相頡頏；二爲經濟革命，此與百年前發生於英國者相似；三爲政治革命，改帝國爲共和國。三者之中，以政治革命最爲顯明；因其影響於中國人民生活者甚大，且中國與外國之關係，因之而較前緊急，國內經濟，亦因之而發生重大問題。單就政治改革本身言之，固無特別之處，不過因受同時其他兩種革命之影響，致變動甚大耳。在一九一一年以前，雖亦有革命，及君主之變易，但孫中山氏實爲建共和義旗，推翻君主之第一人。故中國之新旗，所啓示吾人者，不僅爲政治改革之標識，且爲經濟，習慣，倫理，及思想全體革新之信號，在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中，舊時學說，事實上不與時潮衝突者，多加以新的解釋。此種運動，中國人名之爲新文化運動，故在未完全參與政治之人民中，多可聞此種運動之討論。

此種思想革命，以及其他事件，如廣東之抵貨，學生之遊行，及工會之組織等，吾人可認爲新中國業已誕生之證據。中國與西方接觸幾及百年之久，其人民始認明歐洲勢力，不僅常於物質方面，且在思想界中亦不可侮；故中國之思想革命，實大部由其人民發現中國非世界惟一之國家，而蠻夷之邦，實有其固有文化，其物質文明固優於己國，而其哲學思想，亦與己國不相上下。倘將中國現狀綜言之，則現代革命之所以異於前者，則由其受西方勢力之影響也。

但僅就以上之申述，猶不足以解釋或說明中國現在之政治情形，因中國之現狀，固不僅爲一羣「盲衆」之運動而已也。前文之所以用「盲衆」之名辭者，一爲免與政治發達較高國家之運動相混淆，二爲暗示一種羣衆運動之力量，其後實有一種無形勢力以驅使之。茲將離此名辭，而一究此無形勢力之性質，其動作與反動，有足以造成新中國者也。

滿清之顛覆，在中國實不足爲異之事。朝代興亡，在中原長久之歷史中，屢見不鮮，而每一朝之更迭，必經過長期之擾亂，亦如今日之現狀然，而無有能立卽易姓變制而成者。故今日之現狀，有似歷史故事之重演，而一般以爲中國現在之紛亂爲歷史複演者，多可引中國之史事，以自圓其說。但此種意見，實爲錯誤，因其不能解釋中國新近發生之事實也。在昔對朝代更迭之觀念，爲舊朝天命已終，而新天子乃受命於天，取而代之。但至今日，中國天子，天命之觀念，皆已打破，而政府權力之新根據，尚未成立。中國舊時政府之慣例，已因西方勢力之影響而破壞，而尚未有新慣例產生以補其缺者。

西方勢力有一影響於中國者，爲使其知識

階級明瞭在歐人政治概念中國家所含之意義。故中國人民若一旦以己國與歐洲列強相較，則見彼其輕視之夷人竟能發明一種政體，致國勢強大，而其己國情形，則爲僅有文化而無權力之國家。

中國人民既發現己國之弱點，必不難進一步明瞭致強之道，蓋欲使中國與列強爭衡，必須建一能表現及執行民衆主權之國家。

中國人既已根本推翻其帝國廢除君主制度，必無聽其復興之理，故現有甚大之問題，亟待解決，卽如何改造其社會與政治也。欲使社會與政治改造成功，必須有全國統一之意志，及全體人民之愛國心爲其基礎；而此二者，則尙未見於中國也。雖一種民族精神業已誕生，但尙未至彌漫全國之時也。四萬萬人民不能於一夕中復行產生，而彼等所佔土地之廣，與美相埒，既無便利之國道，所有鐵道僅及七千英里，而美則有二十五萬英里之長，今一旦欲將此二十二半自治之行省聯合爲一國家，其事業之艱難，概可想見。

雖然，此艱難事業，已在進行之中；不過爲現狀所蒙蔽，致成效不著耳。在今日紊亂狀況之中，實有一線未來秩序之曙光。

二　進步歷程中之週折

在孫中山建國方略中有規定革命所必經之三種步驟：

（1）軍政時期。在此時期中，因推翻滿清之結果，必發生內戰，新中國須與舊中國戰。但如此期終了，舊式軍人多被制服，必須經過第二時期。

（2）訓政時期。此爲幼稚時代，在此期中，賴一般知識階級，訓練與指導民衆，以實行引用民治主義於政治之中，俾能成第三步工作。

（3）憲政時期。在此期中中國具有現代國一切之政府組織，而二十世紀之新中國，乃能與列強儕於平等地位。

此爲國民黨員所熱心崇拜之領袖之夢想。但此亦非空虛之概念，如有有能力之愛國者，固不難使其實現。現在雖尙未實現，且有難於實現之勢，但此實爲近來惟一值得注意之政治計畫，故吾人卽可以是爲標準，以占中國政治，現已進步至如何程度。

如就廣東，上海，南京或漢口等處之國民黨首領而問之，則彼等對此種計畫皆一致承認；至謂現在革命運動已進至何種時期，則彼等之觀察與評判，至不一致。有謂現在軍政時期已過，而指南京政府爲訓政時期中之訓導者。又有較爲顧念事實者，謂軍政時期已可希望終了，惟對漢口廣東（北方更甚）猶懷疑慮，認爲軍閥勢力猶存之地。卽依南京政府而言，雖有政府之組織，但在內亂時期中，財政窘迫，其政府之權力亦甚空虛。

在不尙虛言之中國人，對其己國政治，亦不敢毅然加以判斷，或對將來有所預料，則外人不將益難了解中國之政況乎？但外人有一優點，因其能置身局外，以觀察中國之紛擾現象，復可將其觀察所得，書而出之。

以一九二五年廣東之情形及一九二七年長江流域之情形，爲其觀察之主體，外人復可

以明白觀察其他許多事實，及一種普遍趨勢，如廣東之抵制英貨，長沙之共黨恐佈，武昌之陷落，漢口英國租界之退還，及南京三月二十四號事件等，皆爲彰明之事實，而類似者則尚多也。此類事實之意義，雖解釋互異，但有一種多數共認之斷論，卽中國革命運動，在三年之前，已進至一新而激烈之時期；其首次表現於外者，則爲一九二五年之上海五卅慘案，廣東沙基慘案，及漢口六月十一慘案等；新革命運動之發生，爲受俄人之鼓動，有兩種目標，一爲排外，對英尤甚，二爲反對國內之軍閥；現在此激烈時期，已成弩末，而一九二七與一九二八之交，將爲一新時期之開始。至致吾人相信以上斷論之理由，暫可勿論，茲將回溯當南軍擕黨旗及徙去軍出發北征時之情形。

當時北方之軍人如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馮玉祥，及張宗昌等，正在統轄或爭執長江流域及北方之地盤。除甚少之外人，細心觀察者外，彼等及其他人士固未嘗注意於廣東也，僅認爲共黨之搗亂耳。當時北方軍人，固不認南方勢力，足以達於長江流域，而與其一較也。

在一九二五全年之中，當鮑羅庭，加倫，及其他廣東軍人集中心力籌備北伐之時，而以上所述之五督軍方在互爭地盤，以上海，武漢，及北京爲爭奪之目標。但以後經六月期間，廣東軍人，已忽將中國之地圖改變，此足以致北軍驚異而失望者也。此次運動，始於一九二六年之首。第一次之成功，似未足引人注意，迨廣東之勢力遍及於福建，江西，及湖南南部之時，上海人士及北軍猶謂「南軍勢力絕不足以達於長江。」但不久時勢大變。長沙岳州於七八兩月，相繼陷落，九月漢口漢陽，十月武昌，其後一週南昌，十一月九江具下。一九二六年年終，南軍在長江流域之前線有三百英里之廣，而終未被北軍恢復者也。

熟悉中國內情之外僑將謂南北實無分軒輕，同爲自私自利而無主義。雖然，此種批評，亦有近於事實之處，如唐生智之剝奪行爲，實與軍閥無異。而南京政府中，亦不無貪汚之官吏，無論爲農，爲工，或爲商，亦皆承認南方搜括人民之苛，實絲毫不後於北方。故經去夏間國民政府之經驗，上海富人多有希望孫傳芳能復回者。

但一察究竟，南北實有不同之處，卽北方軍人，多僅知一己之利益，除求滿足其金錢及獸性之慾望外，殆無主義之可言。雖有能偶然放大眼光，以倡遠大之主義者，或亦有行一二善政者，但彼等實無一種新目的足爲前進之原動力，此種動力，實爲南方軍人惟一之要素。雖在南方政府與軍隊之中，有大部爲腐敗之軍人與政客，但彼等所象徵之事實，實爲中國將來惟一可見之希望。

至現在南方之革命運動，究達至何種程度，實爲疑問。且荊棘滿道，前途尚未容樂觀也。國民軍之所以能伸張其勢力於長江流域者，實由有偉大之動力以驅使之，此種動力之來源，大部由於受外人之影響，而亦有一部份，爲中國所固有者，蓋當列寧未統治莫斯科之前，中國自身已有一種不可侮之勢力，表現於政治之中。至國民軍之所以不能大有所成者，實由

成功太驟，致應時而生之重大責任，不能竟行擔負，陳友仁時代之漢口政府之所以勞而無功者，實由其不合於中國情形。又國民心理之所以反對中國共黨者，亦由其不合於中國國情也，上海租界之防禦，與南京三月二十四號英艦開礮之示威，實足證明卽友國亦難以武力使其屈服。凡此事件，皆足致中國有識者之深思。

至近來此民族運動性質改變之第一結果，實爲南京政府之成立，但其成效，尙未特著，或者因其成立過早，因當時俄人在漢口之魔力猶存，致受甚大之打擊。至外人以三月二十四號事件之責任，强加諸其身，當亦受過早之試驗，至威信受損也。但國民政府自身之行動，如財政之任意搜括，反共之過於强暴，及阻礙其惟一財源海關之行政，亦皆足以自失良機。

六閱月前，上海之中國商人，罔無有不贊成國民黨者。但至近日，則有如一舊商人所言：「上海者避難之所也。」蓋此實爲近日商人惟一避免苛征之所。現在之革命運動，顯已受有阻撓。但無論國民黨人，如何腐化，一九二七年之成績，實爲中國民族主義繼續生長之效果。

三　民族國家主義之勢力範圍

去年十月，南京政府外交部長伍朝樞氏，致通諜於北京日本公使，抗議日本在滿洲之積極政策，並謂中國現已有十六行省，隸於國民黨旗幟之下，故南京政府實有代表中國發言之權。此雖含有宣傳作用，但有値得注意之處。伍氏並不聲言南京政府已統治中國三分之二，（跡彼曾言二分之一）但其意見，實爲除滿洲，直隸，山東而外，全中國殆無不承認國民黨之主張者，是實比一般所信者，較爲近於事實。不過因中國人民之政治經驗缺乏，及國民黨黨員之能力薄弱，致難建一有力政府，能籠罩一切新的運動，以表現此全體民衆之意志耳。

民族國家主義勢力所及之地，南至廣東，北至山西，西至成都，東至上海，其範圍之廣，實較任何中國政府或督軍所能管轄者爲大，南京政府名義上統有九省，但實際政令所及者僅兩省耳。張作霖現在所統轄之地最廣，因其淹有滿洲及北京，亦可謂國民黨勢力以外之地，但卽張氏現在已至勢窮日蹙之時，南京政府之宣傳，實與以莫大之打擊。

在中國戰爭中，宣傳實爲最重要之利器，國民黨勢力向北擴張之速，此實爲其主因之一。但宣傳之成功太驟，亦足致既得地位難於穩固。蓋宣傳不能爭得地位：宣傳僅足以破壞他人之地位，並使後來者難於立足其地。故國民黨近來僅能使他人失去地位，尙未能爭得若何地位也。此實爲國民黨近來成功與失敗之焦點。

如詢國民黨最近成功之緣由何在，則皆必曰俄人也。若無俄人之助，則國民黨今日之勢力，必不能達於長江。是實爲已往兩年中彰明之事實，但不能卽謂廣東之勢力，造之於俄人，如一般見識浮淺者所見。莫斯科非國民黨發源之地，中國之政治自

覺運動，亦非鮑爾希維克主義（共產主義）之表現。蓋中國民族主義之提倡者非列寧一流之人物，而爲西歐倡言解放者之流亞。但當孫中山求助於歐洲列強失望之時，伊乃不得已而受俄人之維護。

一九二三年正月，孫氏與俄領袖代表越飛會於上海，發出共同宣言，使中國革命與莫斯科革命同一命運，並聽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合作。於是俄之代表顧問委員紛自莫斯科派至中國，組織共產黨機關，以訓練國民軍軍隊，及籌備宣傳工作。中國之共產黨因而成立，俄人乃利用之以灌輸俄之共產主義與勢力於國民黨之中。自政紀，組織及熱心方面言之，共產黨皆遠超其他中國一切組織之上，故能勢力日增；但如彼等能致力於國民黨之主張，則彼等之助，實爲不可缺且所歡迎。

但至一時期，（或亦爲蔣介石預料所及者）共產黨之眞象畢露，蓋彼等實努力於俄人世界革命目的之完全而毫不計及中國之利益也。自是而後，莫斯科與中國之關係斷，共產黨被擯於國民黨之外，而國民黨總部乃力求恢復其國民運動之指導地位。

現國民黨尚未能完全恢復其地位。共產黨雖退而採取保守態度，但勢猶可虞，各地農民勞工之暴動，亦復不易制服。國民黨與其南京政府現實居艱難地位，既逐去其助手俄人，於是俄人在中國民衆間宣傳，所發生之不良結果，國民黨乃被迫而獨任其難。國民黨黨員，派別紛歧，分合無常，一視外界之壓力如何。故若一旦無俄人之組織能力與運用手腕，彼等將來之進步必較慢矣。

中國民族國家主義運動所得之於俄人者，即組織。中國民族國家主義之產生，固非源出於俄，而革命思想之發達，亦甚少由俄人之力；不過近三年來國民黨之成功，實基於優良軍律，黨之組織及宣傳工作，是皆俄人所能給與之助力也。

至俄人被逐之影響若何，礙難預料。國民黨現雖明瞭黨之組織，且亦長於宣傳，但彼等現尚缺乏政治經驗，必須賴外人扶助，方能達其目的。現在問題，爲彼等既已與俄斷交，則將轉與何國親善乎？

依現狀言之，反英運動，已趨於和緩，且當去年秋季中，已有改善之趨向。如上海時事新報去年九月十五號社論，謂中國對各國態度現已到較正之時，日在滿洲，俄在蒙古之侵略行爲，實較英人之堅持其條約權利爲劣。英曾屢表同情於國家獨立運動，故中國人應認英人之善意爲可親。同時有其他兩種報紙，曾於一九二五年五卅以後，不登英人廣告，現亦爲英人登載。故反英運動，雖表面仍甚激烈，但實際兩國友誼關係，已在演化之中。

自中英關係久經隔膜以來，現英人似已達至與中國親善之預備時期。中國亦起首承認信任英人之誠意，並望英政府有更顯明之對張伯倫對華政策之價值。雖中國尚未能完全華友誼表示，但並非不欲與英人妥洽者。現中國人亦多知條約完全修改時期，尚未成熟，而經常久之經驗，知中國之敵人，實在中國之內也。

四　英國對華政策之困難

在前文第三段中吾曾說中英接近時期，或將不遠。蓋自俄人在華勢力消失以後，中國空氣爲之一變。已往兩國不能互相諒解之心理障礙，已被掃除。此種變遷，足爲永久改善之徵兆與否，及英人因此能按計前進與否，非樂觀者，礙難立卽作順利之答復。中國現狀，並不能使人樂觀，而吾英人雖有極端善意，亦僅能緩進試辦，半望半信現狀確已較前進步。但卽此態度，亦難免過於樂觀。

現今局勢，非僅循規蹈矩之外交所能應付。英政府已認現狀爲非常，故所採方式，亦與尋常國際間之方式不同。英外相曾在前年十二月之備忘錄中宣言謂：『彼不等待或堅持中國建設一強有力之中央政府，卽將努力維護中英兩國之睦誼。』去年正月二十九號在伯明罕演說時，亦謂：『雖値中國內亂之時，吾人亦須設法與其國內之各敵對政府接洽，以協議兩國間條約之修改。』此固爲英對華之大政方針，但英能否循此而有所作爲實難置答。但自十二月備忘錄送至北京各國公使後，已一年於茲，吾人對此問題，已有相當材料可以解答。

第一「敵對政府」之名辭，在北京，南京及其他各地所含之意義，至爲不明。七月前中國有三政府存在，卽北京，南京，漢口，是也。同時此外尚有多數驕橫之軍閥，依違於三者之間。今則名目上只有兩政府，（隱然中有第三政府存在，）大概可代表南北兩方，或新舊中國。但二者皆難認爲正式之政府，且權力範圍，亦不能畫淸。故卽使有一種法律，經某方正式公布之後，但在干戈擾攘之各地，欲得負責行施之人，實不可能。倘吾人研究去年張伯倫氏對華之七項新提案，卽可知今日對華何種政策爲可行，何種政策爲不可行。

一九二七年正月二十七號，英政府同時致兩覺書於中國內有七項提案，一致北京外長顧維鈞氏，一致漢口外長陳友仁氏。關於此七項提案，在北京之討論及交涉，較多於漢口及南京。因在北京，政府傳統未全斷，且局勢較安，故比長江流域進行會議較易。然在北京成績亦甚有限。至漢口方面，則自陳阿協定簽字後，（去年二三月之交，）英公使卽要求與陳氏開議七項提案，但被拒絕，其理由卽時機未到而已。殆南京政府成立，則因三月二十四號外僑被害，及革命六軍之刼掠僑居事件，亦無開議之可言。

茲將此七項提案實行之程度，述之如左：

（一）承認中國新法庭，對英僑所提之訴訟，有受理權。——此層已在上海等處實行。

（二）承認中國國籍法。——此條無結果，因此問題在南方較爲重要，而自去年三月以後，英國尙未與南方有何協商也。

（三）在華之英國法庭，採用中國新民法及商法。——去年在北京設有中英法制委員會，並已製成報告。此報告雖爲英國及北京政府所承認，但因南北兩方政治司法及法律情形之不同，亦不能實行。雖有數種法律，南北相同，可以引用，但亦不能普遍採用。（記者按此

當指法權會議報告書而言）

（四）承認英在華僑民出納中國賦稅。——去年春季，英政府要求北京政府給與一賦稅表，俾明何種賦稅爲英僑民所應納者。英政府之意，蓋亦欲設一中英委員會，以審查討論英僑納稅之事務。但北京政府，未有答復，或因當時實無續就之賦稅表也。中國現在任何政府，實難制一賦稅表，因在中國甚少正當與合法之稅，而大宗入款多由不正當之方法，徵收而來。

（五）在華之英法庭，採用中國刑事法。——中國新刑法尚未草成，離公布時期猶遠。

（六）在華英租界之退還。——關於此層，漢口及九江租界已由陳阿協定，交還中國管理；天津租界，協議交還尚未完成；鎮江租界現在國民軍管理之下；沙面租界仍保持原狀；至在廈門及牛莊等處之租界，則因英於其地有特殊利益，尚未至協議之時也。

（七）英在華教士特別權利之取消。——此層在南方未有協議，去年外國教士多由南方退出，（長江上流及中流最多，）以避危險，但以後亦有回至原地者。至北方則尚未有如張氏提案中所述之法律與限制，故此層亦無從討論。

觀以上七項提案之成績稀少，即可知凡政策之賴於英國一方面行動者，有實現之可能，且已有實現者；凡政策之須與中國協商者，則進步甚緩，或竟無成。僅漢口協定，成功甚速，但此次之進行太速，實爲今日漢口英僑所遭困難之原因。但如將漢口租界之交回方法，與天津租界之協議方法相較，則可知對今日漢口舊英租界之現狀，英人應負之責，實不減於華人。漢口租界之交還，爲由武力脅迫，而自將權利放棄；但天津協定之公文，（猶在協議中，）則由熟知利害者審愼所制成。二者不同之點，乃英政府所當加以深思者也。平心論之，漢口英僑亦有可稱之處，彼等並不希圖翻案，但就勢作事，力圖振興，將來或有整理市政之望。

觀此種種，謂英政府能依其原則而有所作爲，礙難決定。但如謂吾人不能有何作爲，惟有抱定消極之態度，固屬不當。或謂因三月二十號事件，吾人不能與南京政府有何關係，亦屬不當。然則，現吾人應採之途徑爲何？

一、庚子賠款，應在最短之時期內由國會通過退還中國。如英再事遷延，將與華人以不良印象；蓋華人實據此以定英國之誠僞也。且此事乃爲英政府所能辦者，故爲保持信用計，迅速動作，實爲必要，而且不難。

二、完成天津協定。將租界交還中國，並告英僑，如至受危險時，英政府必與以保護。

三、設法與南京政府（雖有其缺點，但實際足以代表將來之中國）成立任何非正式之關係，俾利於目前問題之解決。如上海租界改革之進行，（此乃久待解決之問題，非深謀遠慮之政治才能，不能處置）及漢口陳阿協定之實現等，皆爲亟待解決之問題；二者皆須剛柔並施；然欲成功，吾人必須與長江流域之任何政府，維持繼續之關係。

五 列強在華監督地位之消失

外人之居於中國者，恆易致眼光短小，居於通商口岸者尤甚。蓋居於商埠之各國外僑，多爲商人，視政治爲與彼等無關之物，非至直接有害於彼等商業之時，毫不注意及之，至與華人交易，則賴買辦居間介紹，而不求了解華人。至前途計畫，彼等盡委之於高講理論者。彼等思想皆爲舊時遺物，蓋當昔時，外商實被擯於華人日常生活之外，其今日政治上之結果，爲使商埠外僑，與中國近代潮流完全隔膜，致無由了解其意義。但同時亦有少數外僑，如領事，牧師，銀行家及經紀人等，衝出中外羅籬而與華人交際者。彼等雖能知中國近來之變遷，但對今日政治之紊亂狀況，亦將如墮五里霧中，而不知所解答。

但多數外僑，無論爲眼光遠大者或短小者，有一共同之見解，卽如無外人之助，華人決難恢復其國內之秩序。有此前題，故有多數外僑主張應由列強干涉中國者，卽非屬於上海外僑之頑固腦筋者亦然。

當承認此斷論之前，可一究其前題之確否，以觀華人對其信心如何。當滿清之時，有許多事件，及近來外人監督下之海關，鹽稅及郵局之行政等，皆足證明此說之不謬。但除海關行政外，近來華人大概不承認此說，謂外人之幫助，多爲條約國用武力加諸中國者。

故吾人必須另尋例證，此可於孫中山之政策中見之。滿清傾覆之後，共和國體建設之初，孫氏亟欲得外人之助，但西歐列強及美國既不與合作，乃不得不轉而求助於俄。是此革命先覺者，亦表示如列強之援助爲正當，實所歡迎。今其黨徒猶有依其政策者，吾人甚望彼等能明瞭俄人之援助，實含有他種旨趣，而西方自由國家，則惟願助中國興盛，別無他種目的存焉。當今之時，欲中國與任何列強合作，實爲過早。現在中國之仇視外人心理，猶甚激烈，必待一九二六年最高之排外風潮降落甚低後，華人方可與外人合作以謀其國家之利。

茲姑定華人在將來及對某事有願得外人援助之一日，則外人將給與如何之贊助乎？有一種干涉計畫，爲一般外人所主張者，其內容如左：

「中國今日最大之害，爲軍閥之內鬭，互爭大城以搜括金錢及鐵路以便運輸軍隊。如將此兩大勢力之來源奪去，彼等將無力再戰，而中國可達於和平之域。而二者之中，尤以制止鐵路之運輸軍隊爲有效，故列強干涉，可採鐵路共管政策，卽由外兵管理鐵路要站，如北京，奉天，天津，上海，南京，漢口，及廣東等處，非有中央政府之命令，軍隊禁止運輸。經如此六閱月之共管，則督軍制度可廢，中央政府權力可增，鐵路交通可復，而國內商業可興。」

此計畫言之似當，但非實際之政策也。此計畫假定有一中央政府，但實際無之；以華人爲歡迎外人之干涉，此爲不可能之事；又以爲列強能一致行動，此更爲不可能之事。是此空談計畫，實無異空中樓閣。

茲可將此點依次論之。第一現在中國實無一中央政府，卽未來之正式中央政府，亦不可見。有可預言者，（但不可靠，）卽國民黨或公中國未來中央政府之產生者，故無論何種干

涉華事計畫，必須認南方黨人為中國將來之主人。無論如何舉行干涉之列強，（如欲達其目的，）不僅須管理鐵路交通，並須執行地方行政；如此則外人干涉一月，列強卽將為中國之政府矣。則主張干涉者，亦嘗為此結果謀耶？

關於第二點，列強欲干涉，必須有莫大之武力為後盾，否則必為政府指揮下之經濟絕交所屈服。自政治方面言之，在現代狀況之下，列強實不能管理不願受干涉之中國；如有以為可者，實昧於一九一四年以來，世界所發生甚大之新變動。一般外人多以為有一師外兵，卽能由廣東直搗北京，此固可能，但所留之印象不過如足踏濕沙，足提蹤跡亦滅矣。

至於第三點，一般以為對於責任重大之政策，如干涉華人內政，列強能一致合作者，實不知華盛頓倫敦及東京等處之輿論及政府態度如何。日本固自有其計畫，美與英似有許多共同對華原則，但二國之行動，顯不一致，加以英政府根據其前年十二月之方針，對此類干涉計畫，亦必無贊同之理。

然則現在英人將採若何之態度乎？吾人對華，須先廢棄一切陳腐之名詞，如「干涉」「監督」「代管」等，又凡含有強國侵陵弱國意義之名詞，必不使再見於吾人對華之外交文件中。張伯倫氏曾於一年前對列強宣言，謂彼等必須『明白表示，不欲將華人所不願受之干涉，加諸華人。』

但若華人要求之列強挈助，以謀中國主權之完整及利益之發展，而非以保護外人之利益，則又為一事。昔時列強在華多聯合以謀其自身之利益，除少數之例外，列強鮮有以中國利益為前提者，而彼等所採之政策，顯不能增進中國之幸福，結果亦與彼等自身有害。故現已至列強採取新途徑之時。

大戰以後，歐洲政治亦進入一新途中。因國際聯盟之成立，歐洲元氣之恢復，實大有進步。亞洲人民知之者甚少，大半對聯盟不蒙昧則漠不關心，甚至公然攻擊。聯盟聲譽之損失亦不少矣。當華人表同情於俄人之時，竟目聯盟為歐洲帝國主義之工具。此種誤會必須糾正。著者亦有理由可信，如華人一旦能悉聯盟之價值，（聯盟固有其缺點，）則彼等對於其本國問題，必發現有新解決之方。

但現時希望聯盟為中國解決糾紛實為過早；非待革命風潮，經過其激烈時期，及華人自覺其國內紛擾之苦痛，彼等不能進入一新途徑。但必有一日，內戰因財殫力敝而停止，及全國統一將近實現時期，此時外來之援助實為必要。

彼時華人或將自行要求國外之援助，亦非理想之談。如至華人將來要求援助時，則列強必須將其特權及租界等完全交由聯盟解決，並信惟如此方能一面顧全中國主權，一面保護世界全體之利益。此工作之巨，實遠超聯盟已往所經營之任何事業，聯盟對此，非僅不應畏難退縮，且須見難而憤發。

日本名士之動亂的中國觀

鶴見祐輔

這篇文章是由謝宏徒君從日本新自由派名士鶴見祐輔的隨筆集步中道之心中譯出來的登於新近出版之當代雜誌創刊號。他在本文中間，對於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各方面都有極深切的觀察，頗足資吾人之觀感；文字亦清新俊逸，很富於文學的風趣，而有一讀的價值，爰爲轉錄於此。 記者

一　一個中國觀

從天津乘了塞尼耶君的摩托車，我往睽隔了五年的北京去在車裏聽到了代表的對華政策。他果眞是法蘭西人似的論斷明晰。

『今日各國的對華政策，二者之中必居其一：一是放棄一切利權，從中國撤退。爲什麽呢？無論理由是怎樣，因爲在今日的中國的政治下面，我們要做安全的通商貿易，是絕對不可能的。此外的一個方法——如果各國多少總想在中國做事——就是把內地放棄了，用兵力來維持天津上海及其他的一兩處通商口岸。這事須以日英法三國的協調爲前提，除此以外的議論，都是空論。就我們說，無論決定用那一種，都沒有什麽要緊。只是如像目前的不上不落最不好。我們對於中國人已不可不捨棄一切的 Illusion 了。』

他這樣說了。這明明白白是現在一部分的人所考量着的意見。

從天津到北京的摩托車路使我驚異，幷且是使人想不到是戰亂時代般的和平。

『好路呀！』

我是幾次的感服了。

『呀，在今天是這樣平和似的坦坦的道路，可是到明天軍隊走過這裏，再請你看吧。這道路在兩三天之內，就要全被大礮的車輪所毀了。幷且道路兩旁的樹木兵士們都要砍掉的。』

他冷然地這樣說。

那天午後，我又賞玩着久闊的，靜寂的，北京的，舊都的新綠了。北京是無論何時來都是美麗的都城。那天向晚，我同友人閒談，他被一種感動所興奮着說。

『法蘭西人說過那樣的話麽？這在英國人之間也有強烈的議論呢。他們的議論是從沒有接觸新興的中國國民的感動而發的。聽着了現在響震於四百餘州的山河的，民族勃興的新呼聲的人，不可有那樣冷笑的見解。因爲是在北方，所以發出那樣的意見。試給我到南方去看看，南方革命軍的青年士官們，有着日本維新時代的志士一樣的意氣，而捨棄一身。多少接觸着他們的脈搏的人，對於此次的中國的新興運動，不能不表同情呀。』

我聽了這一番話便嘆息了。爲什麽呢？因爲這兩種的觀察，正蟠踞着一切中國研究家的胸中。有些人們，對於中國的現狀與中國的國民性，失了一切的 Illusion，以爲中國是到底非中國人的手所能治理的，因此絕念。又有些人們，對於中國民族的天才，從心坎裏表示敬意，設想眞實的中國，如今已經覺醒了。

從這兩種完全不同的前提出發，描繪出多數人的中國論與對華意見。而且各人都確信各人的前提是正當的。因此之故，就對華意見的細微之點說，任是議論幾百回，這兩種中國

研究家的意見都不能一致。

於此，對於日本就有了大困難了。如像日本這樣與中國的關係複雜的國家，要像法美兩國那樣，簡單的理論的調整了日本對華政策出來，是不能夠的。

二　中世歐洲與中國

北京都城的本身，同五年前一點也沒有變更。只是摩托車增多數，設了電車，只有這點，算是近代化也未可知。可是仕得稍稍長久一點，我們便覺着市街空氣的變化。五年以前，以北京大學為中心而起的文學革命的生氣，使得年青的人的心情鮮明了。就政治上說，某種的秩序與統制，中國社會裏也有了。然而在目前旅行中國的人人，無論誰某，不抱一種哀愁之情的，是沒有的。民國成立以來的十五年間，繼續的社會的動搖，漸次漸次的把這大國土裏的社會組織侵蝕了。

在學校關門，鐵路停開，郵務電信斷絕，河川的交通阻塞，連生命財產也被脅迫的狀態裏，多年的生活着無論是怎樣的人種，也要離墟困苦的。中國人雖處於這樣的境遇，倒能持續這種原始的生存。可是，如今要把陷於這樣境遇的數百數千萬的人，再一次提拔到有組織的文明社會，是不容易的。

在人類過去的歷史中，我們有好幾次經驗了社會的解體。希臘的都市國家，在彭洛邦內蘇戰爭之後，起了社會組織的分解作用；歐羅巴大陸在西羅馬帝國陷落以後，經過了千年的黑暗時代，這是我們就史實上所看見的。今日的中國，是否正在探求這樣深刻的，社會的解體之途程，是我所不知的。只是我以為成問題的，乃是雖指出中國民族的特有的社會生活方式以及無比的忍耐力，也不能夠希望他起社會組織的分解作用以及（同時的）國民的理想主義之活躍。在個人為日常的生存脅迫着受社會傳統的時時破壞的狀態裏，即令理想主義的運動可以發生，也不能夠完成，我以為成為問題的，即在於此。

一位中國的銀行家在北京向我說：

「目前中國的危險，就是財政；尤其是個人的經濟生活。山東省與河南省因為戰爭過於繼續得久了，人民連覓食也不能了。租稅等已經被徵收到翌年後年份，農民因為租稅比較地價還高，都捨棄農地，移住直隸蒙古了。至於河南省更其厲害，沒有警察，人民遂組織紅槍隊自衛，各村漸漸獨立起來了。」

我聽了這一番話，就想起了韋爾斯的小說——空中戰爭的末節，那是說在永久的戰爭以後，人類要失掉文明的一切，而復返於原始生活的。

有一天，中國的前任內閣總理的某政治家向我說：

「今日的中國，就是中世紀的歐羅巴。比如，你去問問兵士看——你是什麼兵？他一定馬上回答，我是張將軍的兵，我是馮將軍的兵，我是唐將軍的兵。距今三百年前，巴黎的街上，有兵隊好爭鬥，問他們是什麼兵，他們或答說，俺是尼舒里教主的兵，或答俄崙公爵的兵。可是如今怎麼樣，大家都答說是法蘭西共和國的兵

了。

『中國是與此相同的，目前兵士們都說是張的兵，唐的兵，馮的兵，到了那時，也許就要答說是中華民國的兵吧。直到那時的到來，現在的狀態，是繼續着的呢。』

這一段現代中國與中世歐洲的比較談，我感着了深的興味。我們這些外國的觀察者，默想着，眺望着中國何時才脫離這中世的狀態。

有一天，一位有名的中國新人物兼學者的人，在上海對我說：

『到日本去而覺驚疑的，是人力車的衰亡，都改做了摩托車，然而中國仍舊是人力車時代。歸根結局，所謂文明者就是經濟的餘力之產物。若不從物質的方面繁昌起文化是不會興盛的。現在的中國，是窮到依然用人力車，中國的文明，還不能脫離人力車文明。我們的努力，在使中國安定，增加經濟的富，一切的理想運動都從這裏出發。』

三　科學家的精神

我走去訪問各樣的人，叩他們的意見。有一天我聽了代表的美國人的意見，他是久在中國從事醫業的學者。

『我對於中國人所感的，就是中國人係一種空想力非常發達的國民。所以他們在文學，哲學，美術，宗教等方面表示出可驚的發達。但以我的經驗，他們缺乏科學家的精神。不把事實當作事實從正面去正視，反而空想鑽了進來，把真正的事實借空想之力，將牠當作了別物而容納。即以繪畫論，詩歌論，全然漠視自然界的事實，而用空想描繪或謳歌。因此缺乏了追究真理的純真的精神。即以醫術而論，并不誠心的進實驗室，探求真理，稍微研究一下，就馬上去做開業醫去了。因此之故，中國雖產出了大文豪，卻沒有產出大科學家。』

所謂科學家的態度，乃是近代文明的搖籃。將事實當作事實下觀察；將真理當作真理而容納的心情，是古代與近代畫分的明顯的一條線。從空想的世界走到現實的世界，這便是最近文化的顯著的特色。不回避而正視現實，很需要勇氣與誠實。我們動輒故意漠視不愉快不方便的事實，只想聽悅耳的音樂，打破了這中世的空想的世界，以嚴正的事實作基礎而建設，乃是我們今日的世界。

我漠然感着的，就是中國青年們的政治論與我們的政治論不覺有差異之處。例如中國人差不多衆口一致，說今日中國的一切紛亂之原，皆因不平等條約關稅的束縛所致。我對於中國人之憤怒此種國際的不平等，有深厚的同情。然而，說一切的中國的內政的混亂，皆因不平等條約出發的這樣的論理的連絡，不幸不能叫我心折。我曾把此事問之於顏惠慶氏，問之於伍朝樞氏，問之於胡適氏，問之於顧維鈞氏。諸氏之中有的——

『因為沒有保護關稅，所以中國的工商業不興。中國苦於輸入超過，因此中國的銀錢年年流出，中國人遂貧窮，失業。失業者的唯一的生活方法，就是去當兵，釀成今日的內亂。』

——這樣的說明了。然而我想這乃是「北風一起，箱店繁昌」式的論法。至少日本曾經

同中國一樣的苦於重負之下，可是同日本之脫離不平等待遇的當時的辦法十分不同。如果以事實當作事實而正視，則中國內亂之說明，在不平等條約之存在以外，不可不求之於此。更直截了當的說一句，中國的論客，舉今日中國的混亂之責任，轉嫁於外國人的肩上的論法，若係一種政治的方便論，那麽，總而言之，不是科學家的態度這一點，是確切的了。

科學家的態度之必要，對於混亂的中國，在想出建設的而且具體的方策上，更爲痛切。我在南京時，會見某知名的政治家的時候，曾經問說：

『我們把革命這一回事，除去了某某大人物，殆不能想像。如美國革命中的華盛頓，法蘭西的拿破崙，俄羅斯革命中的列寧。我想欲中國革命完成，不可不出許多的人傑。尤其是我想知道的，與其說是華盛頓，不如說是把頭腦供給華盛頓的哈米爾登。拔去了哈米爾登的頭腦與財政的手腕，我眞不能够想到亞美利加建國當時的成功。在目前的中國，如哈米爾登那樣的豐富的實際的政治家，有見着了麽？』

『是呀，華盛頓也好，哈米爾登也好，都不曾見着呢！』

說時，他寂然地笑了。

四　三民主義的將來

此次中國的動亂，比較從來的動亂，數出了幾點不同的黃郛氏，他舉了一，地域之廣闊；二，時日之久長；三，性質之不同；四，外國關係之複雜；五，經濟關係之多方面——這五點。

這五個特質之中，給我們最深印象的，是三與四兩點。卽是說，此次中國的革命，從以前二三人的政治的優越權的爭奪戰轉變而爲民族的理想主義與反對思想的衝突之點。

關於這點，在北京時張作霖對我說：

『我們此次的運動，是中國赤化的防壓，然而中國的赤化，是日本的危險，因此我們的運動，在日本國民，也不能不感共通的利害。』

張作霖也知道若以此次的南北戰爭，當作他與馮氏蔣氏唐氏的個人戰爭，則有不利，所以他說是有主義主張的戰爭了。

在南京時蔣介石氏向我說：

『革命的目的乃是政治的成功，非軍事的成功。因爲政治的成功，必須把一切納諸軌道之上。於此，政黨的組織有必要。我們對內開國民會議，以期三民主義的實現，對外想達到不平等條約的廢除。』

上海的有名的新聞紀者俊可爾斯基說：

『宗教是怎樣生成的，到如今我才經驗着了。這次國民黨的運動，就是宗教運動。多數年青的人，以孫文氏爲教祖，以三民主義爲新宗教。』

在有限的篇幅內，我省略了冗長的說明，我只引用這三個說明，當作推測現代中國形勢的一般的材料。總之，在中國大陸的動亂之中，有主義的爭戰，正抬起了頭。有的人把主義完全領受；有的以三分懷疑的心而領收。然而，無論何人，如果全然漠視此點，卽不能理解今日中國的擾亂。卽是說今日中國的紛亂之形相，

個人的分子漸次減少了。雖然不能夠看做全然除去個人的功名心的純理想運動，至少較之從來中國各地的運動，有深刻的主張浮現出來的這回事，是不能否定的了。

孫文氏的三民主義的思想內容，是沒有問題的。三民主義的標語，果能使中國民衆的情熱湧現到什麼地步，這乃是切要之點。關於他國的革命，門外漢往往陷於莫大的錯誤。法蘭西革命的當時，連英國的政治思想家巴克也那樣的誤算了。我對於三民主義，沒有可以下什麼判斷的確信。思想的勢力，正同煙子一般的，無論誰人，都不能夠明確地數字的去測定牠。只是我以深深的興味去下觀察的，是從孫文氏所煽揚於國民間的情熱之中，出了什麼樣的人傑，正如基督之後，有保羅出現似的；孫文氏之後，政治的天才出現與否？三民主義不與共產主義相似之點，我不以為是怎樣重大的問題。

五　傳教士之回國

黃郛氏所舉的第四點，在此次的旅行中，於我有最大的印象。就是此次革命所齎的外國關係之複雜。這雖是極平常的事，我以為中日兩國的關係，僅由日本與中國兩國解決是不能的。這乃是大大的太平洋問題的一部。我以為在太平洋上，除出了最有密接的利害關係的英美俄三國，而考量中日關係是不能夠的。

英美俄對華政策的變遷，也是日本對華政策的變遷。目前對華政策的困難，發端於列國政策的動搖。尤其是此次對中國革命的三國的政策明白顯示出一大變化。

然而，在列國的對華政策變化以後所顯著的，就是中國國民的對外觀念的變化。尤其是到了今年，最顯明的現出了鋒鋩的，乃是外國人的排斥運動。漢口，廣東，上海，南京，以及所到之地，我們都可以看見。其結果，不可忽視的大事件，正起於今日的中國，那就是在中國內地的外國傳教士的離去。滿六千人的外國傳教士，給予列國的對華政策以何等的影響，現在我可以不必重新再提了。最盛的是美國的輿論，為在華傳教士的言論所動，一轉而動上下兩院議員，再轉而動內務部，這乃是天下週知的事實。

這些在華傳教士的中國同情論如何佔優勢，在美國旅行的人大家都看明了的。回顧山東問題勃發當時的美國輿論的風潮，我們實在不禁有隔世之感。

然而現在因為中國革命的變化，中國內地的傳教士差不多完全離去，或者移到中國的通商口岸，或者到朝鮮，日本，菲律賓，乃至移轉到本國。這個事實，使得此次中國動亂的國際的性質加重的複雜化了。

宣教士們回轉本國以後，發表了怎麼的中國觀呢？而且本國的對華感情怎樣的變化呢？我以為這乃是日本的對華政策決定上的一大問題呢。

外國傳教士的意見，就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其一，對於中國完全失望，以為從前的中國觀是謬誤的，是 Illusion 的。其一，依然相信基督教有在中國發達的可能性，只是就方法上，

改正了如像從前以外國傳教士做中心的制度，而以中國人爲牧師，以外國人當作他的補助者而工作。就數量上說第一說少歸入第二說者多。然而不論他是那一種，在中國的外國傳教士（尤其是美國）的數目，將要驟減罷，同時經過這些傳教士，中國在外國所有的精神的援助，將逐日低下去了罷。結局將招致世界各國對華政策的變化，更將惹起日本對華政策的變化罷。

德國在中國航運事業之恢復

每日新聞

德國在我國北滿經濟勢力的恢復，已於本誌第四號述其大概，茲更就德國與我國之貿易概況，及其在我國海運界航行事業等略述於左，以見德國經濟勢力之恢復，固不限於北滿已也。　幼雄

德國商品在中國市場之勢力，徵之於一九一三年之統計，爲

輸入	二八、三〇二千海關兩	
佔全國輸入		八四·八八%
輸出	一七、〇二五千海關兩	
佔全國輸出		四·二二%
船舶進出	六、三二〇千噸	
佔全國船舶出入		六·七七%

其後歐戰發生，德國之貿易一時停頓，外洋輪船亦不復進口，內河航路即長江航路中之美大美利二輪及其附屬之碼頭，亦爲我國政府所沒收，歸屬於招商局。美大改名江天，美利改名江靖，現已航行長江。

但是在歐戰時被驅逐出中國市場之德國商品，戰後已捲土重來，其輸入數量，逐年增加。即一九二六年，德國商品輸入已佔全華輸入之百分之三·九九，此數雖比戰前爲少，但就其價格而論，則達四千五百六十八萬餘海關兩，約較前增加一倍。輸出比於戰前雖更低，約爲百分之二·〇五，然價額亦達一千七百七十六萬海關兩。

貿易額之增進，勢必促航運業之發展。故德國之航運業，亦就恢復之途。在一九二六年以前，歐洲航路之航運公司，本組有歐洲同盟，對德國之船隻，設定制限，如漢堡美利堅公司輪船，在各地停泊，只許每月一回，但自本年始，已取消此項制限。一月中已見有二回或三回之德船入口。此外如北德郵船，及天利公司(Hugo Stines Line)等船隻入口，每月亦有一二次爲。

去年長江在增水期時，南北兩軍雖挾江而戰，而各國海洋大船溯江而上，不懼危險；及入去秋減水期，大型船隻，不能復溯。但德國北德郵船公司，在上海之代理店美最時洋行，因在戰前對於經營此航路，已有經驗，乃乘機謀航運之復活，租定挪威輪船三艘，即羅克（一一七二噸）普羅密斯（一二九一噸）里平斯頓（一四八二噸），訂立五個月以上之契約。其中羅克號於去年十一月十二日，普羅密斯號於四月十九日里平斯頓號於同月二十八日各自出發就航。以後每週一次，約航行二十二次，至本年一月十九日因長江水勢大減，始

暫時停航。

去年年末，長江水勢減退之速，爲最近十年來所未有。航路中水最低淺之處，如安慶上段，在十二月中旬，凡吃水十四呎以上之海洋船舶，不復能載重航行，至本年一月，水勢仍未變更。故長江航路中各國船隻均已停航，而德船之停航則在最後。

戰前德商在上海，南京，蕪湖，九江，漢口諸港，均有碼頭；戰時均被沒收。近聞在南京之碼頭，因已破損，德商準備放棄。而如蕪湖，九江，漢口則決按照時價收買。又據美最時洋行行員之言，則謂德商擬建造專用於河川之「自由船」以求長江航路之復活。惟此種船舶，是否在上海建造，抑或向本國定造，尚未決定。大抵以向本國定造爲多，且決裝置最新式之機械；以與已設公司相競爭云。

所謂船運水脚，在去年十二月初旬，招商，寧紹，鴻安，怡和，太古，日清，六大公司，已訂成長江協定運費。規定上海與漢口間之運費，綿紗一包，定爲二兩二錢，雜貨一噸定爲十兩八錢。同月十四日又增加百分之十五。但屆期海洋船可以航行載貨，則運費當比上述協定運費低至十分之六。而德國船則比一般海洋船隻更爲低廉。查德國船之運載，以由外國往漢口，及由漢口往外國之連絡運輸爲主。有時亦運載各地貨物，賺取水脚。聞其溯江而下之貨物載送，亦頗順利。雖在減水期中，亦能盡量運載焉。

德國船之於長江航路，在戰後十年，可稱絕跡，一般人幾已不知有德船矣。故其在各地之主要運載，多置重於歐洲航路之連絡運輸。但今則對於各地之主要貨物亦以低廉之水脚代爲運輸，而與上述協定船隻相競爭，侵蝕既設各種船公司之地盤，彼不特努力恢復其歐戰前之地位，且更謀發展，冀獲得較前更進之努力，此其所以爲一般人所重視也。

今試考德船自開航以來，除運載與歐洲航路之連絡貨物外，其他各地之運貨，德國各商船亦均得千噸內外。惟上溯時較下駛時，貨物較少，且正值減水期，故船隻均不能滿載而已。爲便於參考起見，請將各德船第一次之上海進口出口之期日，及運載數量列表於下：

（a）普羅密斯號於去年十一月十九日由上海開往漢口。所運載之貨物外國貨有五金紙類煤油等共一，三一一擔，中國貨有棉紗二五○擔，火柴二五，○○○箱。十一月三十日由漢口開回上海，則載有中國貨一六，八二七擔。

（b）羅克號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由上海開往漢口，載有外國貨七六九擔，中國火柴五，○○○箱。十二月七日開回上海，則載有中國貨一○，九六八噸。

（c）里平斯頓號於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由上海開往漢口，載有美國煤油三三，八○○加侖，滑石油一二，一九五加侖。十二月十九日開回上海，則載有中國貨一六，九三○擔，外國貨一三擔。

今再查長江航路，已設船公司之定期航船，本已有下列各種，卽

招商局（中）　八艘

寧紹（中）　二艘

三北（中）	四艘
太古（英）	九艘
怡和（英）	八艘
日清（日）	九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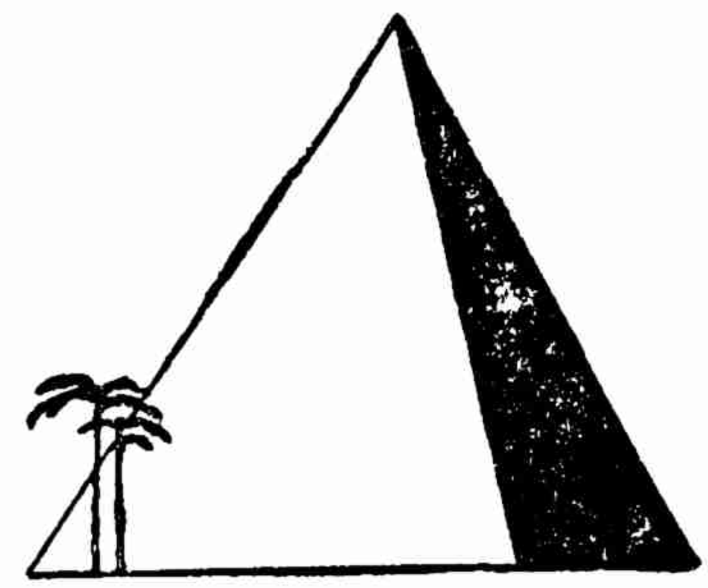
航行次數，計太古每週七次，怡和每週六次，日清每週七次，招商每週六次，三北每週一次或二次，寧紹每週一次。至於增水期中，則日本尚有鐵鑛運載船，煤船，其他外國海軍船隻之溯江而上，由漢口等港泊運載貨物而駛下者，更不遑枚舉。而我國船隻之航行沿岸各港及長江者又如雨後春筍，日益發達。因之運費亦日益低下。然而德船開航，即得有如斯多量之運貨，誠可謂莫大之奇蹟矣。此雖由連絡運輸而致此，但亦有賴於德國商人之勤勉與運費之低廉，自無待言。若此後繼續前進，則不久即可奪回戰前之地盤，而或更進也。

綜之，德國商人乘我國人一致對英對日之時，力買吾人之歡心，於商品界着着發揮其手腕，今又注意長江航路大肆活躍，故頗為各國所嫉妬。德國所租用之挪威船吃水甚深，在今減少期中，雖不得已而停航，但一屆增水期，必將復航，自可預言。益以新造船隻，繼續競爭，更與該歐洲航行之船舶相呼應，則豈特在我國之航業而已，歐洲航行之各國船舶，恐亦將受莫大之影響。此所以德國長江航路之恢復，大為各國所注目也。

海外華僑最近調查

世界社

據最近某方面調查，吾國海外僑民，共計約有八百萬，其中三分之二係從廣州廈門出洋，在美國及檀香山者計十五萬人，在斐列濱者計五萬人，日本華僑頗少，祇有三千人，荷屬印度最多，達二百八十萬五千人，大半為小本經紀之零賣商，此外各處華僑數如下，安南十三萬，西伯利亞二萬七千，澳門七萬一千，澳洲二萬五千七百七十二，馬來羣島九十萬三千，法屬印度支那一百零二萬，祕魯四萬五千，高麗一萬五千，錫蘭二千五百，英國各屬地（澳洲香港在外）四十四萬四千六百四十八，其他各國共計八萬二千云。



羅素論原子新說

張崧年

羅素新著哲學大綱，乃是現代科學的一個結晶審覈融通行爲論的心理學，完形心理學，物理學裏的相對論，原子說等等，而形成一嶄新之哲學。書中第二分講物理世界，首述關於原子結構的學說。這種學說的通俗文書近年本日出不窮。可是像羅素講的那樣條理淸楚，簡當得要的，可說還沒有過。而且不但明白淸楚，幷且舉及這方面的新獲，加以哲學的解說，更屬前此未有。近年在英著書講相對論的，首推愛丁頓(Eddingten)；而講原子說的，則推安推德(Andrado)的著作，未及三年而出了三版（第三版於一九二七年出）。可是，雖安氏之書也不及羅素所講之新。今特爲敷陳如下方。

羅素對於相對論與原子說，本已著有專書，各以ＡＢＣ(初步之意)爲名。（原子說一種，中國已有兩種譯本。）現在所論，原在藉以表示物理世界之爲何，云何爲物質？據羅素說則一方由相對論所得，一方由最近關於原子結構的新說，物理世界與日常人生所體驗接觸的世界，已經大大不同；就是與十八世紀歐洲所流行的那種科學的唯物論所講的世界，也復大異。現代科學家既看着在人的物理觀念上，非加以革命的變更不可；凡是站得住的哲學，對於這種變更，一定是不能置諸不論的。物理改動，哲學必須隨而改竄，所以簡直可以說，所有相傳的哲學，今日實非全部廢除不可，要建設新的哲學，卽應爐灶另起，對於過去的種種舊系統，應該毫不加以瞻顧。現代對於物性，比較以前，已經深入得多多。如果還把可以從十七十八十九各世紀的元學（玄學）家學習而得者，過分重視，那在今日，未免自謙太過了。

這是羅素因現代物理學的成就，對於哲學與哲學家的意見。那麼，從哲學家的見地來看，關於物質，或則一般言之，說是關於物理世界，現代物理學所要講的是什麼呢？羅素以爲這有兩個來源，先須分別：第一就是原子結構說，第二是相對論。二者之中，以物理言，原子結構說本是尤其革命的，但在哲學上，則直到最近兩三年來，原子說的革命性始才顯

著。一九二五年以前各種關於原子結構的學說基礎上都根據舊日的見解，把物質看成不可破滅的本體。這種舊見解人本久已視為不過一種方便然而各派原子說之以為基礎卻是因何故常久而不改。這兩年來，情形便大不同了。大體是兩個德國的物理家海森巴格（Heisenberg）與釋爾丁格(Schroedinger)的功勞，舊式的固體的原子，便連其最後的遺痕也完全消失了。於是所謂物質的遂與鬼學家的神壞上降下來的東西一般鬼異鬼怪的不可捉摸。不過，要懂得這種新說，不可不先了解其所代替了的舊說，舊說是比較簡單得多的。這項較舊之說，對於安斯坦所提出的關於根本的新學理，不過間或提及，所以比相對論也容易懂的多。這項學說所解釋了的事實也不在少。不拘原子結構的圓滿的學說如何，這項較為簡單的舊說，必總不失為一個階梯。現在所謂更新的學說，其實就是直接由此舊說而出；如果無此種舊說，大概新說是不會發生出來的。所以今欲講新說，不可不略述舊說；雖云舊說，卻也自有其使人迷戀之處，述述必不至於白費工夫。

以物質為由所謂「原子，」即由些不可分的小塊而成的學說，本起於希臘。不過在那時，只不過是一種玄想。至於以後所謂原子說的證據乃由化學而得。這種學說，照其十九世紀的樣子，大體可說都是英國化學家達爾頓(Dalton)的功勞。當時已曉得，世界上有若干的所謂「原素」或「原質」別的東西（質實）都是由這些原素而成，即是這些原素的化合物。化合的東西，當時又曉得是以所謂「分子」的組織而

成，每個分子都由一種東西的「原子」構合而成，都可以與另一種東西的或同種東西的「原子」相結合。譬如一分子的水，就由兩原子氫與一原子氧而成。用電解就可使之分別開來。在放射活動還沒有發見以前，都以為原子是不可毀滅不可變化的不是化合物的東西（質實），便都叫作「原素。」既而俄國化學家門得烈埃夫(Mendeleerv)發見出來可以把原素藉其性質上逐進的變化，排列成一個系列。（所謂周期表。）當時，在這系列上，尚有不少缺空，但大多數後來因新原素的發現，已經漸漸填上。如果一切缺空都填齊的話，應共有九十二種原素。現在實際上所曉得的數目，還只有八十七，如把三個還不無疑問的也包括於其中，則為九十。一種原素在這個系列中，所居的地位，叫作該原素的「原子號數。」氫（舊作輕，或叫水素）居第一位，原子號數為1；氦居第二位，原子號數為2；鈾是最後一種，原子號數即為92，在星星上，也許還有原子號數比這個更高的原素，不過在實際上至今還沒有觀察到。

自從一八九六年法國物理家白格賴爾(Henvi Becquerel)發見了放射活動（或叫放射能，亦作放射性）以來，對於所謂「原子，」遂不得不另成立新的見解。當時見到，一原子的有放射活動的原素，都可以分解成一原子的另一種的原素與一原子的氦。此外並且還能有一種別的變化法。當時還見到，在原素系列上，可以有若干不同的原素都居同一地位。這便是所謂「同位素。」譬如銑（鐳錠）分解時，最後便

發生一種鉛，不過與平常在鉛鑛中所看見的鉛稍有不同。英國物理家博士阿斯頓(F. W. Aston)已經證明出來許許多「原素」其實都是同位素的混合體，用精巧方法便可以鑒別出來。因爲這種種，尤其因爲在放射活動中原素的變質，於是便得出一個結論來：就是以前所謂不可分的「原子」其實都是很複雜的結構，如失掉一部分，便可以變成另一種不同的原子。那麼，這種結構是如何的呢？想象這種結構，有過種種的嘗試。經過這種種嘗試之後，乃使得物理家們都承受了英國物理家羅玆佛(Sir Ernest Rutherford)一九一一年之說。又復兩年到一九一三年，其青年弟子丹麥物理家波爾(Niels Bohr)繼之而更加以闡發。

這種學說，雖因新近的闡發不能不有所變更，大體上固依然還是對的。照這種學說，所有物質都由兩種單位而構成，一爲電子，一爲質子（或作素子。）所有電子都是完全相同的，所有質子也都是完全相同的。所有質子都帶若干分量的正電，所有電子都帶有同分量的負電。可是講到質量則一個質子的質量約比一個電子的質量大一千八百三十五倍：就是秤起來要有一千八百三十五個電子才當一個電子。質子彼此互相拒，電子彼此也互相拒，但電子與質子則彼此相吸。凡原子都是由電子與質子而成的一種結構。在一切原子中，最小的是氫原子，由一個質子與一個電子而成：質子在中央，電子圍之而轉，就同行星圍繞太陽。這個電子有時且可失去，只賸了那一個質子。於是該氫原子，便帶了正電。可是，在該電子保存沒失的時候，則該原子，以整個而言，在電感上，則是中立的，非正亦非負，非陰亦非陽，因爲質子雖帶正電，然由電子的負電便完全抵銷了。

氫之下第二個原素爲氦，結構就繁雜得多多了。於中有一核，由四個質子與極其湊在一起的兩個電子而成。在平常狀態之下，更有兩個行星式的電子圍着核轉。但這兩電子，有時可以都失掉，或失掉其一，於是該原子便帶了正電。

自此以下的一切原子，都與氦相同，由一個核與若干圍核而轉的行星式的電子而成，而核又由些質子與些電子而構成。核中所有質子都比電子爲多，但在原子未帶電的時候，此多餘之數便爲行星式的電子所抵銷。由核中所有質子的數目，即得該原素的所謂「原子重」（或譯原子量。）由核中質子超過電子之數，則得「原子號數」亦即原子未帶電時周圍行星式電子的數目。最後一種原素鈾，核中有二百三十八個質子，一百四十六個電子，在不帶電時有九十二個行星式電子。除氫外，原子裏行星式電子的排列法，現在都還沒精確地曉得。不過就一種意思，顯然可說其是成爲種種不同的環（輪）而外環裏的比較近於核的內環裏的，更易於失掉。

原子說照羅玆佛所闡發的大略如此。現在可以講波爾所增益的部分了。這個增益實是一種極出奇的發見。有一種不相續，本先已曉得有幾項自然過程表現有而波爾的發見則又把這種不相續引到一個新

領域裏。拉丁文格言，有所謂『自然不作跳躍。』在哲學中大概在以前再沒有別的格言比此更爲人所重視的了。可是照羅素所自述，如果一生經驗曾經特別教以什麽，那就莫過於拉丁成語總是表示謬論的一事。就在『自然不作跳躍』這一個例，也就已證明是如此。明明白白，自然是作跳躍，而且不但間或而然，除於別的幾種機緣以外，在一個物體發光時就總是如此。德國物理家博蘭克(Planck 柏林大學物理學教授。最近乞休，即由發明原子新說的釋爾丁格代之。)是第一個指證出跳躍的必要的。(在一九〇〇年，即所謂量子論。)博蘭克那時係在看物體比其周圍環境爲煖時，怎麽樣子向外放射熱。熱乃由顫動而成，這是久已知道的：這種顫動則由其「常率，」即由每秒鐘顫動的回數，而互相別異。博蘭克當證明，對於有一定常率的顫動，并非一切分量的能力都可能的，可能的只不過那些對於該常率有一種比的分量，而此比即是有一個數量去乘以1或2或3或一個別的整數而得；實際上用以乘的總是一個小的整數。h這個數量通稱爲「博蘭克常量。」（即所謂量子，亦譯元量，乃是「作用」的單位。）已經證明出來，不拘什麽地方，只在量法精細得足以曉得是否含有之實際上便總之含有之的。這個數量其實是小得利害，除非量法能够精確到很高的程度，因此數量而成的不相續，與相續所差離的，便無從識別。(h的度數乃是所謂「作用」的度數，即是能力乘以時間，亦即動量的能率，又即質量乘以長度乘以速率。其大小約爲 6.55×10^{-27} 秒工。)

波爾的大發見就在：h這個數量便在原子裏行星式電子的軌道上，也是含有的，而且軌道的如何可能，就由該數量而限制！其限制的樣法，不但奈端力學不會豫備到，就是相對論力學裏，直至今日，也無可解釋。然奈端的原理，一個核外的電子圍着核周轉，應該隨便順着什麽以核爲中心的圓軌，或什麽以核爲一焦點的橢軌，都可以，都該能够作得到，在種種可能的軌道之中，這種電子應該可以隨其方向與速率，隨便選取其一。可是事實上，在這些種種軌道之中，乃只有幾個出現過。誠然，這所出現的誠是在根據奈端原理可以有的之中，然而不過其中選出的無窮少的幾個，就是極少極少的幾道。現在爲使解說簡單，可以照波爾最初的樣子，但論圓軌；并當只取只有一個行星式的電子與一個只由一個質子而成的核的氫原子爲論例。要界說已曉得其可能的圓軌，可以這樣作法：即以該一電子的軌道的圓周乘該電子的質量，然後再以該電子的速率乘此所得；結果總要是h，或2h，或3h，或h的一個別的小整倍數，此中之h，與前一樣，即所謂「博蘭克常量。」照這樣子，所以是有一個所可以有的最小的軌道的，在這道軌道上，上邊所舉的乘積，便是h；其次緊接着的一個軌道，則上舉的乘積爲2h，而其半徑的長度則要有那個最小的四倍；再其次一個，九倍；復次，十六倍；以下也均是「平方數」（即自乘數，一數自乘自而得者，）依此類推。明明白白，在氫原子中，除此種軌道以外，沒有別的軌道是可能的。橢圓軌道固然可能，但此仍要得的是h的整倍數：現在爲簡單起見，可以不必深論。

一個氫原子，在任它獨立自在的時候，如其電子是在最小的軌道上，則該電子一定要繼續着循着那個軌道旋轉不輟，但令沒有外來的什麼攪擾之。不過，該電子如幷非在最小軌道上，而是在隨便一個可以有的較大的軌道上，那它便早晚均可以突然跳到一個較小的軌道上去，不是那個極小的，就是中間可以有的一條。但令該電子不變其軌道，該原子便也不放射（輻射）能力。可是在該電子由一較大的軌道，跳到一較小的軌道時，該原子卽失掉能力，此能力卽以光波的樣子，放射出去。這種光波且總是那樣子的：卽以其常率除其能力恰得h。該原子也可以由外邊吸收能力，其法在由其電子從一較小的軌道跳到一較大的軌道上，就是，其電子這樣跳時，該原子便吸收了能力。如此跳上一較大的軌道以後，如待了一會兒，能力的外源移去了，該電子於是便又可以跳回原來那個較小的軌道。這就是螢光現象的原因，因爲在電子這樣跳時，該原子便以光的樣子，發出能力來。

以上所講的這些原則，加以繁雜得多的算數，便也可以應用於別的原素上。不過，最後有幾個原素，其中却有一種現象，在氫上，則無其比。這便是放射活動。一個原子如有放射活動的時候，便放出三種光綫來，分別叫作α（阿爾發）光線，β（比陀）光線，γ（嘎姆）光線。就中，γ光線是與平常的光相類的，只不過常率較高的多，卽是其波長較短：這種現在無須深論。反之，α光線與β光線，則都是人所以得到關於原子核的知識的主使源泉重要得很且已經曉得，α光線是由氦核而成，而β光線則成自電子。兩種光線都由原子核而出，這是因爲原子經過放射活動的破裂之後便另成了一種與前不同的原素，而放射性原素又總是由原子核而定的緣故。可是現在却還沒有人曉得爲什麼原子核恰是那樣子地分解，也不曉得爲什麼譬如在一塊鈾之中，有些原子崩塌了，而別的却否。

現在，關於原子，人所得到的知識，主要的來源，已有三個，卽是，原子所放出的光，X（埃克斯）光線，及放射活動。現在人人都曉得，一種赤熱冒光的氣體放出來的光，經過三稜鏡時，便看出來是由些種種不同的顏色的界劃很清楚的線而成，這種色線便是爲各種原素作特徵的，因各種原素而有不同，叫作原素的「景」的也由此而構成。這種景的範圍，實出乎平常可見的光以外，一方申張到赤下，一方申張到紫外。在這後一個方向上，幷一直申張到X光線的區域，所謂X光線原本不過紫外外光。藉結晶體，已經看出來可以把X光線的景，研究得與平常的光的景，一樣地精審。波爾學說的大功勞就在解說明白了原素爲什麼有其所有的景，這在以前也完全是一種神祕。以氫與帶正電的氦兩例而言，由波爾這項解說，特別照德國物理家卓瑪斐德（Sommerfeld）所擴張了的，曾經在理論與觀察之間，得到了極細密的數目的一致。在別的例上，因爲算數上的困難，所得雖不能這樣圓滿，但以爲可以適當地用同樣原則來解說，固是有種種理由的。物理家們當時所以承受波爾的學說，這也就是其主要理由，也確是一個很強的理由。此外，幷曾看出

來，由平常可見的光，使人可以研究行星式的電子的外環；X光線使人可以研究內環，而放射活動，則使人可以研究原子核。爲這後一項目的，現在也還有些別的方法，尤其顯著的就是羅玆佛的「轟擊法。」此法目的，在以彈子射擊原子核，而使之破裂。不管這個所射擊的標的怎麼小的利害，却是有時也能夠一中。

以上概略述過的原子結構說，也與理論物理學中所有的東西都同，可以數學公式表示之。可是却有與理論物理學中許多東西不同的，便是此說也還可以拿一種想像的圖象來摹狀。不過，在這個學說上，也與歷來總有的情形一樣，數學記號與圖象言語之間，是非銳烈地分別清楚不可。數學記號雖很可以碻然是對的，或則至少也差不多如此；想像的圖象，可是却不可以看得太嚴重。如把上邊這個原子說所根據的證據拿出來，看看它的性質，便可以看出來，爲要把實際的進行情形，作成一副圖象，實在不免於太過於具體了，其實是并沒有權理可以這個樣子。如果要只宣說碻有理由可以相信者，那便對於在原子裏頭進行的情形，就不可以打算要具體，只可以簡單地這樣說，就是：一個原子同着他的電子乃是一種以幾個整數爲特徵的系統，這些整數全都不大，而且全都可以獨立變化。這些整數都是所含的h的倍數。如其中隨便一個變爲一較小的整數時，便放射出一定分量的能力來，其常率且一定可以由以h除該能力而得之。如在那種種整數中，隨便一個變爲一較大的整數時，便有能力被吸收，所吸收的分量并且也是一定的。可是，在該原子旣不吸收能力也不放射能力時，進行情形如何，則人不能曉得，因爲在那時，該原子在周圍區域中是沒有果效的。所以，所有關於原子的證據，都是關於其變化的，而非關於其穩定狀態者。

於此所要注意者，乃是照這種情形，并不是事實與把原子當一個行星系（太陽系）的假設，不相適合。誠然，不是沒有幾種難處，所以使得下卽要講的一種更新的學說，得了些經驗上的根據，遂取波爾之說而代之。可是，就令沒有這種根據存在過，波爾學說不免說的過分了，溢出了從所可以觀察的上可以推得者的範圍：這也當是顯而可見的事。大凡說的這麼多的學說，必有無窮個，都可以與實際所知的相容；在這地方，人所實實在在可以宣說的，便只有這些學說中之所共通者。比方假使你對於中國的知識，完全不出於觀察進出口岸的人商貨物。那麼，在這個例上，關於中國內部的情況，你便可以發明許多的學說，全都當與所有所曉得的事實相合。這種情形與現所講的關於原子的學說，是完全相類的。假如你在物理宇宙中，隨便區劃出一個區域來，不拘大小，但其中不含有科學觀察者，那麼，在這個區域裏邊，不管出現了什麼，但令影響不到經過這個區域邊界的能力之流，所有科學觀察者所有的經驗，便當都是完全相同的。所以，照這樣子，如果這個區域裏含有一個原子，那便不拘什麼兩個學說，但令關於該原子所放射或吸收的能力，所得的結果相同，這兩說，在經驗上，卽無可分別；除了看孰簡單外，便再不能有理由以取此舍彼。所以，就令沒有別的根據，但根據這層道理，爲愼

重起見，便也不得不另找一種比由羅素佛與波爾而得的那種較爲插象的原子學說。

這個比波爾的更新的學說，大體上是由前已提及的兩個德國物理家海森巴格與釋爾丁格相繼揭櫫出來的。但還有法國物理家德布羅格利(De Broglie)參於其間。三人所揭櫫的樣子，所用的言詞，表面看着，誠然不同：可說海森巴格自爲一系。而德布羅格利與釋爾丁格合爲一統。不過在數學上兩種說法，其實是互相等埒的。這項新學說乃始發自一九二五——二六兩年，現在還不能以簡單的言語摹狀之。可是也非不可以講講，以表明其在哲學上的關係。廣汎言之，這種學說就是藉從原子出來的輻射（放射）以摹狀原子。照以前波爾的學說，本以爲行星式的電子當原子不放射的時際，是順着軌道轉來轉去的。現在照着這個更新的學說，則對於在這種時候所出現的，是全無所說。這種默然的目的，乃在把這個學說只限於經驗上可以驗證者，即是輻射或放射。至於輻射所從來的地方有什麼，那是人不能談的，而且在科學上也無須去懸想。再把這個學說前舉的兩種樣子，就什麼是物質而分別申言之：在海森巴格，是抱一塊物質看成一個中心，輻射由之而向外進發。這種輻射，雖以爲實在出現，然其中心的物質則已變成了不過一個數學的虛構。這種輻射是什麼呢？拿一個例來說，這種輻射就是那構成光者；顯然都不過是些事系（事情的系統，即一套一套的事，）而非什麼「本體」或「質實」的狀況或關係上的變化。照德布羅格利及釋爾丁格的說統，則物質乃由波動而成。故德布羅格利稱此說爲「物質之新波動說」，謂在這個學說上，「把質點遂看成波中的一種特性。」在這個學說上，并不必須對於這種波動，安設什麼除其數學的特徵之外；只是這種波動既然是要以解說物質，顯然不能又由物質的動而成。那樣子還能達什麼解說的目的。所以，在這個說統上，也要拿些事系（一套一套的事）來構作物質，而物質并非本原；至於那些事則不過只是出現，而非「對」物質或「對」什麼別的東西而出現；就是只是遭逢，而非「爲」什麼物質或別的什麼東西所遭逢。羅素初因相對論空時之不可分而成的事爲世界本原的哲學，於是遂益得證成。

總之，由海森巴格而電子質子分解或輻射之系，講這種學說的，叫作「模胎力學」或「量子力學」；由德布羅格利，尤特由釋爾丁格而電子質子分解成波系，講這種說的，因叫作「波力學」。若謂輻射的中心，有一小塊硬硼硼的東西，波也有波動者，那才是電子或質子；這不過是濫以普通由觸覺而得的常識概念相湊泊，其實是無當的。就今日所知，原子也許就完全由從之而發的輻射或波而成。如有人辯稱，輻射不能從無而來，波不能無自而發，這不過徒然辭費。輻射之來，波之發動，現在是知道的，就令假設其來自或發自小小一塊的硬東西，那也不會因此實際上遂就怎麼樣地較爲可解。

照這種原子新說，第一結果，就是人對於空間的見解，便非加以改動不可，不過那一種的改動，現在還不十分明白。這種學說，還有一個結果，

便是這個時候的一個電子與那一個時候的一個電子，如在這兩個時候的間隔中該原子放射（輻射）了能力這兩時的電子，人便無從認為是一個。就在一個電子或一個質子持久的時際，其所有的持久性（持續）也與以前屬給物質的不是一種。今日是電子已完全失了常識所懷想的所謂「物」或「東西」的性德；現在電子不過只是一個能力可以從而放射的區域罷了。質子自亦當同然。

關於前邊提及的不相續的問題，釋爾丁格的意見與別的物理家都不合。大多數物理家均主張量子變化——就是一個原子放射或吸收能力時其中所出現的變化——必是不相續的。釋爾丁格則以為不然。這是一個專家間還在聚訟的問題，為免於魯莽，現在還不好對他輕下意見。大概不久總會有一種決定。

現在這個原子結構的新學說，對於治哲學的人，主要之點，就在如前所隱示的，當作一個「物」或「東西」看的物質已經不見了；簡單說，就是物已失其為物了。已由從一個地方而出的發射，取而代之。這種發射就正同於鬼怪故事中所講的鬧鬼的屋子所以為特徵的那種莫知其所從來的影響作用。根據相對論也可得到同樣的結果，同把物質的固體性毀壞，只是所循的理路不同。照這種說法，物理世界裏，種種種類的事都出現得有的只是桌子椅子，太陽月亮，以至於人日常吃的喝的，則全已變成了此淡然的抽象，只成了在從一些區域裏放射出來的事的相承遞禪上所陳示的些規律了。這就是現代物理學的成就，也是近來羅素一派的哲學的中心思想。

羅素論這個原子新說大致如上來所述。讀者或者有的要嫌其語焉未詳。關於波爾的學說，羅素本於一九二三年曾作有成本書，即開篇所說叫作原子說ABC者。其中有幾點確是值得注意。即是，羅素於其中，不但把電明白界說為東西行為的一種樣法；人但能講說其規律，并且設想電子質子不過以太（此在羅素，今與空間為同誼語）或與相類的東西中所生的拘攣所生的一種擾動，一種歪。這其實可謂已豫見波系或放射系的原子新說於未發之先了。這種新說既然甚新，藝文當然未富。唯大體既應說是發祥於德，所以於德關於這個問題的著作也比較為多。即如去年三月號的數學與自然科學教學月報所載物理理論家萊痕白赫教授（E. Reichenbaecher）題為電子不可分麼之一文，便可以參看其中詳舉有德文方面許多關係論文。英文中關於這新個學說的文字，除研究自然科學必讀的倫敦的自然周刊（Nature）理學雜志（Philosophical Magazine）等所載外，新近今年正月號的美國科學月刊（The Scientific Monthly）載有海爾（Heyl）所著題為波力學的一文，較為通俗。單行本則有去年末牛津大學出版部所出的畢格士（Biggs）的波力學（Wave Mechanics）一小册。此外倘有去年末出的懷提（Whyte）的小册子阿奇默德(Archimedes)，本柏格森與懷惕黑一派寄重時間的意見，豫言物理生物心理三學未來的發展匯通中有比較幾種新近關於原子說的話，今遂錄於次，以結

此篇：

懷提說『一九一一年，羅茲佛採取了一種原子模型，把原子當作一個具體而微的小太陽系有若干行星式的電子迅速地圍着一個核轉。羅茲佛藉此以解釋自己對於放射活動研究的結果，遂得到顯著的成績。可是後來，波爾為要解說為什麽一個原子所放的光的景表示一種有特色的線系列，提議謂，一個原子裏邊的電子只有從一條可能的軌道，作一種不相續的跳躍，跳到別的一條完全不同的軌道去，如此才會能放光。電子運動上的這種顯然可見的不相續，現在已經把物理家們絞繞了十多年了；新近對於這種困人的行為，已有人提出了下邊的幾種解釋：

『一、自然是以電子作成，不過不論空間或時間，根本上都不是相續的。電子顯似有種選擇自由，顯似能出人不意地呈現於禁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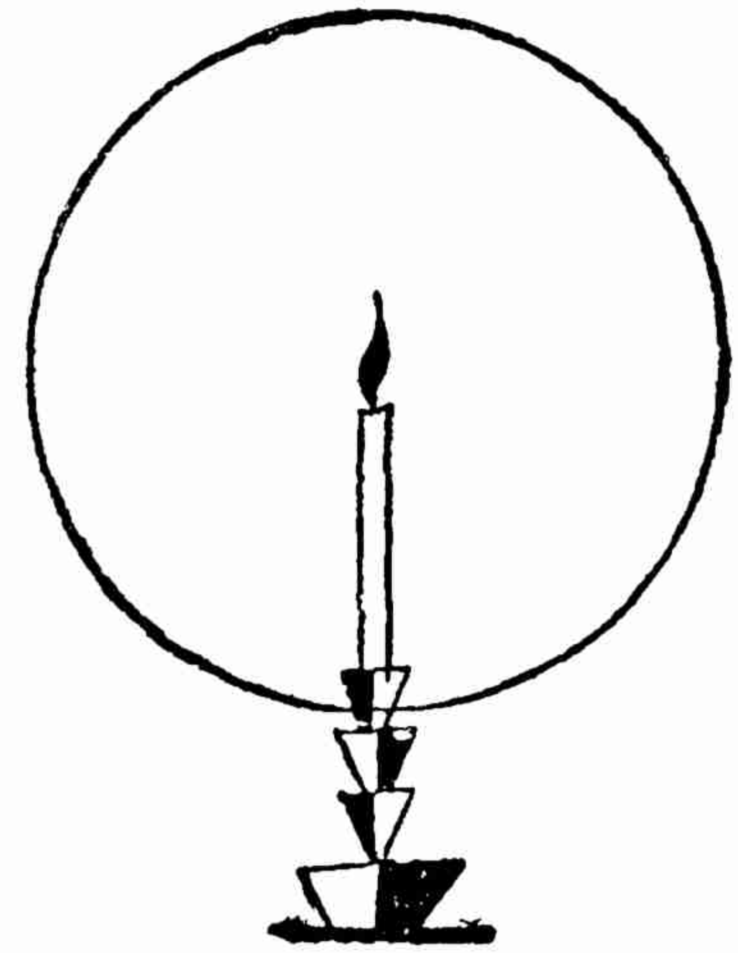
『二、自然不是不相續或任意的，然而却有種東西使人不得把一切關於電子人所應喜歡曉得的物事都規定了。譬如，假使人想要確切地規定一個電子在什麽地方，那該電子就行為得使人不能同時測量其確切的速率。（海森巴格。）這種見解的意思，或者可以解為是在要說：原子模型不免作得比原子本身還複雜了，所以所用的數量不免過多了，只為摹狀對於電子的行為所有所能觀察者，實用不着這些。

『三、自然非以電子作成，乃以波作成。原子只可看為一套電波，瀰布於其全密積者。所謂「電子」只不過一種不精審的摹狀這種波的一部分性德的方法。不過，原子之波圖，也只可看為一種姑且使用的暫時的方便，到能發明一種更好的原子摹狀時即不可再用，在那種更好的摹狀上，不論原子的波性或粒子性，當都要表現為一種更深的物理性的一方面。（釋爾丁格。）』

一九二八年，三月。




白金龍
香煙
翩若驚鴻
宛若游龍
舞餘休息
吸白金龍
舞
GOLDEN DRAGON CIGARETTES
50 CIGARETTES
南洋烟公司出品
no. 885



戴密微印度支那語言書目

林語堂譯

弁言

戴密微 (Paul Demieville) 君係瑞士支那學者，前在安南法國遠東學院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Hanoi) 與編輯該院學報事，與馬斯貝羅 (Maspero) 共事多年，尤心折馬斯貝羅之學，而師事之。其於中國史書載籍，皆嘗博覽，兼通梵書及中古印文，與英美之「支那學家，」迥乎不同。余於十四年夏回廈門，由余弟幽介紹得知其人，蓋是時君方任職於廈門大學也。戴君為人謙默寡言，而書法秀麗，且於近代漢文書報（如語絲，猛進等）亦時注意瀏覽，於西方支那學者，可謂不可多覯。是年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創辦研究所國學門週刊，余以戴君住安南多年，於南土語言情形，尤多實地研究，乃邀之作印度支那語言書目一文，以便登載。是年十二月得戴君來稿，而時以研究所經費支，拙週刊已停止出版，稿遂擱置。今日之所謂以科學方法治國學者，不外比較的與歷史的研究二義，暹語與漢語最近，緬語藏語次之，是印支語言與中國語之比較，為治中國語音學者所宜急切注意。戴氏此文，實為關心此學者闢一門徑，故抽暇譯出，以供參考。戴君應 Sylvain Lév 之邀赴日研究佛學，去今已二年矣。

十七，二，十八，譯者記。

簡稱——BEFEO 即法國遠東學院叢刊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Hanoi) 亞細亞報即 Journal Asiatique（巴黎）通報即 Toung Pao（巴黎）

說「印度支那」——「印度支那語言」(Indochinese) 一名詞，係指印度支那士股 (Indochina) 流行之語言而言，純為一地理上之概念，（即指安南暹羅緬甸相合之半島，在本篇通稱為印度支那半島——

譯者。）若老咈（B. Laufer），孔好古（Conrady）及許多英印學者，用以概括由西夏語以至希馬拉亞方言，至不同至混雜之數種語言，殊爲不當，蓋此所包括數種中，或既非支那語，又非印度語，又非印度支那半島語；更不合者，如中國作者所常用之 Cochinchinese 一名，蓋此名詞（原係葡萄牙人襲用亞拉伯語指安南國及特指東京之名）本未嘗用以指安南以外之語，而現更限於安南南部之方言。（流行於法屬 Cochinchina，京都西貢。）

分類——印支語言分類之最佳者爲師密氏（W. Schmidt），見該氏所著法文書"Die Mon-khmer Voelker, ein Bindelied zwischen Voelkern Zentralasiens und Austronesiens," Braunschweig, 1906。該分類法譯見 BEFEO, vii, 1907。師密氏所分如下：

（一）南亞類（Austroasiatic group）。此「南亞類」與「南島類」（Austronesian group，即南洋羣島，東印度羣島，臺灣，馬達嘎斯嘎及其他亞洲以南諸海島之語言）合爲一語言系，其統稱爲「南系」或曰奧士達利安系（Austrian family）。

（二）所謂印度支那（一）系（Indochinese），包括「緬甸西藏語」及「中國暹羅語」。

（三）中國南部土著語（蠻，苗等。）

本篇即普略依此分類次序討論。

一　奧士利達安系

甲　南亞類（Mon-khmer）

（a）驃語（西名「懵」Mon）

懵語（亦稱 Peguan 或謂 Talaing）即古緬甸土著之語。其族之文化由東印度的零嘎（Telinga）之殖民傳來，故其國名語名亦以 Talaing 稱。此族殖民立國於北孤（Pegu 緬甸南部，國都 Prom）故亦名北孤（Peguan）。Pegu 即中國史書之所謂「驃」，蓋取其長族之名（「驃」 Pyū）。至第十一世紀有北來之族，建國於緬甸北部（都於 Pagan），族名 Mranmas（= Burmah）即緬甸人，語言與西藏語相近。緬甸族之勢力逐漸播滿緬甸全部，而緬甸語亦取懵語而代之，現此懵語已將近消滅。

（字典）R. Halliday "A Mon-khmer Dictionary," Siam Society, Bangkok, 1922 發行。

（文法）Rev. Stevens, "Grammatical Notes and Vocabulary of the Peguan Language," Rangoon, 1901（不佳）

（發音）Blagoen, "Quelques Notes sur la phonetique du Talaing et don evolution historique." 見亞西亞報一九一〇年卷一。（甚善。）

（字之構造）K. Himly, "Bemerkungen über die Wortbil-

dung des Mon." 見 Sitzungsberichte der Akademie Muenchen, 1889.

(讀物)W. Schmidt "Buch des Rāgāwair (der Königsgeschichte 紀事) Wien, 1906。此文由師密氏加譯文並逐字解釋。憎語之文藝不少，惟未有印本。

（b）扶南語（西名克墨 Khmer）

克墨卽 Cambodians 及其語言之土名，卽中國史書所稱「扶南」後又稱爲「眞臘」。「扶南」諒卽「Phnom」本音，其義爲「山」（如其國都曰 Phnom-peuh，參見 Finot, "Sur quelques traditions indochinoises"）。「眞臘」二字之來源未詳。克墨亦有不少文藝，惟印本不多。

(字典)最佳者爲（1）Aymonier, "Dictionaire française cambodjien" Saigon, 1874，（2）Dictionaire Khmer-française, Saigon, 1878。二書皆作者寫本，極不易得。

又 J. B. Bernard, "Dictionaire Cambogian-français," Hongkong, 1902 小本甚便翻檢，可由香港天主教印刷所 Printing Press, Catholic Missions 購得。

又 S. Tandart, "Dictionaire français-cambodgian" 二卷收字極富，卷帙浩繁，亦該印刷所出版。

又 A Pannetier, "Lexique français-cambodgian," Arignon, 1907（甚便。）

(文法)Georges Maspero, "Grammaire de la langue Khmère," Paris, 1916，極佳，附有關於該語之重要序言。

在扶南與安南間之高原野族有作憎克墨方言者。見 P. Dourisboure, "Dictionaire babnar-français," Hongkong, 1889附文法序言。

P. Azémar, "Etude et dictionaire de la langue stieng." 見 Excursions or Renconnaissances," Saigon, 1886（已絕版）

〔（c）捫達語〔Muṇḍā〕（Muṇḍa 非印支語然因其與憎克墨關係附帶數語於此）

捫達亦稱 Kolarian，其方言爲印度孟加拉高原之重要民族（約三百萬）之語，與憎克墨語極近。於語言之外，此族與印支民族尚有他端關係。如一不食牛奶（印度人之重要食品）二其出土古品亦與印支半島所發見相類，而與印度他處發見者不同。（印度發見之古器爲印歐類，而印支所見者種式截然不同。）

關於捫達語言之材料，見印度語言調查第四卷（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 Vol. IV, Calcutta, 1906）該報告之第二卷並含關於緬甸邊界之憎克墨語言材料 (Calcutta, 1904)。

新近一有趣之學說，謂憎克墨民族，係印度未受南印度族 (Dravid-

ian) 及印歐族 (Aryan) 克服以前之最初居民。此學說蓋根據地名及族名材料，與其他關於歐洲最初殖民之學說所用根據相同，（如 "Iberians," Celts 等；）此外亦根據社會調查材料。依此說，最初南印度族之來，將僣克墨民族逐出印度，使遷入印支半島，（惟捫達民族除外，）而僣克墨族亦逐瑪雷族至印支半島之南岸及諸島。及印歐族（現印族）之來，又逐南印度族至狄侃 (Deccan)。參見 S. Lévi, "Pré-Aryen et Pré-Dravidien dans l'Inde," 亞細亞報一九二三年卷二又 J. Przyluski, "Memoires de la Société Linguistique XXII, Bulletin, Soc. Ling. XXIV（語言材料）及亞細亞報一九二四年卷二。（社會風俗調查材料）

語言種式——僣克墨類之語言含單音組語根，而由前置詞中置詞 (prefixes and infixes) 演出意義相關之他名詞。例：克墨言「平」曰 rap，而「地坂」曰 ronap，「使平」曰 prap「馴服」曰 pamrap，「五體投地」曰 krap 等。不分聲調。

乙　南島類（Austronesian　即瑪雷羣島類　Malayo-Polynesian）

「南島」之名詞 (austros 南 nesos 島）實指印度洋及太平洋中諸島之語言（附以臺灣土著語。惟是語之關係未明，）換言之，即指瑪雷及羣島類之語言。惟亦有此類語言之代表見於印支土股者。依上段所言，在最古時，此類語言或曾廣佈於亞洲大陸。

（a）占語 (Cham)

「占語」為瑪雷羣島類中在大陸者惟一有文化之語言，（即有產生文藝之語言。）在海島中有文藝可言者，如爪哇，及蘇門答拉，在佛教時代之古語，此外又有瑪雷語。惟瑪雷語發源地已公認為蘇門答拉，而不在瑪雷半島。中國史書所謂「林邑」（亦作「臨邑」）即指此。宋以後作「占城」即 Kingdom of Champa。該國立於公曆第二世紀，而廢於公曆一四七一年，地居於印支半島之東南，卒為安南人所滅。占人在印度文化影響之下，曾有發達之文化，惟今日實際已成滅族，所留者僅少數窮村，散雜於安南居民中而已。

(字典) Aymonier et Cabaton, "Dictionaire čam-français, 1906. (Publications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甚善。）

與占相近者為居於安南與 Cambodia 間高原之數野族；其趣味在其有存古性質。此方言之比較詞彙見

A. Cabation, "Dix Dialectes indochinois" 登亞細亞報，一九〇五年卷一。

（b）瑪雷語 (Malay)

依上所言，瑪雷語（亦作瑪來）發源於蘇門答拉，於第十世紀與回教之發展同時進展至於瑪雷半島及印度諸島，而成為一種普通話 ("lingua franca")。依余所知最佳之字典為：

(字典) P. Farre, "Dictionaire malais-français" 與 "Dictionaire français-malais," Vienne, 1875—1880。

(文法) 最佳者爲 Windtstedt, "Malay Grammar," Oxford, 1903

至於瑪雷半島內地野族之語言見：

Skeat and Blagoen, "Pagan Races of the Malay Peninsula," London, 1906（極好的比較字彙）

語言種式——「瑪雷羣島類」語言係多音組的 polysyllabic，而含有多少膠結性 （agglutinative） 卽有前置詞，中置詞，後置詞 (prefixes, infixes, suffixes)，且不分音調。在古語中可看出極強的變單音組之傾向。

二 印度支那系

甲 西藏緬甸類 (Tibeto-Burmese Group)

此類語言係單音組而分聲調的，與中國暹羅類語同。依馬斯貝羅唐代長安方言一文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s" BEFFO, XX, p. 12。此二類或有遠代關係，更確切言之，或於有史以前時期有互相影響。老咈亦有同樣見解，見西夏語一文 (The Hsi-hia Language, a Study in Indo-Chinese Philology," 通報一九一六）老咈此文爲關於西藏緬甸語比較研究之最重要論著。

（a）緬甸語 (Burmese)

緬甸語卽克服憎族而漸次佔居緬甸全部民族之語，與西藏語最近。

(字典) 最佳者爲 Judson, "Burmese English Dictionary," revised by Stevenson, Rangoon, 1893

又 Judson, "English and Burmese Dictionary," Rangoon, 1906

(文法) Landsdale, "Burmese Grammar," Rangoon, 1899

與緬甸語有關之方言材料見印度語言調查卷三 (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 Calcutta, 1909)

（b）玀玀語 (Lolo)

玀玀（亦作倮玀，倮倮）族有見於印度支那半島者：（一）在東京北部（見 Lunet de Lajouquière, "Ethnographie du Tonkin Septentrional, Paris, 1906, 及在 BEFEO 所發表各種論文，見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depuis son origine jusqu'an 1920," BEFEO XXI, 1922, pp. 193–196。（二）見於北牢（見 Huber, "Note additionelle, BEFEO V, pp. 323 sq. 又 Dauffès, "Notes ethnographiques" sur les Kos, BEFEO, VI, 327. 又 Roux, "Deux tribus de la region de Phong saly," BEFEO, VI, pp. 373–500。（三）見於緬甸北部，（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 及 Gazetteer of Upper Burmah）。

此族現已不用其特別文字，而宗教風俗，社會組織亦受緬族之影響。

惟關於雲南四川之玀玀已由二法教士微亞爾及利厄達 (Vial et Liétard) 作極詳細之研究。

P. Vial, "Dictionaire français-Lolo, dialect gui," Hongkong, 1909 Liétard 氏重要論文見 BEFEO 通報及 Bibliothèque Anthropos（詳細書目見 BEFFO, XXI, 4, p. 195)

沙畹氏 (Ed. Chavannes) 曾作關於雲南玀玀碑誌極有趣之研究，證明玀玀族於第五世紀已佔據今日居住之地方（其時族名爲「爨」書目見 BEFEO, XXI, 1, p. 196) 以玀玀文字與漢字比較當爲一種極有趣研究，余希望中國學者有一日將擔任此種工作。關於玀玀之語言，文字，神話等之簡單說明，見

Vial, "Les Lolos," 徐家匯一八九八年。

西藏緬甸語類中之他種語言（如藏語，麼些即 Moso 西夏即 Tangutan) 不見於印度支那半島，故不論。

純由語言學觀察點立論，此類語言可分爲二種：（一）西藏語或緬甸語，有收閉音 (final occlusives)，（二）玀玀，麼些，西夏語缺收閉音。（在東京北部之玀玀方言有收鼻音，惟此似係受漢語或暹語之影響。）依老啡說，收閉音恐非西藏緬甸語所固有。（見通報，一九一六，頁一一〇至一一四；又 Liétard, BEFFO IX, p. 288)

三　中國暹羅類 (Sino-Thai Group)

馬斯貝羅已證明「古漢語」(Archaic Chinese) 與共同台語 (Common Thai 亦可譯作原始台語）有密切關係（唐代長安方音 BEFEO XX, [1920], ii, p. 22, n. 1)，馬氏所言「古漢語」係指三國以前之漢語；「共同台語」即現各種台語之共同祖宗（此自然係由證據臆測而成，與原始印歐語相同。）馬氏於唐代長安方言（譯者按：珂囉掘倫答馬斯貝羅一文已譯出，見北大國學季刊第三期答馬士貝羅論切韻之音）僅偶爾談及古漢語而不附以左證；聞不久將著專論古漢語之詳細研究。但由已發表一篇中所有零碎材料，已可知古漢語與原始台語之關係，非吾人所能懷疑或否認。（見第六八，八六，九四等頁之漢語暹語比較表）余以爲此係一極重要發明。（譯者按：中國語與暹語關係早爲普通所公認，惟馬氏加以詳細碻切之討論。）

甲　台語 (Thai)

「台」（西文 "Thai"）係暹人自稱之族名，至今日猶有用者。其義似爲「自由」。依原始台語，其音當作 *Dăi（* 係構定號）今日在南部方言（暹羅，牢）其音爲 Thăi 而在北部方言（亞合姆，禪，白泰，黑泰，儂，狆）則爲 Tăi。今日學者已有定慣，以台 "Thăi" 指全類語言而以泰 "Tăi" 指北部之白泰與黑泰。

台族傳佈甚廣，東至海南，廣西，貴州，西至北緬甸之邊境。惟語言方面甚統一，而各方言中互異之處甚少。爲方便起見，本篇將概述全部各種

台語並包括其在印支半島以外者。馬斯貝羅嘗作一台語全類之比較研究（"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u Système phonétique des langues thăi," BEFEO XI, pp. 153 sq."〔1911〕）。依音韻之不同，馬氏分全數爲三支：南支，東支，及西支。南支含暹語，寮語，西支含禪及坎第，東支含東京及中國部內之台類方言。

a. 南支

一、暹羅語（Siamese）

暹羅爲今日台族中最發達之國。（前雲南有南詔國，爲哀牢人所立，自七世紀至十四世紀；今日雲南尚有台族，號曰「僰」。）在第八世紀以前暹羅地土爲扶南所統屬，其後台人建二國，名爲「暹」（Syām）與「羅斛」（Lvo），簡稱作「暹羅」。二國於公歷一三五〇年合併爲一。暹羅文藝甚多，其中近日由王室出版者不少。

（字典）最佳者 Pallegoix, "Dictionaire siamois-français-anglais." 2nd ed., Bangkok, 1896.

Lunet et Lajonquière, "Dictionaire français-siamois," Paris, 1904.

（文法）Cuaz, "Essai de dictionaire français-siamois," Bangkok, 1903.

O. Frankfurter, "Elements of Siamese Grammar," Bangkok & Leipzig, 1900.

（音韻）Bradley, "Graphic Analysis of the Tone Accents in the Siamese Language,"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XXXI (1911) pp 282 289（音調之實驗研究。）

二、寮語（Laotian）

寮爲湄江（Mekhong）上流之一小國，建國與暹羅約同時，亦同受印度文化（由緬甸輸入。）今日已成爲法屬國之一。語言與暹語相差不遠。有文藝而未見刊本。〔安南人稱寮族爲哀牢。〕

（字典）Cuaz, "Dictionaire français-Laocien," Hongkong, 1904.

Guignard, "Dictionaire laocien-français," Hongkong, 1912. 二者皆巨冊，較輕便者爲

（會話）Cuaz, "Manual de Conversation français-laocien," Hongkong, 1906.

b. 西支

一、禪語（Shan）

禪族居於緬甸與阿薩姆（Assam）之間，崇佛教，並受印度文化。

（字典）Cushing, "a Shan and English Dictionary," Rangoon, 1881.

禪族自稱爲「大台」，「禪」之名詞係襲緬甸語，大約即「暹」之轉語。

二、亞含姆(Ahom)

亞含姆係一禪族之國名，於一二二八年建國於阿薩姆（亞含姆之轉音，）至第十八世紀爲緬甸族所廢。

Grierson, "Notes on Ahom"(見 Fes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endischen Gesellschaft, 1903, pp. 1-59)

Grierson, "An Ahom Cosmogony （亞含姆文及英譯，見 Journal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04, pp. 181-232.)

其餘關於西支台語材料見「印度語言調查」卷二 Calcutta, 1904.

c. 東支

一、白泰與黑泰(White Tai, Black Tai)

白泰與黑泰係泰族自稱之號，其所謂黑白者，係指其衣服首飾之顏色。所居地爲白河與黑河卽滾入東京西部紅河之二支流（惟白河黑河之名係歐人所號，與白黑泰族無關。二族皆並見於安南北部之山間。彼等所組織之封建社會，與禪等族同，名曰「蒙」(Muong)。彼等旣未奉佛教，又未輸入印度或中國文化，惟其所用文字係原出印度，間接由其西方隣族得來。故是族能保存原始台族之風俗，宗教，神話，民間傳述及語言等，因是爲學術上極值研究之族。

Diguet, "Etude sur la langue tai," Hanoi, 1895(黑泰)

Savina, "Dictionaire tai-annamite-français," Hanoi, 1910.（白泰）.

又字彙見 L. de Lajonquière, "Ethnographie der Tonkin Septentrional," Paris, 1906.

關於泰族之風俗調查材料甚多，多登載 BEFEO.

二、儂語(Thô)

儂人係台族之居於東京東部及廣西邊境者，其風俗及語言皆受漢人及安南人影響。安南人稱之爲「土」人(Thô)，漢人稱之爲「儂」其語言已大部分受中國化，其語彙一半爲廣東語。

Diguet, "Etude de la langue thô," Paris, 1910.

Savina, "Dictionaire étymologique français-nung-chinois" Hongkong, 1924.

三、狆語(Djoi)

狆家爲貴州台族之土稱。

(字典) Esquirolle et Villiate "Essai de dictionaire dioi-français," Hongkong, 1908（極善。）

關於狆家風俗有天主教教士著述登載 Anthropos （維也納。）

四、黎語(Loi)

海南島一部分居民爲「黎，」卽台族。見

Madrolle, "Les Peuples et les langues de la chine meridionale," Paris, 1898.

乙　安南語類

a. 安南語(Annamese)

關於安南語之隸屬曾有數說。最初 Logan 以爲係與藏語同系，後又以爲係屬懵克墨類。Forbes（一八八一）及 Kuhu（一八八三）皆以爲安南語屬懵克墨類，惟 Kuhu 於一八八九年已謂此語與懵克墨不同源，所有與懵克墨相同之處，係雙方互受影響。Keane 於一八八〇年亦持此說，並謂安南語有音調，而懵克墨無之。一八九六年孔好古（Conrady Eine Indochinesische Causativ-Denominativ Bildung und ihre Zusammensetzung mit den Ton-Accenten, Leipzig, 1896）出一新說，謂漢語及台語之聲調，非原始所有（譯者按，孔氏謂聲調可由音組之遞減或損失而變，並引藏語爲證。）惟此數說，皆未得充分材料以爲左證。重要之歷史的及比較的研究首見於馬斯貝羅安南語之歷史發音學（Etude sur la phonétiqu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annamite, in BEFEO, XII, 1912）。馬斯貝羅謂安南語與懵克墨之同處，純係字彙方面，至其語音，音調，及前置輔音（consonantic prefixes）安南語係與台語相近。故馬氏謂安南語屬台類，惟其字彙多有自漢語（五十不仙）及懵克墨語等輸入者。最近（一九二四年）Przyluski 復倡孔好古之說（見 Les Langues du Monde, Paris, 1924）惟余意尚未能滿意證明。

安南自第二世紀至第十世紀爲中國之一部，故漢語通行於安南。自第十世紀，安南人自立而漢語遂廢而不用，只見於文字而成爲一種文言。因是漢字之讀音，略爲固定，此讀音在西歐學者稱爲「中國安南語」(Sino-Annamese) 可爲唐末漢語讀音之關係材料；或較準確言之，爲唐末政府官界等所用之長安方言之關係材料（非指長安土話，依馬氏說。）惟自十世紀安南人讀漢字之音亦依安南音之變化受多少改變，故亦不能純依爲當時漢音之絕對標準。

（安南之文字自十三世紀安南人自造文字名爲 Chữ-nôm，其法以漢字二字合併爲一，一表安南語音，一表語義。例如安南言「二」爲 hai 即作「𠄩」字，言「三」爲 ba 即作「𠀧」字，言「四」爲 bôn 即作「𦊚」字，言「手」爲 tay 即作「𢬣」字。亦有單表音不表義者，如言「一」爲 môt，書作「沒」，言「有」爲 có，書作「固」。惟此法粗笨，終不如文言之通行，chu'-nôm 之用終限於地名人名告示等而已。十七世紀葡萄牙人爲造出一方便之羅馬字，名爲「國語」，chữ'nôm 幾湮沒不聞，而新聞，書信皆用「國語」。）

(字典) Genibrel, "Dictionaire annamite-français," Saigon, 1898. 稱最善本，並載安南語中之三種方言（北即東京，中即安南，南即 Cochinchina）。安南方言之不同甚少，北部與南部人語言，皆可相通。（安南「國語羅馬字」將聲調分別註明，故無含混不明之弊。）Genibrel 一書並載 chữ'-nôm 及漢字讀音。較輕便者爲 Genibrel, "Petite Dictionaire annamite-français," Saigon, 1916（甚便攜帶，不注漢字。）

又 Genibrel, "Nouveau Dictionaire annamite-français."

(漢字讀音)Phan-ú'c-Hoá, "Index des caractères chinois", Saigon, 1886) 寫本恐已絕板。

(方音等)Cadière 見 BEFEO 數篇論文。

Chéon, BEFEO, V (關於殊語安南 Slangs)

Delonstal, BEFEO, XIX (1914) 漢語與安南語「个,匹,隻」等字之比較。

(文法)最佳者 Chéon, "Cours de langua annamite" 2e. ed. Hanoi, 1904.

(語言考證)最重要之歷史的研究卽上述 H. Maspero, "Etude sur la phonétiqu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annamite" (BEFEO XII, [1912]).

又 Praylusky (BEFEO XII, 1912) 指出安南語中之系統的變易。

又 Cadière, "Monographie de la Semivogelle labiale 討論漢語及安南語之合口字及其所成之義類 "Semantic groups" (見 BEFEO VIII and X 約五百頁。)

b. 蒙語(Muong)

蒙語係安南語類中含古代性之方言,流行於東京西部及安南北部之山林間。蒙語猶保存複輔音,(或言非音組之前置音 consonantic prefixes)。此複輔音於漢語已於二千年前遺失,而於安南語亦遺失於二百年前,惟東亞之其他單音組語則尚有保存者。例如「小兒」安南語 zay,蒙語 play;「月」安南語 zări,蒙語 plări;「天」安南語 zoy,蒙語 ploy;「百」安南語 čăm,蒙語 klăm;「在上」安南語 čên,蒙語 Hên 等。猶如今日漢語「平」暹語 plieng;漢語「兼」暹語 klem;漢語「變」暹語 plién 等。(譯者按:參觀譯者著古有複輔音說,民國十三年晨報週年增刊。)

於風俗調查方面,蒙族亦極有趣,因蒙人未受漢族文化,故其所保存宗教,風俗等當以漢朝係前安南民族所固有。在此方面,蒙族與白黑泰族極相類。蒙族亦有封建式之社會組織,名爲「蒙」(卽其族名)卽由台語傳襲而來。

Chéon, Cadière, (BEFEO V and VII)之論文,

又 Maspero in "Phonetique annamite" 亦論及。

現所缺者爲一極詳細的蒙族風俗社會調查及研究。

四 苗語 (Miao-tse)

苗族居於貴州,雲南,廣西及東京西北部。研究苗族語言之最早者爲 Edkins (見 Chinese Recorder, 1870)。

(字彙) A. Hosie, "Three Years in Western China," London, 1897 (記貴州苗語)

又　鳥居龍藏，苗族調査報告，日本東京，一九〇七年，（記貴州雲南苗語。）

又　D'ollone, "Langues des peuples non chinois de la chine," Paris, 1912（法人調查，記同地苗語。）

又　Vial, "Lexique français-mias-tseu," Shanghai 1908（記雲南苗語。）

最重要者爲 Savina, "Dictionaire miao-tseu-français," BEFEO XVI (1916)(記東京西北苗語頗詳且確，書前並有關於文法及語音之序言。書中凡係漢語之轉變者皆逐條指出。)

苗語亦係單音組的，惟似乎自成一系，蓋其與他系語言尚未發見有何關連。其風俗民情亦甚奇特，惟尚未有詳細之研究。

五　蠻語（Man）

廣西及東京高原之蠻族亦自成一系。其人體格魁偉，白色，多鬚，與他族不同。蠻族皆自言爲帝犬槃瓠之後（見後漢書）關於此傳述之蠻歌已由 Bonifacy 譯成法文，登 Revue Indochinoise, 1904 及 1908)。關於蠻族風俗語言尚極少材料。Bonifacy 會譯其民間傳述登載於 BEFEO, II (1902)。

(字彙)Maire, "Etude sur la race man," Marseilles, 1914.

現東京城內之蠻族所操語已深受漢語，安南語，台語等之影響。

總而言之，在東京西北之高原爲遠東各族各語之混合處。余在 BEFEO XXI, pp. 167–196 (1921)曾作一文備述彼處之各種不同語言及社會情況。

十七，一八日譯。

讀雙辛夷樓詞致李拔可

胡適

拔可先生：

今天收到雙辛夷樓詞，讀完之後，高興得很。令先公的詞最合我的脾胃。他最得力於花間及周美成辛稼軒，琴南先生作墓誌，說他所填詞無一折涉南宋，其實不盡然。（如頁二的朝玉階似是學蔣竹山。）

此冊詞雖不多，然很多可傳之作。我最喜歡的有：

吸盡三杯酒，
流鶯促上雕鞍。
出門望望風吹面，
誰信淚難乾？

他日小樓頻倚，
不須短嘯長歎。
但教汝自多眠食，
便是我加餐。（聖無憂）

又如春光好云，

盈盈水，
向東流，
送閒愁。
愁自不隨流水集西樓。
散入箇人懷裏，
催伊夢到涼州，
看取灣灣城上月，
十分秋。

這都是絕可愛的小詞。集中詠物詞絕無南宋詞匠堆砌典故的習氣。如衰柳云：

情絲牽不斷，
煞有展眉時。

芭蕉云：

摘來和露寫相思，
要等一行秋雁過，
寄與天涯。

詠物詩如此便足，此是詠物正宗。放翁詞云：

零落成泥碾作塵，
只有香如故。

又云：

催成清淚，
驚殘好夢，
又揀深枝飛去。
故山猶自不堪聽，
況半世淒然羈旅！

詠物詞只應如此，正不須掉書袋，搬典故也。因讀 令先公芭蕉詞，偶憶我前年讀范石湖瓶花絕句，曾戲作小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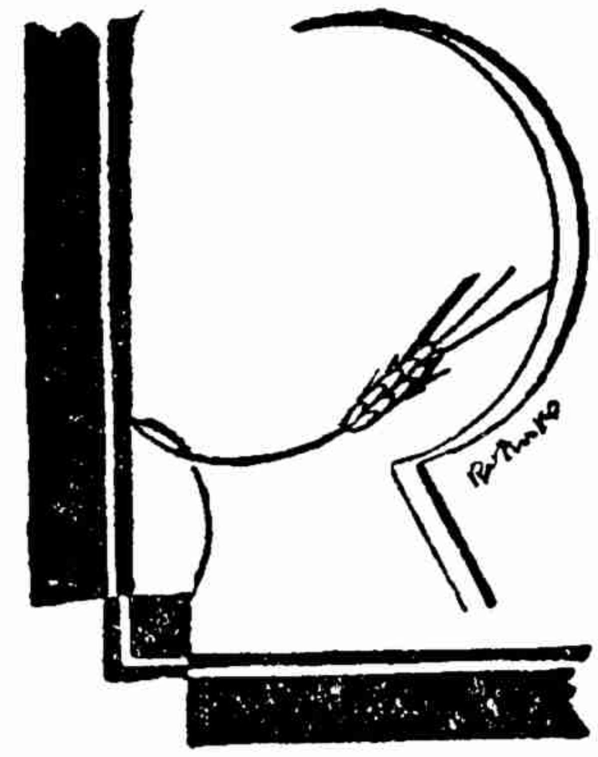


不是怕風吹雨打，
不是羨燭照香熏。
只喜歡那折花的人，
高興和伊親近。
花瓣兒紛紛落了，
勞伊親手收存，
寄與伊心上的人，
當一封沒有字的書信。

寫呈先生一看，不知頗有詞的意味否？近年因選詞之故，手寫口誦，受影響不少，故作白話詩多作詞調，但於音節上也有益處，故也不勉強求擺脫。

適敬上。

十七，三，八夜。



共相篇

陳樸

昔希臘有大師曰亞理士多德(Aristotle)嘗立十範疇(Categories)，以盡名物之理，學者翕然奉爲圭臬，莫之能外。後五百年，有新柏拉圖派(Neo-platonism) 宗匠婆慧黎 (Porphyry 232-304 A. D.) 者，特著懸談，發其義蘊。其「所謂章」開宗曰：『今夫品物林總，莫不有屬曰種(Genus)曰別(Species)較然可名。此種別者，爲有實體？爲由心造？藉有實矣，爲有形質乎？爲無形質乎？爲離所知物而能存？抑附所知物而后存乎？其理玄妙，尚待研尋，本書不論。』論者謂婆氏斯言，櫽括一切名理疑難，上導希臘諸賢之遺緒，下開中古哲學之先河，義約辭該，無愧名哲矣。

降至中古，學術陵遲，學院諸師(Scholasticism)拘圄名言，各標異宗，競生部執，號爲共相之辯，而「唯實」(Realism)「唯名」(Nominalism)「概念」(Conceptualism) 三宗，一時鼎峙。雖其學繁碎，辭費實多，然學者苟欲探「名」「實」「念」三者維繫之理，卽不得如婆氏之存而不論。且諸師談名，各秉師承，既有所守，卽有所偏。今就其偏者參伍合觀，理當愈顯。此窮理之士所以樂爲反覆推尋者也。

學院諸師，於名之義界，尚無異論；言及本際，聚訟始興。習名者曰：『品物雖殊，有其同狀，總其同狀，詮以名字，是爲共相。』此就名釋義，不求根極，未愜人心。物何爲而有同？此總持者孰綱維是？如何持之而不斷？物之公型何自來？此之四問，涉入物始(Ontology)種原(Origin of Spieces)諸論範圍，玄著諸家，異說紛如，千載莫釋。今且暫止泛言，專論共相。名家說此，共有三宗。唯實宗 (Realists) 執諸有概念，有實體存。譬如馬相，則有「共馬」(Universal horse)。此共馬者，舉世間驪駽騮騧諸馬，皆不得喻；而世間一切馬，又胥待此共相而成形。是謂「馬實」(horse-essence)，常住不變。

唯名諸師 (nominalists) 則反其說，謂：共相者，徒有名言，都無實體。每舉一名，心生一象。試引前喻：稱馬名時，馬象隨起。心則略其異狀，取其

同德，以概諸馬，而「類」念得成，是爲概念。

概念宗師（Conceptualists），又持異說。謂概念不含物象，乃心知(Intelligence)之用，非感覺(Sensation)事。必待名義備有，共相方成。是以概念繫屬於心，非由外鑠也。

今詰唯實宗曰：汝執有實，具一類中諸物同德，而無其殊德。此實之於其通名，（如馬實之於馬名）猶某物之於其專名，（如一照夜白馬之於「照夜白」名）則此實者，適成諸物中之一物矣。共相之義，安能立耶？

唯名所執，理亦不然。所以者何？物有同德，始立同名。名非虛命，必有據故。是以物先有同，名隨之立。所覈者實，不在名字。人不因名鶩而與飛鳥同科，此理顯然，凡愚共了。

概念宗言，亦非究竟。所以者何？介爾之心，生已即滅。概念所蘊諸德，則不變壞。物不因思維之轉而易其類，理亦決定。

雖然，三宗疊義，固自有其顛撲不破者存。偏頗之義，既經擯落，理順之指，今宜顯揚。試重論之。

初顯唯實宗。概念師言：統一類中庶物，而立公名，一以攝多，皆思維事。理雖可言，猶未盡也。不悟物若不同，攝不起用。思維之起，正因其同。且此同狀，法爾而有，不繫於我，不繫於思，隨情取舍，有所不能。圓顱方趾，所以別人。跂行喙息，所以別獸。此圓顱方趾之能別性，與所別之人獸，玄著雖殊，同爲實有。是以亞理士多德依之立「共相在物諦」(universalia sunt realia in rebus)。

亦有諸師，本柏拉圖(Plato)立「事前共相諦」(universalia sunt realia ante res)者，謂：概念爲萬物原型，物有推移，型無生滅。前人後人，生死相續，而此人相，不受遷流。又若陽春初回，長河釋凍，節候雖解，冰相依然。又若微言妙諦，聖哲所傳，其人雖沒，道理彌彰。是以概念不壞，常居物先，事有可徵，理無凝滯。

復次：共相雖離物不可見，而柏拉圖所倡之物型(idea or archtype)，又詩人一時之理測，無左證以擬其必然；至其勢用最宏，則確然不易。詳諸共相，若德行，若藝術，若容止，若政教，皆千載習俗相承，待其人而著。雖有時不起，其潛伏功能，固自若也。所以帝傅有效實之談，園林標前薪之旨，東西卮言，如合符契。

次論唯名宗。彼宗持名言亦成理。就世俗言，所謂眞實世界，乃就汝我共知者言。欲達共知，必假方便，言語者，即濟此之具也。雖思維是否無藉於表記，尚無定論；而詮釋共相，必待名言，則可斷言。又一類中物，各具殊相，祇有相似，無眞同者。絕對之同，獨有名字。此理顯然，隨地可證。彼唯名宗，千載相承，至今不墜，非偶然也。

後論概念宗。通名之繫屬，由心知之用而起。蓋種別之分，雖定於物性，不由主觀，任情設施，然而名繫於念，念實生於心。心起思維，識物同狀，搆成共相，而后凌雜之印象，始得而董；官緣之萬有，始得而綜；而六塵落謝之種種影象，始得而順理之也。概念宗言，理善安立，亦何可輕議耶？

名之究竟，略論於前，名之心理，今當詮釋。試設問曰：口舉名時，何物在心，與之相應？云何爲心理上之概念？此概念又何以思維乎？

學者取習用名字，不考其義界，於此諸問，每易混殽。蓋名以詮實，思不離名。一名之立，必有分齊，若有歧義，是非蠭起。必也正名，乃能別物。今試別問中三事而制以專名，曰「概念」（Concept），曰「概念用」（Conception），曰「概念想」（Conceptual image），次第釋之。

通名所表，謂之概念。對名思義，所起心行，是爲概念用。概念不是心所造作。譬如「三角」形概念，不是汝我言說思維時，心所造作。有塈形於牖者，汝我共了爲三角形。他日於餘處見是形，亦共了知爲三角。不以人殊，不由處異，不因時改，畢竟相同。概念用則是率爾之心，偶然有作。是所更事，或偶歷境，有奇無偶，時處分明。如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戰，互前際後，惟有此一事，更無餘事已。

問曰：就心理言云，何爲概念用？曰：顯通名之義，謂之概念用，此淺釋也。若詳其解，獨可舉他事爲遮。譬如平居思及一物，或人或馬，彼時輒有一人馬之象，呈於心中，長短大小，形色位置，歷歷如眞。此是概念想，非是概念；而生此想之心行，亦非概念用。

「概念想」不全含公性，爲共中所不共。唯名師引之，以證其說。謂：一共名中，物各殊相。其所共者，獨有名耳。譬如說犬，是共相名。此犬名義蘊，不指形色，不指時方。狡獫尨狌，玃獀猲獢，徧一切犬，悉皆非是。蓋概念所攝，乃犬之共德，所以簡別諸犬，不取犬中殊相，是以不能搆成「概念想」。以想有不易之形色故，是殊相故。以是義故，彼師謂思維不能得犬義，以其舍名字外，皆是殊相，爲概念所不攝也。彼說之失，坐不辨概念與概念想二者之分，亦不審成此想象，與「概念用」又畫然爲二事。且尋思計度，有時亦無待於象徵。如「千角形」雖形無可狀，而義有可尋。茲類甚多，舉斯一例，以爲隅反。

或者難言：設離名字，不能取得諸物共性之象，則思維緣何起？應之曰：思維非不取相，特所取者，僅物中一分之同狀耳。博稽庶物，事事諦審，「概念用」可習而成也。

「概念想」爲摹擬一印象而成耶？爲由多影象糅雜而成耶？抑不由斯二者，另有所成之道耶？近人郭爾敦造「和合象」，其法聚衆多已成景物片，以照相鏡，次第重攝於方寸紙中。設此所攝之景物略相類，則此「和合象」成，居然明晰有致。意者吾人耳目所緣，影落於心，亦總多成，猶是此和合象耶？雖然，概念一也，而概念想則人人而殊。甚至一人情有增益，前後想像，亦有不同。獨有概念，終不改耳。

或復難言：概念何以能常住？設此概念在心理言，屬於認識，思維所資，則心行倏爾生滅，流轉至速，云何保其必爲恆常耶？應之曰：概念之理致幽微，雖涉心行；然非僅就心理所能窮其實際。欲探其本，必就概念與日常經驗相應動作中求之。固定此之活動，是爲概念用。撥去率爾心行，深尋夫概念運物之理，而此能定之概念性，乃灼然可見。於是假以名言，以達彼我之情，由是可知孰爲眞實，孰爲妄情。此名實二宗，各有至妙，終不可遺去也夫。

工業家參考要籍

▲商務印書館出版▲

工業化學機械

韓組康譯　一册　二元四角

本書分材料、腐蝕、工廠建築、工廠管理、汽鍋、原動機、管件、液體之升揚、壓碎及研磨、機械輸運、溶解、固體與液體之離析、桶及池、蒸管、結晶、乾燥、蒸餾、氣體之吸收、混和與揑和、密閉器、貯器、灼燬、煙囪、水壓機等廿四章。插圖二百餘幅。可供工廠人員參考之用。

工業化學實驗法

韓組康譯　一册　三　元

內容共分普通方法、無機物製造、有機物製造、染色、顏料及沈澱色質、假漆、肥皂、製革、製紙、中國土產植物油等十章。末附各種單位量、融點及沸點、比重等表、以資參考。

工業藥品大全

胡超然編　一册　二元四角

是書論普通工業上之智識及製造方法等、極爲詳備。全書六百餘頁、凡大小工藝、幾達千餘種。書中插圖極多、藥品皆註西文、尤爲本書特色。

蒸汽機

劉振華著　一册九角

本書對於熱及量熱法、氣體及蒸汽之性質、蒸汽機之種類及構造、蒸汽臥輪之種類及構造、功圖之作法、馬力之計算法、以及燃料之燃燒與熱效率等、均有詳明的敘述、甚便研究機械者參考之用。

紡織工業大要	三　角	新編染色術	二角五分
工藝製造法	一元八角	香妝品製造大全	二元四角
日用工藝品製造法	五　角	琺瑯器製造法	三　角
化學工藝寶鑑	一元五角	鐵冶金學	九　角
最新化裝品製造法	六　角	中國十大礦廠調查記	四　元

中國礦產

一册　二元五角

黃著勳著　書分四編、(一)礦產各論、(二)省區各論、(三)礦業情形、(四)礦業規則。末附中國礦產分類表、以地爲經、以礦質爲緯、凡欲知何地有何礦、或何礦產於何地者、均可一閱瞭然。洵爲研究中國礦產者所必讀之書。

天(1344)銅　15-3-17

新語林

△英王給一新銜與太子……頌華
△日本的中間社會圈……可可
△慕沙里尼的治事方法……哲生
△廣東巏仔山的猺民……鍾靜聞
△百年後的人類怎樣……微知
△汽車肇禍問題的分析……逡初

英王給一新銜與太子

頌華

英國的王太子生來便爲威爾士親王(Prince of Wales) 與康華爾公爵 (Duke of Conngall) 這威爾士親王是一個虛銜，因爲他並不去擔任什麼威爾士的政務。而康華爾公爵，亦不過是一個爵銜，等到他即位的時候，亦須將這爵銜傳給他的嗣子。這是大家知道的。但因英王最近加一新徽銜於他的太子，新徽銜的名稱是叫「商業海軍長兼漁業艦隊長」(Master of Merchant Navy and of Fishing Fleet)，所以英太子現在除了原有的虛銜外，又有這個新徽銜了。英政府爲此事件，特發表了一個公告如下：

『國王陛下嘗想設法將商業海軍與漁業艦隊，列入國家重要的職務之中，令一個王族中人爲牠的名譽領袖。

爲了這個緣故，并且因爲在平時及戰時，商業海軍與漁業艦隊，對於國家所盡絢爛的義務已有好幾百年之久，所以國王陛下與諸大臣熟商之後，已將「商業海軍長兼漁業艦隊長」的徽銜，令威爾士親王接受。』

什麼叫商業海軍，漁業艦隊？牠們於幾百年來，爲了國家盡過怎樣的義務？英王爲什麼緣故，要創立這個新銜，加在他的太子頭上呢？簡單的說來，所謂商業海軍與漁業艦隊，便是於平時尤其在戰時必要的時候，肯在海上爲國服務的私家船舶。當一五八八年西班牙有名的阿麥達 (Armada) 大艦隊去襲擊英國之際，英國當時海軍的力量尚很薄弱，幸而有許多商船漁船，加入海軍，共同作戰，以禦外侮，始得轉危爲安。因此，後來英國的著作家稱讚這種在海上爲國服務的私家船舶，即「商人海軍」(Merchant Navy) 爲國家之寶。法國路易第十四的時代，商人出身的宰相高爾拔 (Colbert) 氏，有鑑於此，嘗竭力獎勵造船的事業，發展他的殖民政策，伸張法國海外的勢力。到了路易第十五時代，法國嘗謀由英倫海峽，用海軍去擊破當時與法國積怨很深的英國。那時英國的海軍，又得到商業海軍與漁船的助力，所以勢力較爲雄厚。結果，法國的海軍於一七九五年慘敗於白令海峽 (Quiberan Bay)。從此以後，英國的海軍就稱雄於海上，而法國的殖民地也遂爲英國所次第蠶食了。最近大戰之際，英國在商船與漁船上服務的人冒萬險在海上盡力的工作，對於國家軍事上經濟上的貢獻亦屬不少。無怪英王念念不忘於他們歷來對於國家的種種功績了。

茲據英報所傳，最近加於太子的新銜，是發於英王自己的意思，而且這新銜的名稱也是英王親自製定的。英王於事前，雖曾將這事交由海軍部與商業商議，而部中有人提議將這個新銜的稱謂改簡一些，然而商議的結果，大家覺得英王自己製定的稱謂已很妥貼，沒有修改的必要，所以政府就照此公布了。這個徽銜是一個簇新的，以前所沒有的徽銜。有人說這新銜的稱謂中用個「長」(Master) 字是

很相宜的，因爲與商船漁船的習慣上是適合的。

英王以這個新銜加於他的太子，並不是要對於商船漁船加以軍事上的職務，不過在使商人與水手們對於國家所盡的職務，與皇室發生直接的關係，以表示國王看重他們以往成績的意思，並以獎勵他們今後對於國家忠勇的犧牲精神罷了。王太子自從得到了這個新銜之後，所要盡的職分，僅在參與關於商船方面所舉行的典禮，如新船塢的落成等典禮而已。他參與這種典禮之時，要着商船上所用的制服。他得這新銜，並不舉行什麼正式的接受典禮，惟於二月二十三日那天，參與全國船舶公會(The United Kingdom Chamber of Shipping)的議會之後，便算接受了這榮譽的新銜。王太子因得了這新銜，所以在三月裏舉行的船長會(Master Mariners Company) 的聚餐會以及五月裏舉行的擴張亞風口船塢(Avon mouth Cocks)的典禮，他都要去參與所有遠近各級的海員，對於這件事情，非常高與，而英國輿論上亦頗當牠一件重要的事情看待。

英國是以工商立國的國家。她在平時及戰時，從消極方面說來，保護並維持國防上及商務上對外的安全，要靠海軍與商船；從積極方面說來，推廣對外的貿易與殖民政策，擴充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亦以海軍與商船爲利器。英國王太子添一新銜雖是小事，然而英國朝野怎樣的依舊看重商船，注意海軍，怎樣的欲靠海員增進本國的安全，進取對外的發展，我們卻都可從她王太子添這新銜的事件，想像得到了。

日本的中間社會圈

可可

據本年一月十七日的東京朝日新聞記載：『早稻田大學畢業者將多至二千二百二十三名……在這二千二百餘名的畢業生中，有半數以上請願於大學人事課，希望得一位置；人事課就向銀行，公司，官廳，學校各方面東奔西走；但位置的空額甚少，至二千二百餘名畢業生中今已決定可就職者，不過百人。』『在東京帝大法學部畢業生預定有六百餘名，由學校經手可有位置者，僅約百人，要是學校方面能在六百人中有三百人得在公司及官廳就職，已當視爲難得了。』像這樣就職的困難，在其他官公私立大學及高等專門學校畢業生，當屬更甚。近數年來，因日本金融界發生恐慌，銀行公司等多所倒閉，有的爲整理而發生退職，減薪，少分花紅或竟廢止等等現象；新中間社會圈的俸給生活者的生活，爲此大受打擊，表現極不安定的狀態，甚至有陷入不可補救的窮境者。加以現在田中軍事內閣的暴壓實行擁護上層階級的黨略，故即在這一個無決斷力多動搖性的社會圈內，也發生了幾多不平的呼號，跨上了政治運動的舞台。如去年京都府會選舉，勞農黨候補者雖僅有少數黨員擁護，然竟得最多數票當選，即爲小市民圈抬頭的表示。

中間社會圈（小市民）的構成 所謂中間社會圈，是由既非勞動者亦非資本家乃是站在中間地位的所稱為知識階級的新中間圈而成。在日本屬於這一圈的人口究有多少，可由他們的職業別分布及與別的社會圈的關係見之。

職業及職業上地位別（本業）

	實數（單位千人）			
	業主	職員	勤務者	計
農業	五、二〇五	一五	九、〇二〇	一四、一四〇
水產業	一九八	八	三九〇	五九七
鑛業	一五	三五	四四六	四九六
工業	一、三四〇	三〇八	三、六三〇	五、二七八
商業	一、七四〇	四四一	一、一〇九	三、二九〇
交通業	二四四	一四二	六四七	一、〇三三
公務自由業	二八七	六〇八	二六三	一、一五五
其他有業者	一七	九	四六五	四九一
家事使用人	二五	—	—	二八
無職業	五八一	—	—	五八一
計	九、五五三	一、五六六	一五、九七〇	二七、〇八九

	同百分比			
	業主	職員	勤務者	計
農業	三六〇一	〇〇一	六三〇八	一〇〇〇〇
水產業	三三〇三	一〇四	六五〇三	一〇〇〇〇
鑛業	三〇〇	七〇一	八九〇九	一〇〇〇〇
工業	二五〇四	五〇八	六八〇八	一〇〇〇〇
商業	五二〇九	一三〇四	三三〇七	一〇〇〇〇
交通業	二三〇六	一三〇八	六二〇六	一〇〇〇〇
公務自由業	二四〇八	五二〇五	二二〇七	一〇〇〇〇
其他有業者	三〇五	一〇八	九四〇七	一〇〇〇〇
家事使用人	一〇〇	—	—	一〇〇〇〇
無職業	一〇〇	—	—	一〇〇〇〇
計	三一〇三	五〇八	五八〇九	一〇〇〇〇

（大正九年——一九二〇年——第一回國勢調查）

右表中，職員一百五十六萬六千人及公務自由業主二十八萬七千人的大部分，都是知識階級，是薪水收入過活者。又業主中商業一百七十四萬人，公務自由業二十八萬七千人的大部分，及工業業主交通業主中一部分，皆屬於中間圈。故在總實數二千七百萬人中除農業一千四百萬人以外，大致為有產者九十萬，中間圈四百萬，無產者八百萬人。還有在勤務者中，包括許多店員及學徒，他們也可算在中間圈之內。

再把俸給生活者分析來看：

（甲）官公吏四八一、一二三人

其中:

	文官	武官	宮內官	計
勅奏任官	一三、一五四	一八、六五八	四四九	三二、二六一
判任官	一三一、四九四	二二、四七九	二、二二九	一五六、二〇二
雇員	一九三、八五〇	——	一六〇	一九四、〇一〇
合計	三三八、四九八	四一、一三九	二、八三八	三八二、四七二

市吏員及其他 一七、七〇二 町村吏員及其他 九八、七五一

以上官公吏合計四十八萬一千一百二十三人。(大正十四年。)

(乙)其他官吏(大正十三年統計)四二二、〇五八人

其中:

國有鐵道職員	一九五、五五四
諸官廳直轄工場職員	九、一二〇
郵政電報局職員	一三七、八三〇
裁判所職員	一二、一二二
刑務所職員	八、八九〇
警察職員	五八、五四二
合計	四二二、〇五八

(丙)大正十二年度末教員數二五九、三一七人

其中:

小學校教員	一九九、六六三
師範學校教員	一、九六〇
中學校教員	一〇、一二九
女學校教員	九、七九五
實業學校教員	九、一一四
實業補習學校教員	八、二九九
計	一三八、九六〇
其他學校教員	二〇、三五七

以上學校教員總數二十五萬九千三百十七人。

就以上各種官吏與教員兩項從事國家公共事業的俸給生活者總計起來,在一百十六萬二千人以上。

(丁)從事各種產業的俸給生活者數:

工場法適用工場	一一九、八二三
銀行業	八七、一二五
金錢貸付業	一五、〇五六
製造業	六九、四二六
運送業	二三〇、二四一
棧房業	五八、〇二〇
鐵道業	一八、一五五
包工業	一〇五、〇四四
介紹業	一六、六三九
代理業	四、一〇九
中立業	一四、六〇一
批發業	三五、〇八三
物品販賣業	一、三一五、一〇三
合計	二、〇九二、九一四

以上所有俸給生活者總數,在三百二十五萬人以上。

中間社會圈的生活狀態　這一社會圈的人,因它的構成是多方的,而且是中間的,故它

的生活形態，也是多樣而中間他們是階級協調主義者；在許多方面，還是資產階級支配權的擁護者，以得保中間階級的地位爲自滿，也有不少夢想成就爲大資本家。故他在現社會階級中，過自己慰藉自己滿足的生活，大都是支配階級生活的模仿者追隨者。

但這類安於自足的「良民，」在最近經濟的危機中，已不復能保持昔日的安閑與滿足，他們已親身感到生活上的脅迫與破綻。如篇首所述，在知識階級中間，早已發生就職難與失業病了。

試看學校畢業生的就職率：

	大正十四年		大正十五年	
	大阪市	主要府縣	主要府縣	全國大學專門學校
畢業生實數	四、六五二人	六、四九三人	五、一〇九人	一五、一五一人
就職率（千人中）	三六	三一	三九	五九

由此可見即在最好的時際，如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年）由大學專門學校畢業者，在一千人中也不過有五十九人就職而已。其困難程度不難推知。

據大正十四年十月一日日本政府所行失業調查，俸給生活者的失業，愈趨深刻；失業期間超過一年者人數最多，占百分之十六。至於失業原因，以由業務廢止停頓及縮少者爲最多，占百分之三十六；由自己關係及疾病者占百分之二十，也算主因。

再問俸給能有多少？

先看初任俸給別統計：（大阪市調查）

百分比

	大正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五〇圓以下	七四	七三	七〇
五〇圓以上	一四	一五	一四
七〇圓以上	一二	一二	一六
計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次看平均俸給額：

官　吏（大正十四年）	一〇九·三五圓
公　吏（大正十四年）	五五·二八
小學校本科正教員（大正十四年）	六二·三六
中等教員（十五年度預算）	一一四·五〇
鐵道職員（大正十二年）	一二六·六八

由此可見他們中大部分的收入，比較勞動者，簡直可說是差不多。

他們的生活費，單靠本業尚難維持。據協調會的調查，平均一家收入中的百分之六十到八十，爲由家主本業所收入；此外百分之二十到四十，須靠副業或家族勞動的收入。更據國勢調查，執本業者的百分之三十是有副業的；如漁夫，家內工業者等的百分之三四十，非兼副業，簡直不能過活。

再看他們的支出，據協調會調查有五〇元至三百元收入的家庭用費如下：

（在全部支出中所占的百分比）

衣食住費	七四——五七
教育交際費	一三——一八
嗜好娛樂費	一三——二五
每月定期收入不足數	一三——一六

但收入較少者，他們的用費，當然絕大部分是在衣食住方面，教育交際及娛樂費等當是很少的。

其中用在房租的開銷，大抵還占全部收入百分之十乃二十，實為住宅上一個可注目的大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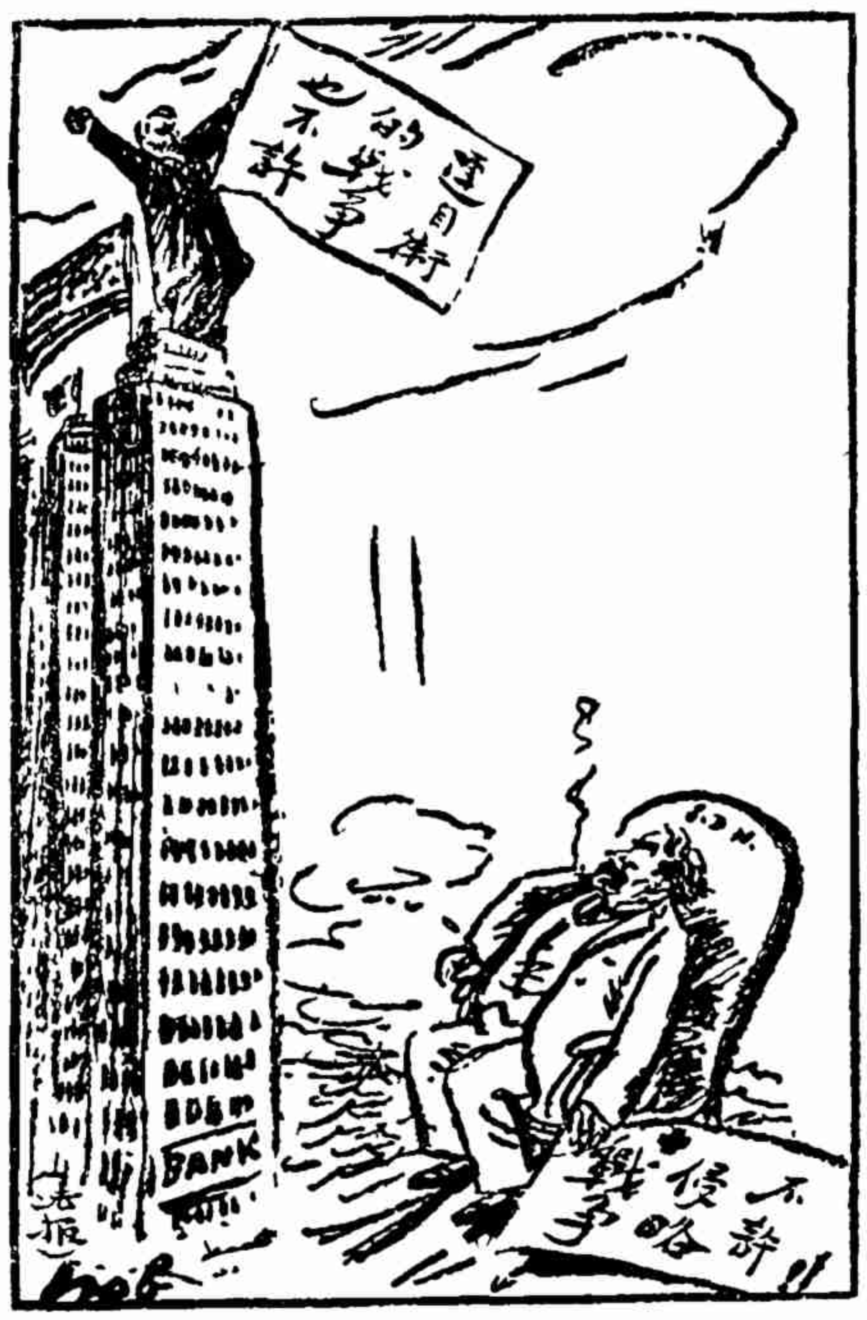
小市民圈的新活動　因日本金融恐慌的影響，使小市民感到切身的苦悶，於是他們也不得不想到救濟的方法。茲舉幾項較顯著的說一說。

（甲）俸給生活者運動　他們是直接為資本家或政府機關所雇傭的，其組織性與鬬爭力當然不能和工場勞動者相比；但他們自也有其組織鬥爭的形態。

他們有組合。且已有了「日本俸給者組合評議會」的全國的組織。在東京，橫濱，川崎，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戶，盛岡等八都市皆組有評議會，各有所屬的組合。

一九二七年十月開第三次全國大會時，將舊稱「日本俸給生活者組合聯盟」改為現在的「日本俸給者組合評議會」，且把規約根本改訂，確定集中的制度。同時又進謀內部產業別的整理，在去年十二月已成立了「關東出版俸給者組合」

非戰論



法國外長說：「美國人的非戰論調愈唱愈高了。」

又對一九二七年夏所舉行的五法案要求全國勞動組合協議會，該評議會也曾積極參加；並對各產業及職業特有的要求，提出最低俸給制，失業津貼法，俸給者保護法的一般要求，通告全國俸給者大衆，在議會解散請願，對中國非干涉，暴壓反對等鬥爭中，該評議會也努力參與。

在上述「日本俸給者組合評議會」之外，所有俸給者團體雖為數無多，但可列舉以下各種：東京俸給者同盟，日本影片說明者協會，東京影片職員組合，全日本影片職員組合，東京影片職員會，三重影片說明者協會，教員啓明會，工人俱樂部，遞友同志會等等。

可是雖有日本俸給者組合評議會之全國的組織，而組合員還不足一千。日本現在俸給生活者的總數有三百幾十萬，那麼這個俸給者運動，真只能說是一個開端罷了。或者因俸給者大衆的生活困難，政府的口惠事實不至的虛偽政策，今後俸給者運動能有重大的意義，也未可知。

（乙）借家人（房客）同盟　借家人同盟有機關報借家人，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出創刊號，宣言借家人運動有確立居住權的任務，為政治鬬爭的一翼。

上述大半俸給者的房租支出，占全收入百

分之二三十。這樣高的房租實爲小市民最先感受到的不平；故他們要求「房租減少三成」「改正借家法」也是最初步的要求了。

（丙）自由職業者　講到自由職業者的鬪爭，不能不舉「檢閱制度改正期成同盟」的鬪爭。因現在日本政府對於出版，演劇，放映電影，無不規定各種制限，幷且隨意壓迫；故這個改正檢閱制度的鬪爭不單是小資產階級的問題，卽各勞動組合也皆參加；而我們由許多著作家，劇場影片關係者，美術家，雜誌社，出版關係者等所謂自由職業家之熱心這個運動，足見現在日本政府之壓迫眞是無以復加了。

一九二七年十月，舉行檢閱制度改正要求宣傳週，在東京開盛大的總會及演說會，以喚起小市民的輿論。這個運動更影響到京都大阪；而且東京與京都兩帝國大學內的各團體，加盟於此，可見已有極力的發展了。

此外各地所發生的煤氣，水道，電燈費的低減運動，爲整理區畫與侵害居住權的鬪爭，皆有多數的小市民參加，足爲去年來日本小市民階級奮起之一特徵。

慕沙里尼的治事方法

哲生

巴黎回聲報，最近登載該報記者，與意大利官中人的一篇談話，述慕沙里尼任事之多，處事之捷，不僅是由於他的精力過人，也是由於他的治事得法。我現在把這篇對話移譯於下，藉此使讀者腦中有這位歐洲政治怪傑的具體的印象。

說到這裏，我們禁不住要笑了。我說：『我已經把他們列成一個表了，因爲假使我不這樣的話……』

此時我是要把慕沙里尼親自負責的幾件政務，列舉出來，所以這樣說。

一位職官聽我這樣說，就很確信地告訴我：『我們敢說，慕沙里尼的所負責的政務，計已有七種了。不過要憑着記憶來背誦這些政務的名目，倒頗有點難呢。』

『不是倒有點像文藝之女神了嗎？你且試試看，要是你記起了開里奧潑(Calliope)的話，那嗎其餘諸神，像透潑塞珂(Terpsichore)像太利亞(Tholia)等等，自然會從你腦中僻處隱隱地出來了。

『那嗎，請從頭數起：第一是政治會議的主席，其次是陸軍總長，其次是海軍總長，其次是航空總長，——這樣已經有四件了，

『不是還任內務總長？』

『自然這是第五件了。還有工商總長，還有外交總長，一共湊成七件。最難得的，是慕沙里尼每日必親到各部視事，他此外要指導全國的法西斯黨，黨務的重要，簡直等於政務的一部。』

『不過，他應該有助手的。』

『助手自然是有的。不過他對於各事，一點也不肯放鬆。他必親自閱看所呈的報告書和記錄，作最後的決定。卽對於次要的事，也是這

樣。實際上他簡直是天天在那裏做七部的工作，而且這七部的政務工作只佔了他的活動的一小部分。」

「這眞有點神祕了！」

「一點也不神祕，他只是治事的方法好。」

自從有世界以來，一晝夜總只有一晝夜總只有二十四個鐘頭，這二十四個鐘頭中平常人有一半以上的時間，化費在睡眠，吃飯和休息之中，照他說，難道慕沙里尼能任意控制了逝箭的時間，像他現在任意控制意大利全國人的意志一樣嗎？他竟會把時間之手執住，他簡直是何等樣的一個妖物了。

「你曾在吉其宮(Chigi Palace)中看到慕氏的檯子嗎？」

「看到的，是一個極長極闊的檯子，是用柚木做的，顏色黑的像焦木一般，——這檯子色澤光滑而紋路美麗。」

「就只有這幾點可注意嗎？」

法國欲與美國訂結永久和好條約



法國姑娘：「先生，我是眞心的想和你締百年之好。」

美國紳士：「那麼你頂好先還清了我的債。」

「還有檯子上放着一個墨水壺，兩個筆幹，二支鉛筆，一個文書夾，一個吸墨紙機，完了！就是這幾點！」

「好！你從這裏可以得到一個開此神祕的鑰匙了。也就得到了開慕氏治事方法的鑰匙了！」

我至此簡直莫明其妙了！

「你總還記得他接見你的一天，你的號碼不是十五嗎？這號碼，就是說慕氏於每日午後四點至七點的時間，有十五個人——十五個外國人——同他談話。每人討論一個問題，共十五個問題。同時他的例行工作——我是指那一個政府首領不能避免的工作——在很快地進行。他在公文上簽字下命令，與人通電話，寫信，接見助手官吏。你不是說，他的檯子上沒有東西的嗎？——沒有一片紙，沒有一本小册子，沒有其他任何的東西，——這就是慕沙里尼的力量所在了。」

「他的檯子上，沒有一物，是因爲每一件事做於適當的時間，又做得非常澈底。是因爲慕沙里尼，有嚴格的秩序的心理，秩序是意大利國家的頭腦，慕氏是秩序的本身。

「一件事上了他的手，非到終結，他是不放手的。他同時不着手兩件事，他對於秩序的心理，卽於他個人生活最小的行動上，也是如此。他的記憶力，又非常之強，能記起最小的瑣細之點。他的屬下各官，對於此點，無不自愧勿如。他於決斷事件，具敏捷正確之能。他曾做過好幾年的新聞記者，所以又特具記者所特有的品質，能直入於事件的根本之處，而

立刻判斷其眞價值。

『拿上述的種種總觀起來你便可明白慕沙里尼治事的方法，和他之所以能從事於重大的日常工作而不倦殆的理由。

『內務部署維明納爾(Viminale)好像是一所大營場，正與其他的公共建築物同樣。羅馬人習於驕誇的名詞，所以稱牠爲宮，其實此間一切屋宇，卽平人之居，也可稱爲宮。

『在維明納爾，慕沙里尼消費他早晨的時間，卽在休沐日及星期日也是如此。在他的狄克推多之下，這個建築物，有其例外的重要，這是全國的神經中樞，從鐵東尼宮到此處，距離並不甚遠。

『他於早晨八時起身，九時便開始工作，從九時起到一時以至二時，有大隊的人列，經過慕沙里尼的辦公室。先是各部長和國務祕書，然後各部下的各司，每人攜着公文向慕氏提出問題，或接受答語，或與慕氏討論，鞠躬而出。例如新聞事業司司長到了，他無論如何到的怎樣早，他總是較慕氏自己爲遲。因爲慕氏早就在家裏讀過各種報紙了，這原是一個新聞家的老脾氣。他讀報，在做任何事體以前——在起床以前，當起床之時，當就浴之時，當進早餐之時，甚至當就睡之時。——沒有人知道他是怎樣讀法的，但他的確讀過所有的報紙，而且諗得非常詳細。

英國政局之現狀



路德喬治隨同他的新自由政策走過麥唐納和鮑爾特溫的鋪子。

『一日的例行公事和例外公事完了之後，乃開始接見來客了。所接見的有郡縣吏，有陸海空官吏，有全國法西斯黨指導團團員，有各辛狄開的主席，有實業家，——一句話，就是那些意大利國家生命上有關的人們。——每天早晨他至少要接見五十人，在下午一時至二時間，他回到鐵東尼宮，進極儉約的午餐，三時到吉其宮。

『吉其宮地點適當羅馬之中，牠是十七世紀的建築物，壯嚴而偉大。其中便是外交部的辦公室，慕沙里尼的午後時間，就化費在這裏。

『他一到吉其宮，訪問者的行列，就開始進行了。聽衆踵趾相接的跟着從世界的各處趕來慕名的人，大家等着候見。美國人特別來得多。各國的使臣，各各有所要求，這是一個新聞家，那是一個元老議員，這是一個衆議員，那是一個工業家，或是一個農人，慕氏一概接見。慕氏都使他們滿足，以爲他確是感興趣於他們

的意見和國家的。

「自三時以至九時，這個訪問者的行列，是日必如此的。只不過裏邊的人有變動而已。九時，慕氏乃進晚餐。

「游戲是慕氏最大的休息因游戲乃是活動的另一方式。當良好的天時，而日常工作適不擁擠，則慕氏於 Viela Borghter 道上騎馬消遣。隨伴的爲他的女兒伊黛 (Edda)，他縱轡所之，超躍越溝，略無阻障。

「駕自動車是另一種嗜好。他喜歡開足馬力，在良好的大道上行駛，超脫了警察的監視，超脫了謀害者的追縱，在大氣中疾行無阻。

「他以極大的速率驅車進行。但他非常小心，他只曾遇過一次險。其時適當歐戰之前，有一晚上在 Forli 附近，他的汽車與牆相撞，牆也壞了，汽車也壞了，這次的遇險，咎也不在慕氏。因爲這堵牆粉成白色，在月光下，不易被辨認出來。自從這次以後，慕氏驅車漸慢，所以以後便不聽見有什麼不幸發生了。

「他在家中的游戲，只有梵啞林。在晚上，他或和友人共奏，或一人獨奏，他總要玩數小時。

「此外還有些瑣節：慕氏不吸烟，不喝酒。他歡喜與新聞家，音樂家聚餐。他喜舞劍，有時被迫，也踏進博物館。有五六個人曾經嘗試謀害他過。他所接到的信，比世界上任何人要多。每天有幾百封信到他的手中，大抵來自英美及北方諸國。他親自閱讀這些信。

「全世界的人，似乎都有一種狂熱心理，要來寫寄給他詩呀，散文呀。在金邊的羊皮紙上，寫着美好的字。單這一事，就要耗費幾噸的羊皮紙。

「又有人送來珍異的東西，——如雄獅，雌獅，各種的動物各種的鷹馬等等。新近他曾受到一隻雌獅的驚嚇，而不得已把牠放到動物園去。」

上述這些，便是這位大人物的日常生活。慕氏於國事無所不問，他有無限的權力，他繼續的在那裏創出事物的新秩序，只有他存在，這個秩序也存在，西諺說『繼我者尚未生，』正可用於慕氏，而意大利法西斯政局的根本性質和牠的命運也可於此中見之了。

廣東輋仔山的猺民

鍾靜聞

兩廣之地，多異族的遺種，廣東惠陽縣境內輋仔山的猺民便是其一了。這種未開化的民族，他們一切的生活，習慣，思想等，都足以供給人類學者，社會學者，民俗學者及其他各種學者的考查研究。我自己雖不是個什麼學者，却頗願意盡點微力，給與他們一些研究上的利便，所以把牠簡略地調查一下，草草整理了出來，以供應他們的參考參考。

輋仔山地方在惠高縣東境，從海豐屬的鵝埠去到那裏，只有十餘里的路程。猺民買賣，多投鵝埠，所以從前有很多人誤以輋仔山爲海豐縣管。

現在輋仔山的猺民所存在的人數，已只有二百八十餘人。據說數十年前，約有六百餘人。

數十年的中間，消滅的人數，竟過全數之半而有奇。如此下去，再過一百數十年，恐將無焦類了。這眞足以給與一般不長進的民族大大的警悟！

他們的住屋，以土爲牆，以茅爲蓋者，最爲普通。間亦有用瓦片蓋屋者，但很居少數。室裏各種陳設，都十分簡陋而汚穢。睡眠的牀榻，大概是沒有蚊帳的。

他們的食料，大約以山薯（野生的）番薯芋子等爲大宗，米麥很少用。下飯之物，則以菜蔬，獸肉，鹹魚（以腐臭的爲上）等居多數。

他們的衣服，多粗劣而汚陋，雖寒天不甚多着——至多不過三重。終年赤足，沒有穿着鞋履。女人頭上束以黑布，狀如犬首。她們頭髮的結束，也與我們漢人的不同，並且沒有首飾。又貼體喜用圍幔，和現在南洋羣島土婦的裝束相近。男子慣露首，雖處在狂風烈日中，沒有戴笠的。

猺民的身體很粗壯。相傳謂他們的臀後，有一條尾巴，這實在是沒有的事。（臀後有尾巴的民族，世界上並非沒有，據云非州裏面便有這種野人。）男女皮膚顏色皆黧黑。足底皮厚而色黃，履荊棘如平地。據他們自己說，他們每產下嬰兒三朝的時候，必用獸皮煎水洗足，所以有這個結果。其實，不過由於環境和習慣的關係吧了。

亞爾薩斯的自治運動



樸落凱賽：『咦！這裏竟有自治運動者的血腥氣。』

性情多厚樸忍耐。與漢人交易，備極忠實。有時候，縱給我們漢人如何侮辱欺凌，亦恬然不敢計較——這層自然別有關係。蓋因他們素來被視爲「王化」以外的野人，雖怎樣給人侮弄，是沒有地方控告的。

他們以燒炭，種松，耕田，射獵等爲常業，沒有讀書，行賈等階級。普通多能製造竹器，如竹籃，——通常作客時貯物用的，工作極精緻，頗有美術的意味——竹爬之類。最精練的技術爲打獵一事。

經濟十分困難，僅藉賣木炭，松杉及獵物等，以維持日常生活。在他們中間，絕對沒有什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狀况發生。

甕仔山猺民有盤，藍，雷三姓，（海豐縣志，謂猺民有五姓——卽多鍾，苟兩姓——別的記載，又有作四姓的）從前皆自相配合，比年以來，也有些和附近地方——如鵝埠，赤石等處——的居民通婚的。他們很迷信土木鬼神，最異的，是每年夏曆五月初五那天，不許外人入鄉。相傳他們於這一天，在公共祀堂中，掛起始祖的遺像，——犬首人身的——相與祭祀禮拜。並且全村住民，於此時以手足抵地，舉行種種獸狀的行動云。

他們的語言，與漢族各種方言，大相懸絕。特把牠普通的語詞，舉出數個於下：

漢語	猺語
食飯	num kui
飲茶	num ti
吹煙	num bo
日正午	luk ko dun dun
日落	luk ko tin tin
我	wan
你	ln
他	ki

他們雖沒有表著的文字，不過他們有時候却在牆壁上塗畫着些屈曲圈點的符號，以記數目，這似當為一種簡單的原始的文字。但我們既知道得不很清楚，所以也就不必多談了。——據說，前數年，曾有附近漢人，在那裏教導些「客音」的粗淺文字。

他們沒有正式的教育與教育機關，所有的受教育者與教育者，只是些家庭中的子弟與同生活的羣衆。而且這種教育，都是非意識的，沒有具體的方法的。

野蠻人，大都喜歡咏唱歌謠，猺民也沒有例外。他們歌謠的音調，與我們漢人的大不相同。當歌唱得酣暢的時候，常雜以踊舞。但他們所唱歌曲的意義，則頗有不願以示外人之意。

海豐的縣誌上有一節云：『猺者，槃瓠種也。相傳高辛氏，有狗名槃瓠，得犬戎吳將軍首，高辛氏許克犬戎者賜以女，及槃瓠有功，不食言。其女隨槃瓠登南山，產男女十二。其子孫日繁，散處山谷，……』這是很普遍的關於猺民（輋民，苗民亦同）起原的一個神話，對於輋仔山猺民的始祖之來歷，大家也是這麼傳說着。

百年後的人類怎樣

微知

『百年以後的人類將變成怎麼樣呢』？以瞬將發生的事端，尚且莫知莫覺的人類，要想談論百年以後的事情，似乎太不量力了。但是愛幻想，喜豫言，是人類本能之常，描寫未來人類的小說，何止數十種，其中以威爾士的 A story of the days to come 最為著名。不過他們所描寫的，有點過於炫奇，想像得太高遠了，難免近於神話的形式罷了。

亞里斯德台萊斯說：『欲知將來，先究過去。』

今以百年為限，如我們能研究百年以來的經過，則百年以後，也不難想像。或者所想像的，能夠得到一點適合，亦未可知。今試就醫學上以推想百年後的人類。

所謂百年後的人類，當然應以「人體」為問題的中心。但是人類的身體，在僅僅百年以後，必無多大變化，這是從查考百年以前的人體可以明白的。扁桃腺，和盲腸，在人體中為無用之器官，且易惹起疾病，將來必能以手術除去之，但說百年後人類必無扁桃腺和盲腸，却是不能。車馬增多，道路完備，都市居民，必將少用兩足，但因此而說百年後所生的孩子，兩足必定短小，也是不能。總而言之，百年後的人體，與現在的人體，在形態上，決無何等顯著的變化。只有女子的髮形，或有變化，但這是服裝上

的變化，不是肉體上的變化了。

百年後的人類，最顯著的一回事情，是戴眼鏡的人和鑲牙齒的人必定異常加多，而在靑年尤甚。我們試覽百年前的人物畫罷，何曾見到有戴眼鏡的人。而現在戴眼鏡的很多，若在百年以後的美人畫，恐怕常見有戴眼鏡的女子了。鑲牙齒亦然。

醫學發達，凡人類不完全的器官，都可以用人工將其匡正。但是他的結果，反足以增加其不完全。譬如原始時代，視力劣的，牙齒忍的，都成爲生存競爭的落伍者，惟有視力強者，牙齒堅者殘存。他們並不每天洗刷牙齒而牙齒却非常健全。至於今人，則對於保護牙齒，異常周到，而患齲齒的却反增多，這個原因，並不在食物性質的差異，而在齒的榮養神經之不健全。

知識慾增強，讀書很用心，這個結果，足以使眼球的形狀發生變化，以致視力異常。於是不得不用眼鏡以匡正之。視力異常，有時又常成爲神經衰弱之原因，神經衰弱，又易使各種營養神經發生障害，因此而齲齒更易發生了。所以戴眼鏡和鑲牙齒有互相的關係，而百年後的人類，對於此二事，似乎是不可缺一了。

不但眼目牙齒爲然，其他人類的器官，因醫學發達之結果，亦將易使不完全的分子保存於人體之中。所以百年後的人體，必比現今的人體較爲羸弱，可以豫言。蓋現今的醫學，無論何方面，均以救護弱者爲主，對於創造強者，却比較冷淡。雖近來對於創造強者的積極醫學，已漸加注意，百年後的醫學或更將注意及此，但消極醫學終未能完全脫却呢。

黑彩蘇首之自負



葉沙里尼：「革命的軍人怕什麼，口含寶劍，手拿炸彈，心裏橫着不怕死的觀念，雖刀槍在前，那能使我們震顫！」

因人口的過於繁殖，必盛行產兒制限的方法。不知產兒制限的結果，亦足以減弱人類的體格。試就統計以證明之。通常長子次子愚弱者較多，第三子以下，則比較賢良，而制限產兒勢必制限第三子以下，故人類的品質，自然低下。又因產兒制限多行之於知識階級，榮養不良之貧民，則未嘗實行及此。以全體而論，亦必致品質惡劣的人類留存的人世了。

人類品質惡劣，易於發生神經衰弱，及肺結核等症，因此又使人類品質更逐漸加劣。一方晚婚的風習盛行，同時娼妓的增多，亦必與日俱進。於是而黴毒蔓延，所謂 Civilization 與 Syphilisation 相並行，以增加人類的痛苦了。

照此說來，百年後的人體，似將惡劣無比了。然幸而積極醫學亦同時發達，將以人工方法改造體質，防止疾病。因內分泌與體質有密接的關係，故以適當方法處置內分泌腺，如應用X線，或以手術割除移植，使體質弱的變強，性質偏的改正。人類體質的低下，因此可得一部分之補救了。

又以潛伏意識的研究，大爲發達，催眠醫學

愈臻興盛，將來或更有一種方法，不需X線或何種手術而以催眠術適當調節內分泌腺的機能藉以改良體質。現今的醫學以關於肉體的醫學爲主，至百年以後，必將以關於精神的醫學爲其中心了。於是精神的微妙作用，可以應用之於疾病的治療豫防。

人類體質固可以人工自由改造了，然而世上的所謂天才將從此絕跡。爲什麼呢？因爲天才，是都具有偏僻的性格的。此種偏僻性格，若加以療治，則天才便化爲凡庸。雖僅僅百年之後，也許不會如此，但長此以往，就難免凡庸之徒，滿於世間，其結果，將令世間返歸於野蠻時代，亦未可知呢？

近百年來自然科學發達之速，殊足驚人，照此以推，則再假百年，人類的知識，必將更進。在醫學方面，如至今尚未發見的痘瘡，痲疹，猩紅熱的病原體或者已可發見，同時化學的治療法也必有相當進步。至癌病與結核的化學療法，在百年以後能否完成，固未可必；但急性傳染病中如窒扶斯等則因都市中水道的完備，定可絕跡了。

人造食物——卽不假各種生物之力，而以人類自力創造人類的食物，在百年以後，必將更有希望。例如由空中的淡氣以製蛋白質，由炭酸氣以製澱粉，或許都可以實現。可惜人造食物欲其有味，必甚感困難。因此而人造食物不爲人所珍重，亦未可知。人造食物，固可視解決人口繁殖問題的一個策略，但如若干學者所言，人口過於繁殖，而無食物可求，必至於起「自相殘殺」的現象，若此則人口調節更覺容易云云。果如所言，則人造食物研究反覺多事也未可知了。

西門委員會出獵



印度問題愈難解決

最後要研究的，是百年以後會不會發生現在所未有的疾病呢？譬如神經衰弱這個名稱是百年以前所沒有的，而現在有之，則百年以後，也許會有現今所未有的疾病。照現在所能想像的，最容易發生的，是可稱爲「電波病」的一種疾病。這因爲百年以後，電波的應用，必比現在更爲興盛，此種電波徐徐作用於人體，難免不發生疾病的。此外各種自然科學的應用，也許會發生種種新出的疾病，卽如近來因空中飛行，已認定飛行者要起某種生理的變化，則今後空中旅行自由自在，又誰能保得住不起一種異樣的疾病呢？

社會醫學家近來對於延長人類的平均壽命一事十分用心，而在統計上，這個平均壽命，也似有延長的傾向。但這完全是因爲乳兒的死亡率減少所致，實際上人類的壽命，恐怕反

在日漸短縮。至於百年以後，研究不老長生的方法的自然將更益加多，但長壽者恐怕還沒有像現在這般的多呢。長壽者減少，同時人類的生殖能力也許跟着減退，那麼人口問題會從這一方面解決，也難說了。

綜上所述，我們可想像百年以後的人類就身體而言，必與現今人類無甚變化，就神經而言，必較現在人衰弱無疑。但同時因有救濟的方法，故品質雖顯然低下，却還不至於成為極惡劣的人類。照此想像，『雖不中，不遠』矣。

汽車肇禍問題的分析

遂初

在今日的美國，汽車已由貴族的生活而逐漸進向於平民化的地步了。據美國人自己誇口的話，差不多每四個人中卽有一輛汽車。這種現象對於生產事業的發展當然有極大的裨益，但因此發生的生命上的損害卻也足使人驚懼了。僅僅在一九二六的一年，美國人被汽車碾死的卽達二五、三〇二人，重傷的則有七五九、六〇〇人。

美國人研究汽車肇禍問題的結果，發見從下午五時至六時的一個鐘頭實為美國都市街道的最危險的時候。據愛倫特爾在芝加哥公衆機械雜誌發表的意見，這個時間所以獨多發生汽車肇禍事件者是基於二種原因：（一）此時正值各工廠和各店鋪放工的時候，許多疲勞的，歸心如箭的工人遂不容易躲避疾速的汽車的侵襲。（二）在危機四伏的街道中，更有許多跳蕩的兒童在專心致志的作他們晚膳前最後一剎那的遊戲，因此，生命的犧牲越發加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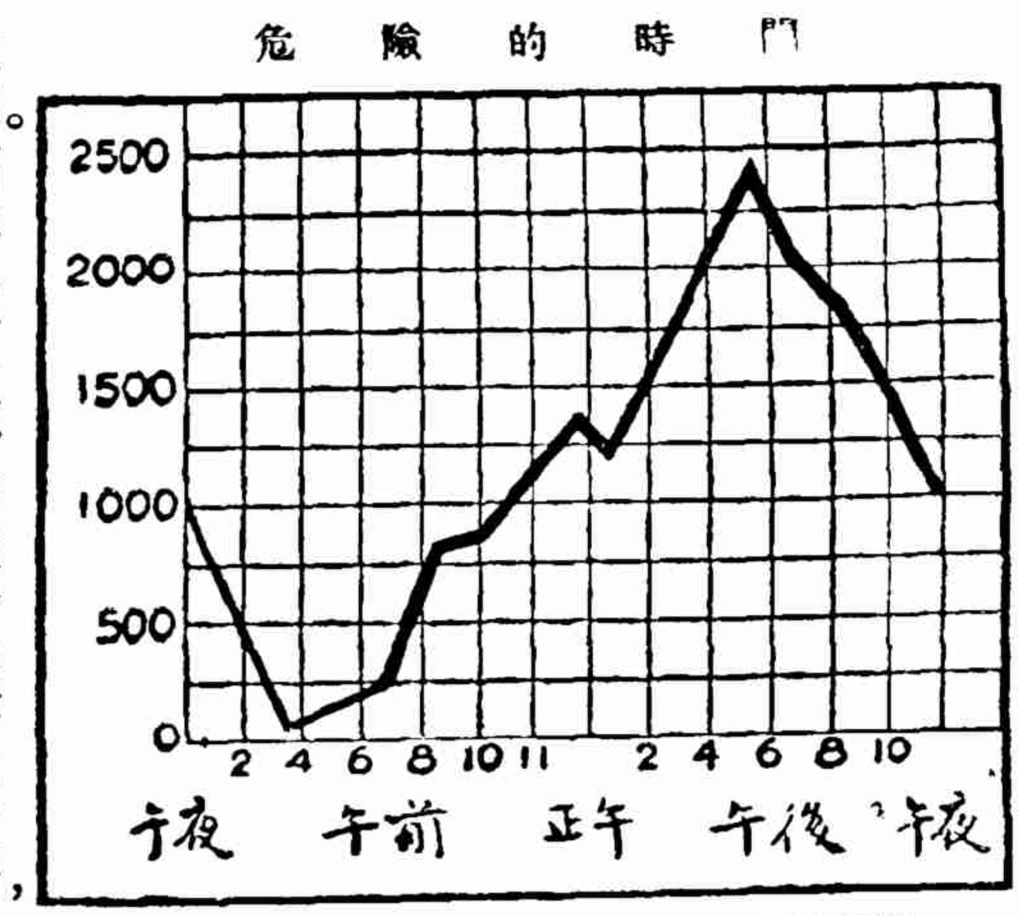
照今年發表的統計，美國人去歲因汽車而犧牲的人數比參加世界大戰的美國軍隊的傷亡數還要超過三倍！其傷亡之大便可想見了。這樣鉅大的傷亡，其造成的原因究是什麼呢？在美國道路協會的眼光看來，此種不幸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乃是不注意兒童在街道中遊戲，開車超過規定的速率，成人作喜鵲式的步態和行車規則的違犯。再把去年發生的肇禍事件來分析，我們知道肇禍事件之由開車者造成的有一一、一八三件；因徒步者的不慎行為而引起的有一〇、八〇五件；其餘的三、三一四件則是因物質的條件發生的。

在美國的大城市中，工廠中的職工有不少是僦居在和工廠相隔二十五英里的遠處的。自然每當工作完畢後，他們便須匆匆的奔回家中。本來他們在經過長時間的工作後，頭腦已經被攪昏了，現在又須迅速地趕回，被汽車碾死的事件又怎能避免呢！紐約省去年度在五點至六點的一個時間內發生的汽車肇禍事件凡二千五百起，最高的一次竟達每四十二秒鐘一個犧牲者的紀錄！有人稱這個時間為「死的時間」，也不能說是過分的描寫呀！請參閱下圖。

在汽車肇禍事件總數中，因汽車機件損壞或其他物質條件而發生的禍事不過佔總數百分之五。例如因制動機失效而發生的不幸事件在紐約省（一九二六年）總共不過九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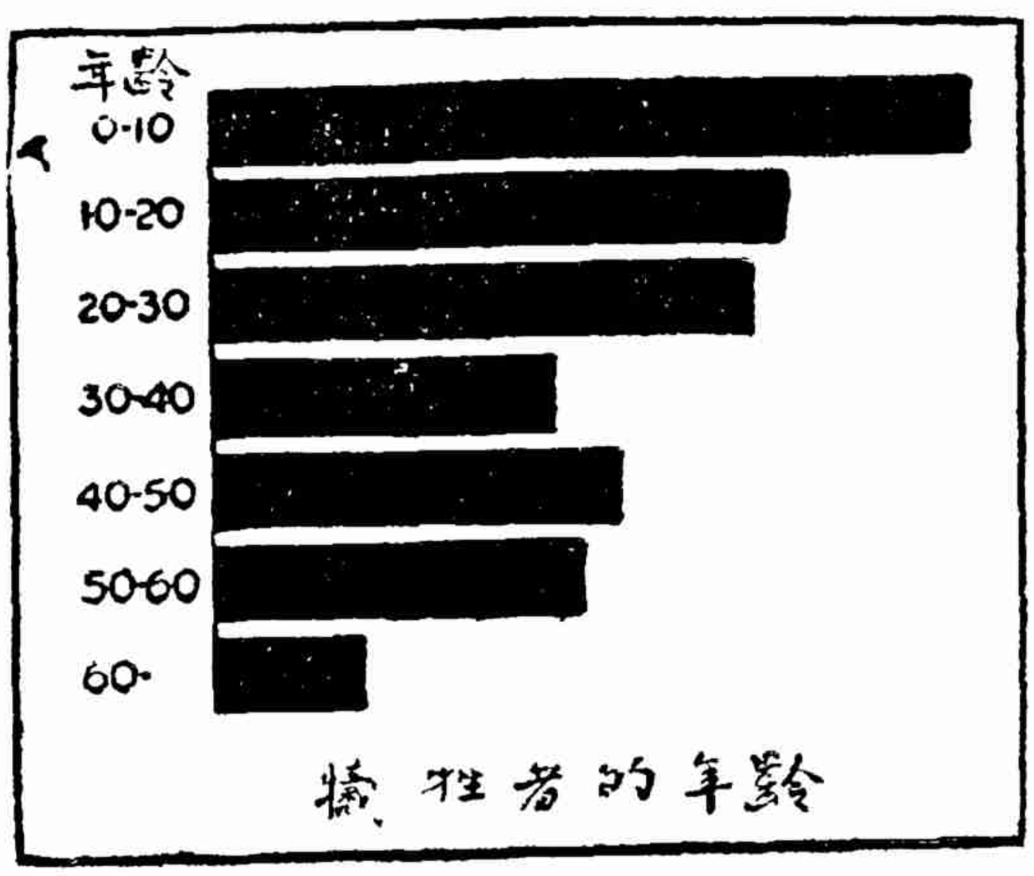
二起。其餘九十五分的生命損害之責任，就不能不由人類負擔了。如粗忽，輕率和開車者的不勝任都是造成這種可怕現象的重要原因。

嚴格的說來，今日美國汽車肇禍事件的激增，法律的縱任亦應當負極大的責任。在美國的四十八州中，祇有十六州的法律是規定凡開車必須執有市政機關頒發的駕駛執照。其餘的各州，特別是南部和西部數州，竟有頒發汽車號碼牌而連草率的照例的開車試驗都不舉行的。隨便什麼人祇要有「一塊鐵片」和些許的汽油即可在繁盛的市街上絕塵而馳，這樣，慘劇的發生自然要源源不絕了。



這張表是用以表明在紐約省各個時間內所發生的汽車肇禍事件的次數，其最高點則是發生在午後五點至六點，正當一般頭腦攪昏的工人急匆地奔回家的時候　僅僅在這一個鐘頭內汽車肇事的總數竟達二五〇〇件。

在汽車輪下慘死的人們中，尤以正在求學時代的兒童佔大多數。一九二六年，美國死難的兒童竟有七千個。這件事引起社會重大的注意，有許多人潛心研究他們致死的原因，結果發現從六歲至十二歲這一個時期的兒童比從一個月至七十歲中間的任何同時期的人的死亡額都要超越二倍以上。下表是說明各個時期中被汽車碾死的人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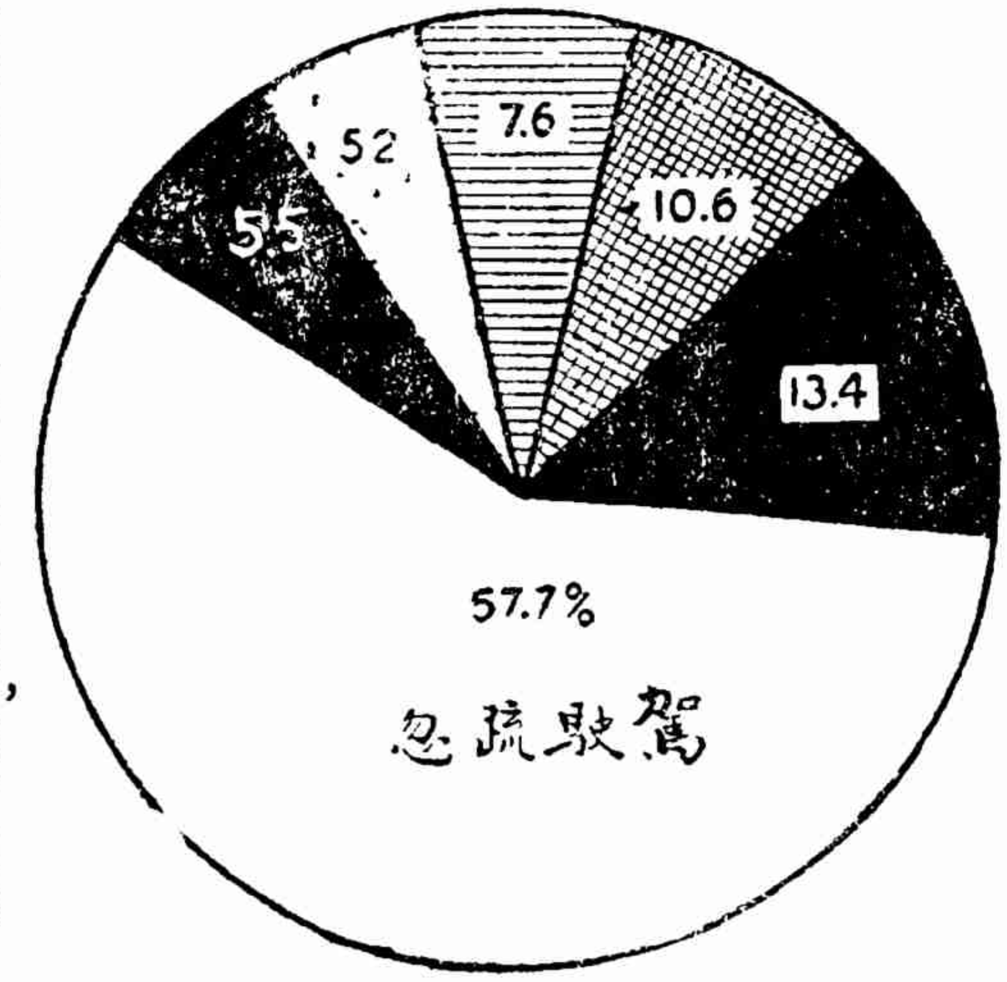


至於因駕駛者酗酒而肇事的數目與總數較尚不能謂大，但每次慘劇的發生因駕駛者的神志不清的緣故，往往是極重的。據一九二六年的統計報告，酒醉的駕駛者所發生的禍事凡二九五件，斃命者共四六人；因醉酒而吊銷開車執照者凡四、八六三人。這種事件所以能逐漸減少者是因爲各州的法律對於這點能一致嚴重取締的緣故。心理狀況之最易於引起禍事者莫過於疲勞，由疲勞更發生不注意輕率，和駕駛者或行路者敏捷動作之減退的結果。

就兒童方面論，一般的不注意實是造成鉅大的兒童的傷亡額的唯一原因。兒童在遊戲的時候，他們的神筋是十分興奮，而在感覺快樂的時候他們更不知顧慮到自身以外的物事。他們會奔到繁盛的市街中，繼續他們快樂的遊戲，絕不把什麼汽車放在心頭的。

思想遲鈍和判斷力的缺乏是慘劇百分之四十造成的原因。這些分類包含跳浪的走態，不注意，腦筋昏亂，缺少經驗和輕忽。

汽車肇禍的原因



疏忽的駕駛在全部汽車肇禍事件中佔百分之五七·七，由於這種原因而發生的生命上的損害亦較一切其他原因爲重。其次便要輪到因不注意而引起的傷人事件，在全數中佔百分之一三·四；再次是涉及兩方開車者的粗忽行爲的佔百分之一〇·六；罪在徒步者自身的佔七·六；由於設備的不良而發生的，佔五·二；餘下的五·五則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

近年美國汽車肇禍事件的激增，生命的損害的重大，老成持重的議會也知道注意到道路的安全問題了。現在亟須實行的救濟方法大概如下：

（一）美國國會應重新頒布一種全國一致的取締汽車行駛的法律，各州不得分歧。現在最切要之圖有二（A）開車執照的頒發必須經過極嚴格的考驗，市政當局對於應試者的開車手段，身體狀況以及年齡等等都須十分注意。（B）制定一種限制汽車速率的法律，全國的開車者均須切實遵守。關於這點我以爲應依人口分配之疏密而分爲三等：（1）曠野之區汽車不妨可以開得快些；（2）在住屋區和冷僻的商業區次之；（3）在繁盛的商業區因爲來往的人最多，汽車應絕對開慢車。

（二）安全和防止危險的教育必須插入一般學校的課程中。縮市政之職者於每星期末日應將一星期中發生的汽車慘劇總數登在本地報紙的觸目地位，俾慘痛的印象易於印入讀者的腦筋中而知所避免。

（三）每年至少檢驗汽車一次，并嚴限車主在規定的日期中爲保護的修理或替換。

（四）街道的放寬和斜度交切口的免除。同時應限制重車經過繁盛的街道。

（五）爲謀公共安全起見，必須提倡駕車者與徒步者的道路合作，遮幾鉅大的生命的傷害可逐漸減少。

汽車肇禍事件百分之九十五是人類機器失敗的結果，而不是機械的或其他物質的過失。我們要阻止這種悲劇的重演，決不是僅僅靠幾條禁章所能奏效的，除非牠們是成爲簡單的禮儀和謹慎的法則的一部。



冰河時代（續）

張資平

五

第二天早上V起來時看見天色和妻近來的顏色一樣的陰鬱。V因為昨晚上失眠精神很不舒暢，看見這樣的天氣，心裏更加不愉快起來。

『小孩子起來時要替他們加穿一件夾衫！』V站在廳裏高聲的向妻說。但妻在房裏並不理他。

『聽見了麼？今天大大氣冷些。』他再高聲的說。

『還有什麼夾衫褲？所有的不是都穿上身了麼？』妻在房裏怨懟地回答他。她還繼續着咕嚕了幾句，但V聽不清楚。V想莫去追究了，大概是罵自己窮的話吧。

V一個人走到厨房門首站了一忽，看見灶冷鍋冷的淒涼情景，加上幾陣冰冷的晨風由牆外吹進來，也覺得近二三月來自己的生活實在有點慘痛。

——家和萬事興！從小就聽見自己的老祖母常常說這句話。這麼樣的一個小家庭——一夫一妻和兩個小孩子——夫妻之間應該「和氣致祥」才對的！可是妻隔幾天就要惱一回，對自己沒有好話說。作算開了口，不是罵兩個無邪的小孩子就是頂撞自己的不中聽的話。V想，自己找不到相當的職業，妻祇可以怨命運，怎麼可以怨丈夫呢？V愈想愈氣不過，很想回房裏去發作幾句才消氣，但又怕災禍延到兩個小孩子身上去。他祇能夠忍氣吞聲地在厨房門首痴站了一會。冷風一陣陣地向他臉上吹，他像沒有了感覺般的。

——像自己這樣的人祇能夠潛伏在自己的萎頹了的靈魂裏面去。自己何以會有這樣衰老無能的狀態和性質呢？恐怕是年齡增長了的關係吧。否，恐怕是受了不純的消極的書籍的影響吧。

牆外的大空裏密佈着蒼灰色的雲，蛛絲般的雨絲紛紛地隨着寒風飛進牆裏面來。V忙退回廳堂裏來。他無意中望見廳壁上掛的日曆。由

壁曆聯想到再過三兩天房主人就要來催房租了。由房租又聯想到因爲近來百物騰貴房主聯合會主張加租的話來了。V愈想心裏愈煩悶，和自己最親密的妻也不能分擔一些的煩悶。

『爸爸！』大的S兒飛奔到他跟前來他把V的左腿緊緊地摟抱着。

『爸爸，今天不出去？』

V想回答他，還沒有說出口，又聽見T兒在房裏帶哭音的叫爸爸了。

『今天爸爸不出去，在屋裏引你們。』V攜着S兒的手走向房門首來。

『爸爸今天出去，S也不哭。爸爸出去買餅干回來我們吃。』S兒笑着說。V覺着S兒的手掌像氷般的冷，看他的嘴唇也沒有一點血色。V再檢看他的袖口，果然他的防寒具，一件紅絨線衫，一件棉背心和一件夾襖——都穿上身了，只差一件去年冬新製的一件柳條花夾襖。V再看握在自掌中的S兒的五根小指頭像腫脹了些，滿充着血。

他才踏進房，小的T兒就伸雙手要他抱。她的母親正替她穿衣裳。

『穿好了衣裳再說話哪！着了涼還害得到第二個！』妻強捉着T兒的小手向一件小棉襖子的袖筒裏塞。妻的歇斯的里性的聲音引起了V的不少的反感。T兒哭了，掙扎起來不願穿棉襖了。

『看你拗得贏那一個！』妻在T兒的小屁股上摑了兩掌。T兒狂哭起來了。V看見妻咬牙切齒，滿臉漲着青筋的醜態已經十二分討厭了，再看見T兒狂哭，早忍耐不住了。

『小小的女兒也值得這樣的教訓！』V叱他的妻。

『着了涼，又罵那一個呢？要這樣的寵她，你就替她把衣裳穿上着了涼時，莫再向我發脾氣！』妻把T兒的小棉襖向床角一摔，退到床側的一張椅子上坐下去了。

『你難爲那一個？好好的哄她穿上不可以麼？賤東西！』V厲聲地叱他的妻，但說到最後的三個字聲音還是低了些，像失了氣力般的說不出口。可是妻還是一字不漏的聽淸楚了。V知道妻的性質她是一字不讓的。無論V說得如何的有理（？）她還是要強詞奪理的一一爭辯。不服理地一任V痛罵一回的妻的性質是他所最討厭的。他常常想，女人終是個女人，始終不能理解男人的苦衷，不能理解男人的思想，不能理解男人的一切。他深信在這世間，決沒有理想的配偶，也決沒有圓滿的夫妻關係。

『不錯，是賤東西！賤東西要來擱在家裏做什麼？』妻冷笑着說。平日就蒼白不過的妻的臉上像加撒了一重霜。

妻有這種性質，常捉住V忿怒時未加思索說出來的過激詞加以批難；這是V頂厭惡的。V想儘爭辯是爭辯不了的，最後的解決方法唯有訴之武力。然而經驗告訴他，用武力解決也不十分妙，因爲結果只苦了兩個小孩子。並且T兒的衣裳還沒有穿上呢。

『看你再多講幾句……還不快點替她穿上！』V的聲氣也一點不讓步的再叱他的妻。

『話都說不得麼？我有嘴，你禁得我說話?!怕她着了涼，你就替她穿上！』妻說着站起來走出廳堂裏去了。

S兒早就聽呆了，一聲不响地站在一邊，他像在擔心大禍快要臨頭了。此刻他看見母親出去像怕母親逃了去不回來，也哭着跟母親出去了。

『眞是個撒潑婦！』V祗能夠這樣的恨恨地駡。沒有法子，」祗得把衣裳替T兒穿上。T兒也像知道父母間的情形不甚妙了，很聽命的把衣裳穿了，也停止哭了。

『爸爸抱！』她隻手揩着眼睛，隻手搭在父親的左肩上。V忙把她抱起，她緊緊的就把頭枕到V的右肩上來。

V抱着T兒在室裏一上一下地走了一忽，聽見室外的雨愈下得急了。V想近這一星期來氣壓很低，一天晴兩天雨，並且一下雨就下一個整天。悶雨失業的V日日在家裏聽着這種悶雨，格外的煩悶。但V又想即在天晴氣朗的日子，自己也是一樣的煩悶。

『媽媽，S要喻飯吃。』V聽見S兒的帶哭的聲音，也覺得自己有點餓了。但妻像在惡意的抵制他，還不到火廚裏去。V愈想愈恨妻不過，若不是有兩個這樣小的兒女時，他早就和她離婚了。他後悔在從前的幾篇創作裏面太把妻寫好了。現在想來，妻是值不得自己讚美的。眞的，從前寫的幾篇創作太便宜她了。

T兒聽見哥哥的聲音，從V的肩上抬起頭來，指着房外，要到廳堂裏去。

『M Mema！』T兒給哥哥提醒了，思念她的母親了。V只得抱了她出來。T兒看見母親坐在廳堂裏的食桌傍垂淚，忙伸出一雙小手親向她。妻倒不睬視這個小女兒把她接抱過去了。這時候S兒靠近他的膝前來了。V握着S兒的手，覺得比剛才更冰冷了。再察看時，也像比先刻紅腫了些。

『還有一件新夾襖也不替他穿上！』V沒有留意到廚房門首的晒竿上還掛着兩件小夾襖，說錯了一句話。

『你沒有眼睛！你買了板炭給我替他們烘衣裳?!』

V回想到樓下楊奶奶買便宜炭的時候，妻勸他也買三五擔的事了。但V拒絕了。拒絕的理由是現在是「爭買」期，價錢抬高了，過了「爭買」一期價錢要便宜此。究其實，V的意思是存款太少了，不能爲木炭一項開支一大宗款。但妻說V是會乘不會除的，將來定要後悔，近冬的炭價只有增高，那裏會低跌呢。V又想到S兒昨天吃米泡的時候的確是穿着那件掛在廚房門首晒竿上的黑柳條花布的夾襖兒。雖有這些回想，但終難引起他對妻的諒解。V終和他的妻決裂了。

六

V和妻決裂後，樓下的楊奶奶走上來了。V想，現在把一切責任付託楊奶奶吧，自己可以走了。若不走，妻決不理小孩子們，也決不會燒飯給

他們吃的自己走了後，楊奶奶定能夠把妻勸慰過來，這是由幾次的經驗知道的。

S，T兄妹早就靠着母親的胸懷哭做一團了，現在看見父親又離開他們，更悲痛地狂哭起來。

——爲他們小兄妹計，還是快點走的好。妻在這星期內決不能和自己和好的。自己儘守在家裏，妻反不好做事，小孩子的看護也一定不週全。V聽着小孩子們的哭音，不能不忍着心痛跑下樓，冒雨走出街路上來。

站在街路上給風吹了一會，雨打了一會，才知自己沒有把黑呢馬褂披上，也沒把皮靴換上。他知道街路上是不能久站的，只好無目的地向街口跑。他一面走一面還留心去聽小孩子的哭音有沒有停止。在風聲雨聲的交響中他還隱約聽見S和T兩個悲哭着呼爸爸的聲音。

——妻眞該殺！丈夫的苦況一點不體諒，三天吵，兩天駡，弄得自己沒有一點心緒去創作或翻譯。自己從前會寫許多 Trashy Novels 也完全是妻的罪過。將來自己若患血充腦症而死也完全是妻的罪過。V自言自語的無意識地走到A商店面前來了。

A商店的主人是V的一個同鄉。這家商店離V現在的住家不遠，V在家裏閒着無事做，常帶小孩子到A商店來頑。V因爲自己窮，決不向A店主提錢財的事；所以A店主倒很歡迎V到店裏去談時事給他聽。

A商店對門是一家咖啡店，V在暑假期中也常到這家咖啡店來花過幾塊錢，結果他認識了一個「半老徐娘」的女堂倌。她姓孫，V就常叫她密司孫。當V叫她密司孫的時候，她便雙頰通紅的望她的同事。她的同事也望着V笑，像笑V迂腐。後來V知道她是一個小官僚的姨太太，也是這家咖啡店的一個股東，年紀又有三十餘歲了；V還叫她密司，當然會給人笑的。並且她的同事們還當V是在懸想密司孫呢。但V想，她們就這樣的猜疑也不算得十分冤枉了V，因爲密司孫最初一次就給了V一個很好的印象——會使V隔天就準備花幾角錢到那家咖啡店去的好印象。在寂寞枯燥的W城和H市困住了兩年餘，今年初夏的一天晚上，A店主約他到新開張的，在H市算頂整飾的咖啡店裏去吃冰淇淋，才踏上樓第一個來招待他們的就是老密司孫。她的樣子本來就不錯，會使人想像到她年輕時的標緻。V一見她就引起了他往年在海外咖啡店的回憶。嗣後V就一個人不給A店主知道，隔晚就到咖啡店樓上來和密司孫談天。當然老密司孫是很歡迎他的，因爲頂少喝一盅咖啡也得花一角五分錢。

暑假後，V的收入的來源絕了，不敢常到咖啡店去。但他常到A商店的樓上去隔條街路，窺望咖啡店的樓上。有時V一個人去，有時帶一個小孩子去。每天等妻由街上買菜回來——約十點鐘前後——V就到A商店去。這個時刻，咖啡店也開始營業了。

有一天V一個人出去，直至吃午飯時分才回來。

『天天到A商店去也不怕他們討厭你麽？有什麽許多話可以談！不

如早點回來看看小孩子，讓我多做點事。』妻很不樂意地發了一陣牢騷。

『因爲來了一位新從鄉裏到來的朋友，多談了些故鄉的事情，就過了時刻。』V嘻笑着扯了一個謊。

『誰信你的話！恐怕是咖啡店的女客吧。』妻翻着白眼瞧了他一忽。V禁不住雙頰紅熱地一時答不出話來。

『怪不得楊奶奶看不起你呢。你雖然窮，也當過大學教授來，有時候也得顧顧面子。』

『楊奶奶造了什麼謠？她怎麼樣說？』V覺得自己的臉愈加紅熱起來。

『何止楊奶奶！左鄰右舍的人們都知道了。她們說，住在楊家樓上的姓V的眞是個奇人，一天到晚沒事做，每天跑到A商店的樓上向着對面咖啡店樓上的女堂倌笑嘻嘻地眉來眼去！他家裏一家人到底怎麼樣過活的？你想，你還有臉孔見左側右面的人麼？沒有職業就坐在家裏，少出去丟醜還好些！』妻再發了一陣牢騷後又歎了口氣。她像歎惜自己的丈夫不長進。

——該死該死！我竟不知道附近的人們對我有這種惡評。這還了得！

生性很漫不拘的V到這時候對着妻也覺得很難爲情。嗣後V就很少到A店的樓上去了。作算一星期間去三兩次，也很謹愼地先偸望街路上有認識自己的人往來沒有，他不敢率直地一登樓就走近窗口伸出頭來向對面的樓上眺望了。

V走進A商店來時，身上的青灰竹布長褂子差不多全部淋濕了。外面的雨也越下得大了。進了冬期的A商店生意很忙，下雨的今天生意還是一樣的忙。A店主要應接來客，沒有工夫和V閒談了。

『今天下雨，對面很少客，你到那邊去花一二角錢和她敍敍情不好麼？』A店主以慣用的口調向V說笑。

『還有這種閒心緒！』V苦笑着說。他在A商店坐了一會，看見他們的生意太忙，便告辭出來。此刻雨也停了，天氣也轉暖和了，街路上也漸晒着淡淡的日影了。

七

V由A商店出來沿着大街直下，走了一會，日影漸漸强烈起來了。他覺着自己的濕衣在大氣中蒸發。他無意識地在彎彎曲曲的街路裏走了半個時辰，走到一個住貧民窟中的友人R的門首來了。

R是V從前在F縣中學當教員時代的一個同事。他原擔任數學，後因新進的數學教員多了，便改擔博物。再過二三年新進的博物教員也有了，他便改擔本國歷史和國文了。又再過兩年，換了一大批思想急進的學生就把R驅逐出校了。學生們定他的罪名是『思想落伍，學識毫無』。當時V雖然替他抱不平，但也想不出什麼方法來。V祇覺得自己不跟着R辭職，實在十二分對不住他。

V走進來時就看見R的一家四個圍坐在R的牀前的一張小桌子上喫飯。R雖然盤腿坐在牀上，但背還靠着一個高高的被堆。和R對面坐的是他的夫人，上首坐的是他的年約六七歲的女兒，坐在下首接近R夫人的是纔滿三歲的兒子。R夫人正在喂飯給她的兒子喫。

最初V能够到F縣中學校當教員，R替他出了點力。R由F縣中學出來後就失業了，帶了家族流到人情淺薄的H市來。後來他聽見V昇了W城的大學教授，便過江到W大學來看了V幾次。V知道他生活困難，也接濟了他不少。他們雖不能說是莫逆，但總是互有理解的朋友了。

V纔踏進R的房門就聞見一種鴉片臭和尿臭的混合臭氣。V原想到R家裏來喫碗稀飯充充飢的，現在聞到這種臭氣，肚裏也不覺得餓了。

「你沒有喫早點吧。就在這裏喫碗稀飯好不好？」這是R望見V時的第一句。接着R夫人也笑着說；

「V叔父，怎麼樣？喫點稀飯麼？」

「不，我喫過了。你們請便，我到外面廳裏坐一坐再來。」

「就在這裏面坐不要緊，我們快喫完了。」R夫人一面說一面站起來，走近一個茶几前倒了一杯茶過來。

V在廳前站了一忽，就聽見R請他進去。V再走進來時，先刻的睡牀改成烟炕了。R夫人在收拾牀前桌子上的碗筷。R早躺下去在燒鴉片了。循着慣例，V就在R對面的席位上躺下去。

R本來患風濕病多年了。春夏之交，病勢更加厲害，不能行動，整天都睡在牀上。到了乾燥的秋冬期，病勢便好些，能够坐起來。天氣若好，鴉片又吸足了時也可以扶着手杖移步到小院子裏曬得到陽光的地點坐着行日光浴。

R說，昨夜裏他的週身筋肉抽得厲害，連骨裏面都隱隱地作痛，他就知道今天要下雨了。

過了一刻，R夫人抱着小的兒子走進來，大的女兒也牽着衣角跟進來。V看她的小兒子，非常瘦弱，臉色也像染葉般的；這大概是R夫人營養不良，沒有充分的乳喂她的小孩子。大的女兒也笨頭笨腦的，兼之穿上一身襤褸的衣裳，愈使人覺得可憐。

R夫人纔坐下來就提出房主聯合會虐待住客的問題來討論。

「原租四塊錢，我們都覺得多了。聽說從下個月起要加倍的租金。塊把兩塊還可省點錢出來，要八塊錢，真的難為了我們窮人。V叔父，你看這樣破舊的房子也值得八元的租錢麼？」

「房租錢講不減時，下個月真的不知搬到什麼地方去好。要搬家就麻煩了，像我這個有風癱病的人。」R扶着煙槍說了後連歎了幾口氣。

「收了幾十年的房租還不够，到此刻時候又說加租，直是沒有一點道理！」

房裏沉默了好一會。

「小孩子睡了後，到楮先生那邊去，看能够借多少回來麼。」R夫人

說了後，R就點了點頭。

「沒有一天不爲錢的事愁苦」R再歎氣。

據R說，楮光漢是F縣中學的學生，R愛他聰明好學，在中學時代就資助他的學費畢業後因無力昇學，R再資助他至北京進師範大學。楮光漢現在W城的某師政治部當主任了，每月的收入不少。R早想去看他，無奈脚不從心，祇叫他的夫人拿一張名片去拜候楮主任。

R夫人說她把R的名刺遞進去後在傳達室坐着候了半點多鐘，果然有一個勤務兵出來很恭敬地請她進裏頭去。她跟着勤務兵，過了一條很長的角道，再進一重中門，彎向右廊下，有一間房子，房門首貼着「會客室」三個大字。勤務兵就請她進房子裏坐。她留心看室中的陳設，簡單得使她喫驚。正中擺一張寬約二尺，長約六尺的長桌，靠門首的一端有一把比較大的靠椅，大概是主人的席位。桌的兩傍分擺着六把椅子。桌那一端的壁上正中用鏢釘釘着一張墨印的孫總理遺像，遺像上面左右分掛國旗和黨旗，下面貼着一張藍底白字的總理遺囑。兩面牆壁上分貼有十餘張標語，她認得幾條是『實現三民主義』『完成國民革命』『革命軍不怕死不要錢』。她想，這定是革命後最時髦的陳設了。

她在會客室裏坐着再候了半個時辰纔見楮主任雄雄糾糾地走進來。他走路的樣子就有點像小學生初習體操，「左右左右」地把地板踏得咚咚地作響。他的後面還跟着一個勤務兵。他坐下來後，勤務兵就像泥塑的，雙手璧直地站在他後面。

楮主任一見面就表示十分歡迎她的來訪，其次就詳細地詢問R先生的近況，聽見R先生失業，有病，貧苦，也表示出十二分的同情。她想這位革命青年楮先生恐怕是我們一家人的救星了。她想自己的希望並不奢，楮主任能够將借去的四分之一償還來，一家大小四口一年間的生活費就够了；這是R夫妻聽見楮光漢當了主任的消息後，私下相談過的。

她看見楮主任對舊日受業師的貧病既表示十二分的熱腸，並且說若不是工作太忙，他就要馬上來會先生的，但一星期內他準定來拜訪先生。她也把這位革命青年恭維稱讚了一回，同時把自己一家的苦狀也詳悉無遺地說出來，想多求點以解除民衆的痛苦爲己任的革命青年的同情。

可憐的她以爲楮主任總可以暫把點錢給她帶回去用，所以儘坐着不願告辭。她再坐了好一會，仍不見楮主任有把錢的表示，很想直直捷捷地向他開硬弓，但一反想，還是第一次會面，不便就開口要錢，只得忍下去了。到後來還是楮主任說他的工作忙，要回辦公室裏去。到這時候，她只得站起來問楮主任什麽時候能够到他們家裏去。楮先生沉吟了一會，說很想一星期內到她家裏去，不過日子實在難得預定。她抱絕大的希望而來，預想不到會獲得這樣不得要領的結果。

八

『那末，褚主任來看過你們沒有？』V聽R夫人說了一大篇話後問她。R扶着煙槍搖了搖頭。

『他那樣的大官怎麽肯到我們家裏來呢？』她對褚光漢像很不滿的。『一個人莫做官的好，做了官就認不得故人了。』

『那末他欠你們的錢呢？』V很替R夫婦抱不平。

『她從褚那邊回來後，再過四五天又去過一回，但就會不着了。名片遞進去後，門房出來說主任不在部裏，出去了，不知是眞是假。不過會得見會不見都沒有什麽關係，我祇希望他還我幾個錢——不是還，借給我幾個錢。所以我就寫了一封信掛號寄過江去。過了兩天接到他一封回信，封寄一張十元的鈔票來，並且說隨後再替我多籌點錢，還寫了許多對不起我的話。我想算了，莫再希望他的錢了，多寫信去傷了感情不好。官場我是無緣的，也怕和他們來往。但前天那邊又來了一封信，說他不得空——大概是實情——要我家裏的到他部裏去，或者可以拿點錢回來。』

『褚光漢總算有良心的人。像我的幾個朋友……你是知道的，不說了吧。』

『你近來活動的結果如何？有點希望了沒有？最恨不過的是我的病！你若弄得個局面，我眞想存你底下做點事。』R的誠懇的態度差不多把V的眼淚引出來了。他想自己太無能了，對不起老友了。近半年來的，R的困苦的深刻的印象免不得再在他腦中重演一次。

有的是他V親眼看見的，有的是R告訴他的。

R的日常生活全靠替街下的小商人和工人們做訟詞稟帖去維持。有時替沒有男子的家庭或不會寫信的家庭寫家信，也替人家寫楹聯及門聯。一句話，他是以寫字爲生活了。寫字的報酬近來愈低減了，這因爲他的生意愈做愈濫了，一元兩元的雖然有，但一般的是三角二角錢。有時候一天替一個吝嗇的老婦寫一封囉囌不清的家信寫了大半天，祇得到十個八個銅角子的報酬還算是好的。他常常一連幾天沒有生意。

今年春深一天的星期日，V喫過早飯由W城過江來看R。他到R家裏時看見R還睡在被窩裏呻吟着呼痛，小的兒子蜷伏在V的足部的一隅呀呀的哭，大的女兒也站在房門首垂淚，像在望她的母親回來。

『喫過了飯沒有？』V問R的大女兒。她祇搖搖頭。

『你母親那裏去了？』

『買稀飯去了。』

V走進房裏呼R呼了好一會纔見戴着一團亂草般的R的黑瘦的面目從被底下伸出來。他望了V好一刻纔認識是V，他便喘着氣說：

『對……不住……了。……我……不好。你……坐……坐吧。』R的頭臉再埋進發出一股臭氣的黑髒的被窩裏去了。

V看見這種情形，心裏很難受。他無意識地走出廳前來坐在一張比較乾淨的凳上等R夫人回來。他想他們一定是斷炊了，今天非傾囊相助不可了！但他又覺得可笑，因為今天自己的「傾囊」祇有四張鈔票，還值不得三塊現洋呢。

再等了一忽，R夫人跑得氣喘喘地端着一中碗的白糖攪稀飯由外面跑進來。V認識那一碗稀飯是值得四個銅元。他看見碗裏面熱騰騰的粥湯就有點像地球未成立以前的充滿着宇宙的星霧，浮沉在這粥湯裏面的三十五十的飯粒就像新成立的星球。

『V叔父來了麼？』R夫人一走進門看見V，雙頰通紅的問了這一句後再繼續着說。

『今天一早有點事情出去了，來不及煮稀飯了，小孩子們喊肚子餓，只好快買碗稀飯他們喫。V叔父喫過了早飯吧。進房裏來坐坐吧。』R夫人一面說一面端着那碗稀飯往房裏去，她的大女兒也跟着進去了。

V在廳前想像到房裏四個人分喫那碗稀飯的情狀，差不多要掉下淚來了。

過後R還垂着淚告訴V一件受罪的事。

有一次R替一個下級軍官——由R的推想大概是個排長——寫封家信。那時候他還能够起來慢慢的行動。他在門首的狹小的街路口擺了一張桌子，掛起招牌替人寫字。據R說，初次坐在街路口十分不好意思，怕給認識的人看見。坐過了一二個星期後，倒不覺得什麼不好意思，祇希望多做點生意了。R又說，最多的顧客還是丘八，其次就是女人。R擺寫字桌擺了個把月後，一天來了一個掛斜皮帶的下級軍官請他替寫家信。R就照那個排長念的意思寫下去。大意是：

『信寄家中的老父親。兒自M縣出發後，二個多月中一連打了三陣大仗。蒙上天保佑，祖宗積德，敵人的千百萬顆彈丸沒有一顆射中兒的身上。前面的弟兄們實在死得不少，在後頭跟我們來督戰的官長也死了好幾個。打得最厲害，最可怕的是第二仗，在P江畔上我們都踏着死屍前進。兒在這一仗纔知道人命是這樣不值錢的。軍官騎的馬打傷了二匹，彈丸射在馬的腿部，馬沒有死，但跑不動。軍官忙下緊急命令叫軍醫官馬上過來替馬洗傷口敷藥。並且派十二個兵士扛着這三匹傷馬跟着大隊前進。但是我們一旅在這第二仗中彈負傷的不下百人，睡在沙場裏呻吟着望看護隊望了大半天還不見有個人來睬他們。兒到這時候纔知道人命不如馬命值錢。我想，上官已經不把我們當他的牛馬看待了，我也可以不當他是個人了。但是我們只心裏有氣，那裏敢說出口呢。

『我們一路來都是餐風宿露，帶月披星。聽見敵人距離我們不遠，我們就要徹夜的追擊。在這兩個月間每天只吃兩頓粗黑的乾飯的日子多。有些日子祇吃一頓稀飯。打了三個大仗後到了P城纔發了兩塊現洋的餉。可憐的先死了的弟兄們，一條性命祇換到一套灰斜布的軍服，一頂軍帽及一雙草鞋。其實這三件東西他們又何曾得到呢？

「兒出來當兵原是想吃糧的。進了營纔知道當兵是這樣危險的職業。兒想性命尚且不保，還吃什麼糧。有個政治工作人員來訓練我們，問我們為什麼當兵，我們一百個人中有九十九個半是說因為住在家裏沒有飯吃。政治指導員就說，和我們一樣地沒有飯吃的人多得很，所以我們要救這班沒有飯吃的人們，解除他們的痛苦，使他們都有飯吃。兒不很明白這位政治工作先生說的話。我想，我們自己還沒有飯吃，怎麼有力量使他們有飯吃呢。自己本身的痛苦還沒有解除，怎麼會有心緒去想法子解除他人的痛苦呢。我不懂政治工作人員所演講的是什麼意思，我祇暗暗地羡慕這位先生帶的金絲眼鏡和脚下穿的光亮亮的黑皮靴。

「兒還沒有入營之前，聽見上村裏當過兵的程伯伯說，當兵靠正額的薪餉不單養不活一家人，就連自己一身的用費也難維持；所以當兵的若有機會就要到民間去發點橫財。但是現在的革命軍裏的規矩很

嚴厲，不容易發民間的橫財。不過進了P城，我在一家公館裏搜查敵軍，敵軍沒有搜着，倒發了點橫財。因為我要的是鈔票，不要現洋，所以沒有給長官發覺。若不然，兒這回那裏有這些錢寄回家呢。寄來以性命為孤注換來的銀洋三十元，你老人家好好的收用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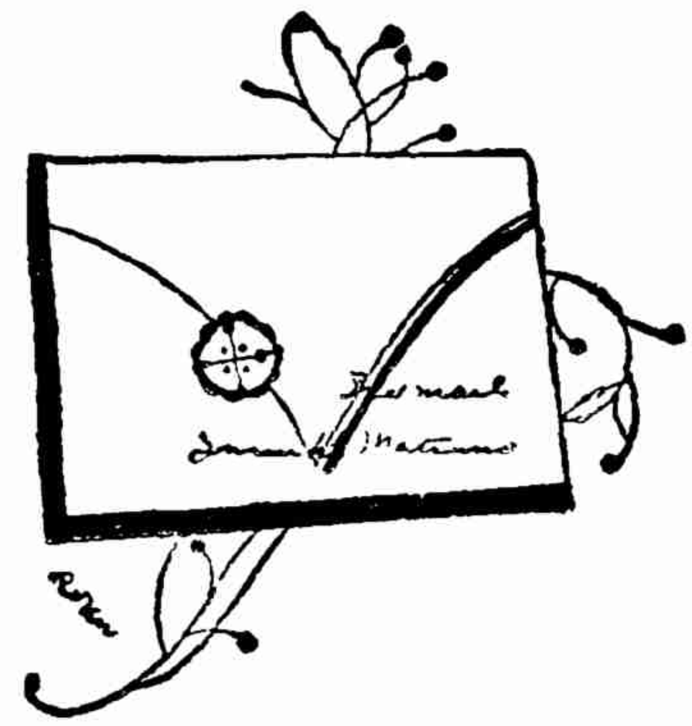
R替那個排長（？）寫了這一封家信後，第二天就來了兩個擔槍的兵士把R帶了去。可憐患風癱症走不動的R給兵士拖到營盤裏來時已經上氣不接下氣，全身軟成一堆倒在地下了。

事情審問明白了後，第二天R由營盤裏釋回來了，但也挨了好幾個嘴巴。聽說那個排長終被執行槍決了。R後悔不該把那個排長所說的話太寫詳細了。

從那時候起，R不再在街口擺寫字桌了。

（未完）





靈魂的一隅

保加利亞斯泰馬托夫著　　鍾憲民譯

一

納維娜對牠的丈夫發怒了，不，不但是發怒，說得更貼切一點，甚至對他失望了。在她看來，他已不是往前她所想像的他了。

她從來沒有感到這麼的憤怒，一想到他已藏匿了什麼東西，便不由得心悸起來。

『啊，那隻抽屜，那隻抽屜！什麼我不願放棄呢，只要我能夠有一次把這抽屜開了，看這裏面有的是甚麼……這事在他是殘酷的，卑劣的，不誠實的：他藏匿東西，好比我是個陌生人一般；而我卻什麼都告訴他……』——這時她也在撒謊了，因為她先前曾和一位美少年發生過戀愛，這少年新近逝世了，便把這秘密帶到自己的墳墓裏去了；這段情史，即使她丈夫用刀刺入她的心窩，她也不會披露的。『這又是另一問題！』她這樣喃喃自釋道，可是她並不說明為什麼這又是另一問題。她枉費了時間，在她丈夫的過去和現在中，去找尋他可以藏匿的東西。她找不到什麼，——愛着，柔纆的，慈仁的，又是機警的，她認識他便是這樣的。今天，昨天，就是一生，他也是這樣的罷。

『不但我愛他，大家都推重他，讚美他，當他作模範……這種人會有什麼秘密呢？話雖這樣，他確有秘密，有……為什麼每當我見他在這抽屜裏找尋什麼的時候，他便蒼皇的把牠閉好，他的臉色頓時變了，變得很嚴峻似的，好像見他在這抽屜旁於他是很難堪的。……是的，秘密是有的，……是的，秘密是有的……不過牠是什麼呢？……我將永不知道了麼？……難道在最甜美的時候，我仍復不由得要感到一件東西把我倆分隔着，我倆中間，有了別的東西，別的女人……不，這總不至於的罷！他總不至於做這樣的醜事罷……這女人又是那個呢？……我的同伴都認識的……不，不會的……雖然這樣，總有些奇事了！……』

這個思想這樣的窘迫她，她困惱得若生了病似的。

納維娜開始在夢中瞧見這抽屜了；在夢裏又偸讀了抽屜中發見的信。

雖然納維娜深信她丈夫的忠愛，在她眼前仍復免不了有個女人的模糊的憧影出現，不住地在挑撥她；她便惶恐的不安了。牠常常追迫她，作弄她，笑她的懦怯，牠正像惡魔總是跟在她後面，有幾次，她似乎聽到近在她耳際的女人的笑聲。

「這樣使我受苦，實在是反乎上帝的！」

她總是等着，期望他親自來，抱住了她，輕輕地說：「拿了鑰匙，去看吧，裏面藏着什麼，那麼你可放心了！」納維娜以爲他應該這麼做的。一天她甚至於這樣的想：「到了晚上，他還不來，這就是表示這裏面的確有秘密了，也許他愛上了別人，或者……不論怎樣，他已不愛我了。」

納維娜決心，不論怎樣，要他解說理由。

她的丈夫仍舊照常；吃過晚飯便站起身來走向書房去。

走進了書房，她在靠椅中坐下了；她的丈夫把紙張投在一邊，很溫柔的對她一看。

「有什麼嗎？」

「有什麼！我在受苦，你不知道嗎？我自入世以來，也沒有受過現在那麼的苦……你磨難我，慘酷地苛待我。」

「又是關於那抽屜嗎？我以爲你早已忘却了。」他回問，同時陪着微笑。

「是的，是的，又是那抽屜，那該咒詛的抽屜牠使我沒有一刻，日天夜裏，不覺得惶恐不安。」

「你不是戲謔地說麼？」

「我不是說笑，美脫耶，却是很鄭重地對你說，你似乎是個罪人，你把可怕的東西藏在那抽屜裏……我有些害怕了……什麼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但常常在我看來，我倆間已發生了什麼事了……」

「你可知道，納維娜，你也許病了罷；我眞不解，爲什麼這個抽屜會闖入你的思想裏的。」

「我並不生病，美脫耶，告我這裏面是甚麼？把牠在我面前啓開，我便安心了。」

「我不是已經再三的告訴你了，沒有什麼……幾本抄本和稿子，別的沒有。這抽屜怎的在你竟成了牢固的思想呢……」

「把那抄本給我看……」

「又是老調來了！你這些像警察一般的要檢查人家的性癖，從那裏生出來的？」

「嘲笑吧，儘冷嘲！」納維娜再忍不住了；「當你對警察般的性癖起了恐慌的時候，便有了事了……你也不可以此爲榮譽罷！」

「又是同樣的叨叨不休的話！末後，就是有了事，我一定要告訴你嗎？」

「你不是胡說罷？」

「全不！」美脫耶很嚴肅似的說。

「我至少抱這個見解夫妻之間，不得有秘密……」

「你爲什麽抱這樣的見解？」

「因爲，否則我不能了解何謂共同生活了。」

「你自己不是這樣說過，最好大家不互相知道個人的一切……原來祇有這樣纔行，因爲人人在他靈魂的一隅裏不願放進任何人來……你不也有這一隅麽？」

「我沒有瞞過你什麽秘密！……」

「也許……也許……你們婦人大家都是例外嗎？……」

「不要譏刺……我可以發誓，對你沒有秘密……祇有你！」

「看罷！我却不能發誓！……」

「我的上帝！你磨難我到何時才休呢？」納維娜說了，便倚着靠椅倒下去。

「聽罷，納維娜，末了，不要做孩子罷！」他很柔和地對她說。她抬起雙眼向他看。

「對我說，美脫耶，你將那抄本給我看，是不？」她說的很低微，同時含着媚，用了最強烈的熱情的眼光投視他一眼。他碰見了她的眼光，微笑着。她覺得他已看出她媚眼的送情，便漲紅了臉，忸怩地俯下了首，伏在椅背上想道：「他是怎樣的人？和他在一起却覺得落寞，倒是生平第一次。爲什樣我不能用手段來使他服從？」

納維娜憤怒起來了。「一講到這抽屜，便什麽都不能影響他的了。」她的美臉上浮上愁雲。

「告我，你常常對我說的愛情在那裏？你我以前互相發誓的相互的犧牲怎樣了？」

「完全的犧牲，納維娜，在這世界上，祇有肉體的人；不能把心靈交給別人，這麽說的人都是欺謊……」

過了半晌，美脫耶在她的眼睛裏看見溶解的金剛鑽似的晶亮物。他覺得心被刺痛似的，便站起身來，投向她去。

「納維娜，你爲什麽哭？爲什麽爲了出於稚氣的好奇心，要這樣自苦呢？」

「或許……但是這抽屜……」

「納維娜！你眞的猜疑我嗎？告我！」

「這抄本？」

「告我，納維娜，在同樣的處境內，你要啓露信託給我的事嗎？」

「然則，這抄本不是你的？」

「當然……」他很溫柔地挽住了她，抱過來。

灼熱的接吻使她一切的恐懼疑慮和猜想都伏貼下來，她又安然如故了。可是晚上，在未睡之前，不知怎的，她突然對自己發問：「那個又這樣輕意地把秘密肯交給別人呢？」

二

過了幾個星期，美脫耶因事到省城裏去了。

納維娜一個人在家人不見得肯把秘密交托別人這個思想，一刻也不離去她。『他自己不是說人都有靈魂的一隅，那裏別人不可以進去的嗎？那個人又怎樣把抄本交給他呢？這是不會的罷！他不過故意僞造種種欺言，來作脫身之計罷。』一種不可勝過的力量把她移到他的書房裏去了，到了那裏，暫時種種猜疑都告終了，她快知道其中的眞相了。

她進過他的書房已有幾次了，但每當她開了門跨進去挨進桌子的時候，她不由得停住了。似乎有人在窺探她，有時恐怕得呼喊她的使女出來了。尤其是最近一次，當她要坐下椅子來的時候，她幻覺得丈夫已在房裏了，知道了她的用意正在威脅她似的。她不敢稍動，儘站着；有時四周的家具彷彿得了生命，也明白了她來的動機的模樣。

這時她又恐怕得呼喚她的使女來了。使女來後，納維娜問她要一杯水。

『我是何等的笨拙！我怕的什麼？』見了使女，她便憶起要去訪一個朋友：她想走，可是仍舊站在房裏。『他的鑰匙放在那裏？』她開始遍尋了，在他的紙堆裏，書架上，牀底下，到處都尋過。『他明天要來拿去呢……這裏許多的鑰匙中總該有個配合的罷。』她收集了所有的鑰匙。用來一開之後，她看到普通的鑰匙都不適用的。『那麼，他一定特地定做新奇的鎖和鑰的！』這個發見使她十分驚疑。『自然有重要秘密的東西……』這麼一想，她愈加熱烈地要啓開這個該咒詛的抽屜，好比在這個裏面藏着一件她所定要知道，否則她底生命便失掉意義的東西似的。她愈覺得不能啟開，愈覺得應該啓開牠。一時她竟想這是她的責任。『可是怎樣，我怎樣去開牠呢？一個人破壞牠卻做不到……我去雇個銅匠來罷？』她便命令使女去喚銅匠來。在銅匠未來之前，她用了所有的智力去信服自己以爲把那抄本一看確是很重要的。『惟有這麼一看，我纔安心。不論什麼我總該知道……否則，我不再愛他了，不再信任他了，我們的生活便變成地獄般的了……我不願和其餘的人一般地生活……知道他的眞相總得比猜疑出種種也許他自己從沒有想過的事來的好。』

心中又一個聲音卻這樣說：『不應當……你沒有這個權力啊！』

銅匠進了房裏，她以爲不久便知道一切了，覺得心中癢起來；她把抽屜上的鎖孔指給他看。

什麼應當不應當的理論已太遲的了。幾分鐘後抽屜的內部已在她眼簾前展開了。銅匠和使女都走出了房。

納維娜獨自坐着。恐懼和不可言喻的快感抱住了她全身。她快把抽屜中的紙張拏出來，走到窗邊的坐榻那裏，好像她恐怕要讀完牠們，這點日光還不够似的。

納維娜把第一本抄本的封面翻開了。

就是在結婚的前夜她也沒有感到像這時那麼的寒慄——不久她將進入他的靈魂，在那裏遍尋了。

她似乎發見了新的世界，新的生活，別一星球，一處不可知的地方。她的心顫動得這般的甜蜜，連呼吸都屏住了。

她生平第一次經嘗像針尖般銳利的感覺。從沒有一次，她精神的世界充滿過她底心靈，像這開着的抄本那樣；這個裏面蘊藏着別個人的秘密，一個很接近的同時也很生疏的人底秘密，否則這個在她還有甚麽意義呢？

她便用了全神貫注着的雙眼投視在抄本上面，立卽從上左邊讀起來了：

『每個人在這世間，總有靈魂的一隅，那裏誰都不許進入的。』

這幾句，他常時聽她丈夫說的，使她打起寒噤來。似乎覺得她丈夫的聲音隱約可聽，彷彿他是站在她的身傍；種種恐怖都在她腦中閃過。同時她卻在未讀完那抄本以前，決不願把牠交還給任何人的，卽使用了不論怎樣的代價。

『我極歡喜研究自己，也同樣地分析我的作爲和思想，不論可厭惡的，甚至於罪孽的……而這些我倒有許多哩……我常覺得快樂，當我作了一件卑賤的事情，卻可以用美名來掩飾的時候……在人家面前，自然，我倒每次都成功的。人是這樣的易信，聽了美名便深信了！但是在我一個子的時候，我便做那世上最有趣的事情，就是從我靈魂的深處挖掘出我那最隱密的罪事，把牠放入我心的賬簿裏。

『我常是很熱烈地在考察自己，在過去中找尋，不問牠是怎樣的；我有這怪誕的習慣，尤其是因爲人家老是誤解我的緣故……大家都以爲我是循規蹈矩誠實無私的人，就是我的敵人也是這麽想……而我呢，也盡我智力去維持這公評。人家說我不是，我老是唯唯稱然的，也從未計較過一次，可是倘若朋友對我的誠實懷了疑心，我卻決不干休的……而現在……』

『……是的，我又要重複說，每個人在心靈中有不許他人進入的一隅，那裏就是他自己也不能很滿足的窺視的，因爲祇有在這一隅裏，他便見到了眞面目的他自己，在別處「他」不是他呢。我們如果以爲那個人是更好的，或是說他能夠更好點，這也不過是因爲我們沒有看見他心靈的角隅；但最好也是不看見牠！我寫這個，也是以研究我自己爲唯一目的的。我們儘是研究人生和他人，便少能認識自己……我要把我的全生從頭至尾細看過，這樣我的傳宗者或接代者可以把我的一生和人家估定我的一生比較一下，看看到底兩者中間有何相同的地方。

『有人以妒忌爲高尚的感情，有人把牠和愛情混爲一談。

『「他妒忌我，所以愛我！」有個愚蠢的婦人這麽想。「我妒忌你，所以我愛你」有個專制的丈夫把他妻子錮禁在籠中的時候，便這樣地使她安伏。

『我的意思，妒忌是最卑劣的表現。男子的妒忌心是一種人的陋見，以爲婦人除了他外旁的什麽可以沒有的了，「怎麽我對她還不足夠

嗎？她還不滿足麼？她還要甚麼呢？」這般人便是這樣想着。這是愚人的幻想，以爲他是足以充實別人生命的所有的缺空的了。我的納維娜妒忌我，我甚至於爲了書籍。她不知道，一本不論怎麼的書總得比她更有趣呢。

『我眞不知道，在這世間上，有沒有一生中從未做過惡事的人，不論小惡事大惡事，不管爲金錢的，或者別樣的？在地球上，幾乎沒有一個有智慧的人，得到財富和高職不是先前做了惡事的。誠然，浮面一看，這些先生們都是潔白的，無可指摘的，不容疑慮的人。可是走進了他的心靈，在他的自序傳中看一看，你一定可以覓得一點汚穢，就是和微生蟲一般小的，而他後來的財富和高位卻是這裏茁發的……一個銅錢產生了銀元……權位漸漸昇高了……而這成就的開端卻在這汚穢的事裏，後來也許就會忘掉的。

『今天我便記起這事了……我做了鑑定官……一切都由我支配……我認識那人……一個用了保金繳釋放的富人……在審定的前日，我在桌上錢袋裏發見十張五百法郎的鈔票，還有小小的紙條，上面寫着：「給那不受賄賂卻是公平無私的人，可是人總不願忘情的。」這瞬間，我心中奔騰着怒氣，便忿忿的走向大使那裏去，這字條使我每個神經纖維都含着憤意……他想這個數目足以蒙蔽我誠實底淨潔。呸！我要證明給他看，世間還有「人」呢。我走到大使公館去，但大使卻不在。明天我該還銀行五百法郎的款項——我的朋友這幾天答應借我的。「倘使我從這巨款內拿來付還銀行，而把朋友的五百法郎假裝作借款；這麼一來，又怎樣呢？」我想世間的事還有比這個更簡單的嗎？袋裏有的錢，總得當牠實在的。把錢付還銀行後，便去造訪；朋友卻巧在家，但五百法郎要二天後才能借我。此刻自然不必再去謁見大使的了。

『明天審查官員都來到了。我的賄賂人有副假裝不認識我的神色。幾次我恨不得向他撲過去，把鈔票擲還他；尤其是他那冷靜的態度使我難忍，彷彿他已預料我定能宣告他的無罪似的。我便宣告他是無罪的，因爲要是不然，怕他定要高聲大喊地控告我受賄的了。這時我什麼都不想，也不想我的宣判是對不對的，是否和我的職司相抵觸的，我祇留意不要說了一句損害他的話，他是可以用「我賄賂了他」或「我要賄賂他」的話來降謫我啊！「如果他是誠實的，爲什麼不發言呢？」他和別的人都要問了，從那時起，我這樣地寬慰自己：我的宣告是公正的，不是我怕他，是他送我賄錢，我這麼宣告，是爲了應該這樣的。換句話說，他若使是無罪，也不用賄賂我了。他離去審查員時的微笑，我永不忘卻的了；他似乎用牠來感謝我哩。如果法律不來懲罰我們兩個，爲了賄賂事，他竟會對我很欣喜地笑，把這銀錢事傳講給我的朋友聽。但這第一次的醜事卻把我臉上添加了一重可憐的神色。』

『我又想起要回家的時候，想先把那些該咒詛的鈔票撕成粉碎，朋友那裏借來的五百法郎也同樣地對待牠。可是晚上到家以後，覺得毀掉這批錢是十分愚蠢的。最後，我可以不爲自己用掉牠，送給窮人不很

好的麼？

『這樣，鏝終究仍是在我這裏……

『人是奇異的生物。有時我祇討厭納維娜……但當她露出熱情的時候，我的感想便不同了，我覺到甜蜜的戰慄，當她放掉了一切的嬌羞的時候，我迷醉於她的肉慾了，我眞會吻她的足……但過了半晌，映入我眼簾中的她，又像做過惡事似的，就是在最熱愛時候的情慾，也覺得是種汚褻的感覺。

『我經過三種生活——有時在同日內，在同一小時內，又是一個我是在社會的面前，社會把人分作強的弱的，誠實的，僞詐的，但在我妻前，我却是個完全不同的我了，在她前愛字有時也會使我憶起辦公兩字。此刻我却和第一個人和第二個人都沒有共同的地方；在這裏在寂寞中間我便像上帝創造時的亞當一樣，住在這裏，不怕想我腦筋在想的東西，却並不想那和一個政治人物談話時應該怎樣措辭的念頭，也不想那和妻子柔婉地解說時要怎樣地使迷醉的思索，因爲和妻子就是在她很取人厭的時候也該這樣的呵。……現在能和自己談話，祇在白紙上頭……這是多好的享樂啊！和最誠摯的朋友的談話能替代這個嗎？那麼，究竟朋友有沒有呢？那個又是這般的狂癡把自己的心靈交付在別人的手裏呢？人家把許多事情講給別人聽，但是有些事情就是在上帝面前也不肯承認的。正像個吝人人都在晚上未睡之前計算自己秘密的思想，向着靈魂的角隅裏探看，那裏還缺少什麼不……納維娜爲了我不把一切給她知道所以在發怒，說我把這日記本藏好的不是。把我自己的一切給她知道究屬可能的麼？

『愛情！夫妻共同生活！這些是足夠了麼，要是我們想互相地在你我的心靈中把捉什麼？

『我又憶起了我第一次的壞事，又想到大部份人也與我一樣地……也許更壞呢……不論怎樣，我沒有貽害他人，我救了個人，雖則犯了罪的。若使我是宣告他無罪的人，我眞不知道我到底有否這權力？人眞是奇異的！能得有幾人能肯定地說自已是配幹英雄的事或是極大的罪惡的？我們自己都不認識自己……漸漸地我們覺察出自己的偉大或渺小，可是先時總是感不到的。

『有件事盤旋着在我心頭，爲什樣我常要着意在這事呢？這不是良心的責備嗎？懺悔嗎？我倒不相信：我從未感到相類的事過，深信這是不會在我成爲牢固的思念而導我至發狂，甚至自殺的；也不會迫我獨自去見法官的。有時我想還是把這幾頁保存，讓別人在我死後一讀的好，還是怎樣的好。

『我也很想像其餘的人一般，在社會面前光明磊落的離開世間。

『我可預料我的朋友要怎樣地驚異，偶爾他們得見了我這幾頁東西的時候。你們對理想的人又怎樣說法呢？

『如果我生命中沒有這個，我很多的可以貢獻人家；雖則牠既沒有一次使我減少胃口，我也沒有因牠而睡不着過一夜。

『我却不解爲什麼我結了婚，在名義上又是納維娜的丈夫？

『也不止我一個人對自己這樣發問罷而這種疑問又是在難能解除那自願的婚約的時候才發生的。就是納維娜也不能回答爲什麼她歡喜我比別人都好。她自然要說：運命是這樣註定的罷。我想，不論那裏，用得到用不到，我們都不必把上帝和運命滲入我們的事情裏去，就是放入了也是枉然的。甚麼都是偶然的；偶然的偶然地我們的父親碰見我們的母親，而我們也由此在這世間出現了……偶然地我或許因感冒而死了；偶爾我們做了審判官或是罪犯……偶爾我們和瑪麗結婚了，又一個和斯端勿納亞，第三個又和納維娜結婚了；後來又自慰道：我們互相爲你我而生的。結過婚後，在我腦裏也從沒有想過傳種的事情；我連把我的「我」傳給子孫的念頭也絲毫沒有的。

『使我的納維娜幸福的思想也很少念及。

『也許這樣我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罷？幾乎全不。不佔有愛着的潔白的處女，這個妄念我也曾有過。可是納維娜並不是童貞未鑿的處女，所以在肉體的或別的享樂的時候，不能給我一種新的異常的使人心神駘蕩的快感。但是我又怎的和她結婚而不和別人呢？我們向這洋店買東西而不向別的，又是爲什麼呢？呵，就因爲我們從沒有發過這樣的疑問啊。也許是爲了心靈的共同性？爲了相互的了解罷？某種共同的快樂和悲哀，某種共同的觀念罷？……全然不，祇不過爲了美人的肉體在貼近自己時候的那種細胞的狂慾的爆發啊！要滿足這肉慾，是以結婚爲前提的；否則不免受法律的處罰。納維娜是不可以用錢買得的，也不是爲了愛別人便犧牲自己的那種人。未經許可的接吻，她認爲罪惡的：…心靈的共同性麼？何等的誑言！倘使我明天把我的一生詳細地告白她，把我對人生，結婚和婦人的見解一一講明之後，再把我心靈的那一隅，她所不知的我也不讓她進入的，披露給她看後，這時我倆間豁開了一個深淵，我們很驚疑地要問自己：「這樣看來，我們怎樣營共同生活呢？……」這便是爲什麼我要說，最好把心的秘密緊緊鎖好，便把鑰匙投入海中。同食，同睡，什麼都交談，同時自慰道：我們是爲彼此而生的。

『我與她共居好久了，可是我們知道彼此愛的是甚麼嗎？我們要知道麼？

『我們竭力地要彼此滿足我們的慾望……

『是的，例如她知道我喜歡溶入些糖的茶，而我不喜吃肉絲炒的芹菜，但是她可知道，她那最柔溫的撫摩都使我不有趣，要是我在作事的時候？尤其可厭惡的，是她理會這層而偏偏要我因爲她媚眼的一看，她雙唇的接吻，便放棄一切。那個婦人又不是這樣的呢？

『有時我們故意彼此說謊，這又是爲什麼呢？爲什麼在愛慾的恍惚中，我們誑謊得最濫呢？說什麼我們不能沒有彼此而生活的，後來便依托在這種誓愛上面，好像放重利人依托在一張在喝醉時簽下名的借票上一樣，我也曾屢次對納維娜說過：假使她死了，我的生命便失掉了意義，變成無目的的了。可有比這個誑言更濫的麼！說了牠還相信牠，我

們實在太稚氣了。我憑我的腦力和心覺得，不再對自己誑說地覺得，如果納維娜明天死了，一根白髮也不會加添到我頭上的。當然，我目擊着一個在自己家裏的屍身，定要驚駭的，我的神色像飽受着苦的人……死的威嚴將有幾日壓迫我。我寒慄個不住了，先前在我臂抱中的寶貝現已成無生命的屍體，比殺了的豬遠可怕。一想到她那腰部，那有我所迷醉的香味的腰部，要在地下腐爛起來，我便恐怖得不可言喻了。

『到坟墓去的殯車，送喪的人羣，坟墓，這些都感動我的神經……別人送葬的時候，我也多少感到同情的。現在對我自己一人說，她死後於我什麼都完了——不，決不！我許是要哭，守鰥了，可是她死去並不曾把我心的某部分帶去……這樣那麼我們又怎能同孩提般地嬉戲呢？爲什麼有的還相信這句話呢？我底納維娜如果讀了這幾行，又要怎樣的驚駭呢？她幻想中的我，是她死後也要自殺在她屍身上的人啊！

『她要我開誠佈公地講。她要不要我將這事說得再明晰一點？

『好，對我眞心講，如果沒有喪事的舉行，我們能夠認識幾個男人和女人，是同情於死者的？

『我似乎是個例外，我並不是十分冷酷的，我不是無情的利己者，我要相信，我們都是這樣的。

『我們十二分地愛自己，因此也熱愛一個別的人但是當他或她不再給我們以所要求的東西……』

納維娜歇住了，儘是張大了眼向着前面瞪着。

她覺得，這世間忽而被人顚翻了的樣子。

『哦，我的上帝！』她低聲的叫說，『他竟寫出這些來麼？又怎樣寫的呢？我眞不解，這人不但不愛我，甚至於憎我，鄙棄我呢……那麼他爲何又不對我直說呢？他爲何把這種種私念隱藏在心中呢？我是勉強要住在他這裏嗎？』她祇得當他玩意地寫的，因爲她想那同一的手先前曾寫給她最熱情的纏綿的信呢。

『誰會相信這人是這樣的虛僞，無情，是這種的利己者。難道我盲目得連一次也不能從他眼中看出鄙棄之意麼？不，我並不盲目，他講的話和舉止我都記得的……哦，他一生玩着齣喜劇啊！可是爲什麼呢？他眞會來對我說：「納維娜，我不再愛你了，我們快分道揚鑣罷！」……他那在結婚以前和結婚之後講得娓娓可聽的愛到那裏去了？他和我結婚，彷彿向店裏買一個玩物，……那時我再信任誰，愛誰呢？從誰那裏可以再期望相互的愛呢，如果外表很優美的人都是這樣殘酷無心似的？……往前我以爲自己很幸福，怪惹人艷羨的啊！』她是這般的驚駭，竟不敢深視入自己的心靈去，恐怕她也許會和他一般的寫出同樣的幾頁呢。……她祇感到一件事，就是她意爲能爲她犧牲的人，甚至淚也不會灑一點，假使她逝世的時候。她還覺得他期望着她死的樣子。她的美脫耶，她的理想，那完美的人覺的也是平凡的人了。就是平凡的庸人也會這般地愛妻子麼？

一會，她抬起頭來，環顧四周。

『眞的，直到現在的一切是夢景麼？前天在這張坐榻上，他不是對我說，他不知道用怎樣甜密的名稱來呼我才好？……我此後再和他共居麼？此後我怎願再由他撫摩呢？因爲他實在幻想旁的事哩，唉，我倆間的什麼都完了！』她像孩提般地哭起來了。『我爲什麽把抽屜啓開呢？我爲什麼讀了這日記呢？倘使我全不知道，茫然地在幻想中間而不知這種現實生活，那又多麼好呢？他是壞人，利己者，無情的話雖這樣，我沒有他又不能生活的啊！』一想到她不能和他分離，她混身發出冷汗來了。

『我將緘默着……把日記藏好，抽屜閉好，當牠沒有這回事，不要把偸看的形跡露了點出來。我也將在靈魂中有一角隅，沒有人可以進探的……我將對他說，如果他不解爲什麼他和我結婚——我卻知道爲什麼……我將使他幸福，就使爲此而犧牲了生命我也願意的！』

隨後她把日記本收集好了，便要從榻上站起來。驀地裏，書房的門開了……納維娜臉色蒼白得像竹布一般。她的丈夫踱進了房，走向她來，看見榻上狼藉的書本，臉色蒼白得不下於納維娜。

『什麼？什麼？』他叫說，不相自己的眼睛了，怎樣她擅敢開他的抽屜呢。『你做了什麼？你已讀過這個了麼？』

納維娜自然不必回答了他已可從她臉上看出，她確已讀過了。狂暴的憤怒捉住了他，因爲她竟敢在他靈魂裏搜尋什麼了。在他的眼睛裏，她有一個祕密政策的施行者的樣子。怒氣冲冲地，咬緊了牙齒，他站了過去，叫道：「你怎敢做這事？誰給你這個權力的？你或許想做了妻子便可進我的靈魂裏來了，像你在訪你的女伴一樣？……你不知道，這是種密探，那最可怕的偵探……倘使一個人知道你們僭妄地要求這種權力，誰還願結婚呢？快告我，怎的你敢做這事？』

納維娜一聲也不發，她很怕他，也不敢去看他一眼。

『對我說，我曾否在你的心靈裏把捉過什麼？我是你愛的人還是在偵探守視之下的人？……噲，你現在做了什麼？你可知道，經過這事後，我萬難與你同居的了？卽使我很願意，也難以同居的了……我不能和那種進入我的靈魂如同酒館般隨便的人生活。你卻以此爲永愛的證實麼！……』

他動怒得不能說話了。在椅上坐下身便沉思起來了：『婦人是何種生物啊！她們對愛情抱了何等的曲解啊！她此刻做了什麼？……她知道了五百法郎的事了……我還能和她同居麼？……不知足的東西！把生來的東西給了她們，還不滿足麼？……不，她們要整個的我們呢，要所有的神經和腦筋哩……是的……是的，我離去她罷……』

他站起身來。

『納維娜你可知道？如果我的敵人看見了這些抄本，我倒可比此刻更平心靜氣些。我可和他開戰，用他的弱點來制服他，也許毆打他至於死才干休……但同你有什麼開戰呢？也許我替自己辯護，央求你寬恕……不，不，我們最甜美的話從此是假裝造作的了……你把在這世間可能的幸福打得粉碎……你定要認識整個的我……而你已知我的

了……現在你可相信，完全整個的人是不足愛的，不値錢的。我曾對你說，不要在幸福中過苛求的好否則便把牠毀壞了；這樣看來，我不是沒有錯誤麼？……現在你得了些什麼？……我不能和你同居……不能……卽使我願意……我們的眼光再相遇的時候，不能不把眼睛羞惱地低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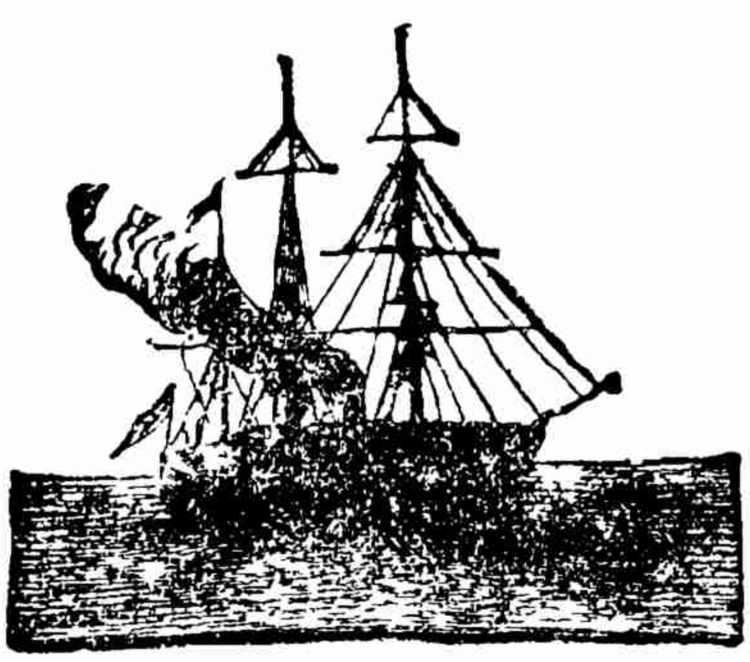
旣不望她一眼，又不告別，他蹌踉地走出了房。

納維娜此刻才了解，這個人她讀了那些日記後覺得是很可憎的，此刻卻反覺得親愛可貴的了。她什麼都體諒他了……祇要他不離去。她將滿足於和他任是怎樣的生活，讓他要怎樣便怎樣，要做甚麼便做甚麼，祇要他不離去她。

納維娜深更半夜還在等候丈夫，但是他終究不來。早上她接到他的信，說他已到了別省裏他的故鄉去了，要她有決斷的說話時才肯返來。這信又使她鼓起希望……『他定是要來威嚇我，懲處我……不，不，這個人是該愛的，無論他是怎樣的……在他面前，我倒也委屈懇求也不覺慚恧的。』她寫了封像罪犯要赦罪的寫的一樣的信。她的信使她安靜起來，她想颶風過後便有平靜的日子了。

過了幾天美脫耶接到他妻子的掛號信，但是並沒有回答……

一九二八，二，十七。(自世界語譯出)



商務印書館經售

教育雜誌

第二十卷二號要目

廢止藝術科　豐子愷
藝術化的教育論　楊人楩
紙細工之新生命　李寓一
圖畫教育的方法　豐子愷
小學訓育制度的研究　徐蘊暉
小學教材的研究　沈百英
精神衛生　趙演
日本學校教育之演化　洪康
德國柏林大學之概況　黎養源
學生組織之一個實例研究　徐錫齡
一筆教育上的舊賬　俞子夷
略論公民教育　曾在幹
小學教學法　趙軼塵
倪煥之（續）　葉紹鈞

此外目繁不克備載

定價　每月一冊一角（郵費二分）
半年六角五分
全年一元二角（預定郵費在內）

教（二）

學藝雜誌

第八卷第九號要目

蘇俄之教育（續）　許崇清
格羅丘斯與其學說（續）　范揚
中國教育史略（續）　徐式圭
字表（續）（遺著）　陳承澤
未來之花　程宛岑
中算家之縱橫圖（Magic Squares）研究　李儼
我國特產之脂油及香油　高銛
有機化學加成反應之新機構　許炳熙
日本化學研究之一瞥　陳慶雄

此外目繁不克備載

定價　每冊二角（郵費二分）
半年一元五分
全年十冊二元（預定郵費在內）

藝（九）

留美學生季報

第十二卷三號要目

『經濟專號』

飛賓社會主義及其淵源　朱保訓
近代的財政學說　麥健曾
康門斯氏之經濟學說　張效敏
鐵路與國防　霍寶樹
改訂商約應力爭之要點　謝奮程
商店營利要訣　吳大鈞
人壽保險與中國　鄧賢
孟子的經濟學說　張效敏

定價　全年四冊
每冊四角
郵費每冊二分半

美（三）

自然界

第三卷第一號要目

自然研究和人生　周建人
害蟲的防禦　周建人
滿洲的自然學者　喬峰
開封白色鹼土中可溶鹽類之分析　陳仲祺
東三省之蛇　適生
園藝與人生　夏孟質
中國產的天然染料　許炳熙
野草論　季君勉
中國產鳥類報告　賈祖璋
中國農業界施用肥料之實況與磷肥荒之補救　侯翼如
科學瑣聞
出版消息　薛德焴

此外目繁不克備載

定價　每冊二角（郵費二分）
半年一元五分
全年十冊二元（預定郵費在內）

然（一）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七年一月十六日

⊙中美通商條約將滿期，國民政府駐美代表李錦綸向美政府磋商改訂，美政府提出須中國力面南北一致，始可進行。李與北京政府所派駐美公使施肇基接洽，由施電北京請示，北京外交部長王蔭泰復電贊成，並即任施爲交涉代表

⊙國民黨中央委員之「中央黨部各部組織」「確定整理黨務根本計畫」兩審查委員會開第一次會，決定：(一)照國民黨總章由四次全體會議選出常務委員九人，組織常務委員會，(二)中央各部照舊設組織，宣傳，工人，農民，青年，婦女，海外，商民等八部。

⊙上海英美煙公司工潮依財政部長宋子文之調解，由廠方代表愛未立工會代表顧若峯等七人及商人市黨部，市政府代表，江蘇捲煙稅局長等簽定互助條件十二條，即行解決。公司承認工會及繳納稅款。

⊙國民政府外交部僑務局在上海成立，鍾榮光任局長，該局擬設之僑務委員會亦準備組織，中僑聯合會對於僑務局規模狹小表示不滿，並陳述組織僑務委員會意見

⊙奉天逆化大刀會爲齊恩銘擊潰，潰匪有威脅朝鮮治安之勢，日本駐北京公使向北京外交部提出警告。

同　十七日

⊙國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三次會，任命龍雲范石生等爲雲南省政府委員，指定龍雲爲主席；馮玉祥孫岳劉鎮華方振武等爲河南省政府委員，指定馮玉祥爲主席。軍事委員會呈送國民革命軍陸軍編制草案，准備案；財政部擬送徵收捲煙稅條例，即予公布；司法部呈復審查最高法院呈請修民事，刑事訴訟律意見，照案通過。

⊙西班牙公使函致北京外交部，接洽中西修約會議開議日期

⊙廣州公安局嚴厲執行解散附逆嫌疑工會令，並令現存工會一律停止開會，靜候辦理。

⊙國民黨中央委員之「確定整理黨務根本計畫案」審查委員會續開會，將議案三十餘件整理成爲五項：(一)確定本黨理論綱領；(二)民衆運動方針；(三)各地各級黨部整理辦法，(四)整飭黨紀方法；(五)訓練黨的人才方法。

同　十八日

⊙閻錫山向國民政府呈報，張作霖新成五軍，向意國購步槍四萬枝。國民政府外交部電令江蘇交涉員迅向駐上海意領事嚴重交涉。

⊙北京外交部據報，日本派後藤新平赴俄與俄政府訂立關於中東鐵路之協定，俄將中東路一部分權利讓於日本南滿鐵路公司，特電駐俄代辦鄭延禧探明電復。

⊙福州當局得報，有赤俄十餘人潛入，勾通共產黨，將乘舊曆年終起事，即宣布特別戒嚴，並搜查潛入之俄人。閩南高義等反攻泉州，與第十一軍相持。

同　十九日

⊙廣東張發奎陳銘樞兩軍連日以全力在興寧五華劇戰，各受重創，陳得黃紹雄西路軍之援助，卒戰勝張軍。張發奎襲奪潮汕之計畫完全失敗。

⊙江蘇省黨部臨時執監委員會由中央黨部派鄭亦同接收，鄭即通告，前由江蘇臨時執監委員會派出之各縣市臨時執監委員亦應撤消，由前江蘇省黨部特別委員會所產生之各縣市特別委員會暫維現狀，聽候改組。

⊙福建省黨部籌備委員黃展雲等因中央令福建省黨部暫時停止活動，特電詢停止範圍，並謂若遽停止黨務進行，於黨實有不利。

同　二十日

⊙國民政府通過北伐全軍戰鬥序列令，以國民革命軍之作戰軍，國民軍聯軍之作戰軍，北方革命軍之作戰軍，海軍之

作戰軍，航空軍之全部，組織北伐軍，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統轄指揮之。又，軍事委員會呈報，改編金漢鼎之第九軍為三十一軍，陳嘉佑之十三軍爲十四軍，方鼎英之新編十三軍爲四十六軍，高桂滋之新編十九軍爲四十七軍。又，軍事委員會請派龍雲爲國民革命軍第十三路總指揮，胡瑛爲三十八軍軍長，將原三十九軍軍長胡若愚免職查辦。

◎上海各絲廠受工潮影響，虧折甚鉅，維持爲難，市政府代向國民政府請予救濟，其辦法爲由關餘或二·五附稅作抵，撥出一部作爲保證金，俾絲廠以此項保證金向內國銀團借款。

同　二十一日

◎湖南軍第八，第十七，第十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等五軍據汨羅江岸與白崇禧指揮之征湘軍開戰。

◎漢口衛戍司令部在市內捕獲共產黨多人，並有手槍炸彈等武器。

◎奉天大刀會勢力蔓延，該會創議鄉村自治，其舉動漸形革命化。

同　二十二日

◎廣州公安局得共產黨將於二十七日二次暴動之消息，即派隊大事搜查，計捕獲黨人十餘名，蘇維埃政府傳單，佈告等文件多箱。

◎武漢衛戍司令部認俄茶商協助會與共產黨嫌疑問題有關，飭將大馬阿塔拉頗等三俄人及僱用華人拘捕徹查。

同　二十三日

◎汨羅戰事湖南軍戰敗，損失頗重大，征湘軍佔領平江，白崇禧將葉開鑫部第四十四軍之前敵部隊包圍繳械，葉出爲粵部叛離湖南軍，惟葉通電說明由程潛，並非倒戈。

◎日本民黨要人頭山滿致函今列為，對國民黨之內訌提出好意的警告。

同　二十四日

◎河南施行第一期行政計劃期間（十六年十一月至十七年一月）屆滿，民政廳長薛篤弼赴新鄉與馮玉祥開政治會議，使赴各縣視察成績，並公布籌備各縣地方自治大綱。

◎日本南滿鐵路公司與北京大元帥府間之吉會鐵路借款，吉敦鐵路墊款交涉，因故頓挫，——日方已秘密付出吉敦路墊款二百萬元。

◎鼓浪嶼華人各社團聯合組織「華人議事會」，選舉工部局華董，並作將來收回租界之準備。

◎國民黨海外部接朝鮮黨部報告，朝鮮排斥華僑事件因政府抗議結果，朝鮮總督加意保護，且警察部及僑商領袖與深明大義之鮮人勸導，雙方協定此後安全計畫，風潮暫平，惟僑民因風潮回國已三千餘人。

同　二十五日

◎湘軍汨羅戰事失敗後，分向常德衡陽潰退，征湘軍佔領長沙，白崇禧飭所部各分路進駐。

◎國民黨中央委員胡漢民孫科伍朝樞等依前外交委員會之使命出發赴印度小亞細亞埃及土耳其及意法德奧英美考察政治經濟。

◎安國軍在北京開幹部重要會議，孫傳芳張宗昌褚玉璞等均往列席，決定積極對付馮玉祥，並令楊宇霆以總參謀長兼任第四方面軍團長（係韓麟春之後任）駐保定指揮軍事至擬。張作霖等人選，改組內閣及孫傳芳張宗昌之地位問題，決定俟對馮戰事結束後再議。

同　二十六日

◎湘鄂政務委員會佈告，所有以前工會與廠方所訂苛刻條件，一律取消，由民政處依照現時工人生活程度，擬具條例施行。在新條例未公佈以前，勞資兩方均須互保和平，維持現狀。

◎整理漢冶萍公司委員會決定整理方法，先從接管入手。

◎英國新任華北司令官華德抵上海，上海英軍防守司令鄧肯準備交卸回英任師團長職。

◎捷克輪船載奉方所購大批德製軍火來華，廣東軍艦飛虎號聞悉往追，並開砲轟擊，惟捷輪卒逃往青島，將軍火起岸。

◎江蘇交涉公署向上海日總領事提出警告：如有二次出兵山東之事實現，因此發生事端，概由日本政府負責。

同　二十七日

◎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宣言國民政府既統轄二十二省中之十六省，所收關稅約佔百分之七十，北京政府又非前經承認之法律繼承者，國民政府不能承認任何團體有單獨行使關政，或派代理人行使此種管理之權。

◎國民政府委員會接閻錫山馮玉祥電告，依戰鬥序列令，服從蔣總司令指揮。又通過關於大學區大學院各條例，任郭汝棟繼楊森爲第二十軍長，賀耀祖仍首都衛戍司令。

◎漢口俄商協助會被拘俄人經俄人某所保釋放，惟該會一時未能恢復營業——該會製造茶磚，每年營業在千萬以上，華人賴以生活者約三萬人。

◎中東鐵路俄副理事長益克爾向北京外交部否認報載俄方擬將中東鐵路讓歸日本，純屬謠傳，請釋誤會

同　二十八日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整理黨務審查委員會通過整飭黨紀方法十三條，整理各地黨務辦法九條，訓練黨的人才方法五條。

◉魏益三部第三十軍擊敗楊森軍，占領當陽。

◉奉吉商民請省長劉尚清向日交涉朝鮮排華案，並提出條件（一）日方應承認其責任，擔負一切損害賠償；（二）被害華僑至少賠償其家屬五千元以上之撫慰金；（三）嚴懲首要；（四）須切實擔保在朝鮮華僑之生命財產，公布其保護方法。

同　二十九日

◉郭泰祺以代理外交部長資格向路透通訊社館釋宋子文於二十七日所發表之國民政府對海關態度之宣言，謂此舉並無干涉以海關稅款續付債款之意，惟不願以國民政府轄境之關餘供北京政府作抵禦國民軍之費。又謂易紈士之南下，已得國民政府認可，惟國民政府不承認其爲代理總稅務司，國民政府治下海關行政應由上海稅務司美士主管。

◉吳俊陞親勸奉天通化大刀會，該會衆向吳請求無條件投降；惟通化附近臨江，懷仁等縣大刀會勢力極張，吳即轉往征勦。

同　三十日

◉上海特別市公安局布告市政府設計委員會已決定將本市租界範圍改稱爲特別區，計分五區，即以公共租界原定之東，西，北，中四區爲特別區之東，西，北，中區，以法租界爲南區，自後調查報告圖書中應改照此稱。

◉廣東與[illegible]戰事，張發奎陳銘樞兩軍各受極大損失，張軍退向閩贛邊境，陳軍不予追擊，[illegible]充休養，[illegible]紹雄率西路指揮部人員赴汕頭，擔任追剿張軍。

◉上海華商捲煙公會因財政部與英美煙公司借款協定稅法，舶來品值百徵二二·五，請持平稅則，一律改二十，並保留華商七折繳稅之權利。並請求將前此值百徵五十之存貨亦照二十計算，發還多徵三十之稅。

◉上海英軍防守司令鄧肯卸職回英。

◉渤海艦隊肇和，海琛駛入旅順船塢修理，江蘇交涉公署奉外交部令再函日總領事，請轉致關東廳將艦扣留，並拒絕修理。

同　三十一日

◉首都中央執監委員爲促成第四次全體會議開聯席會議，決定（一）中央監察委員所檢舉之何香凝陳樹人王法勤王樂平潘雲超五委員應暫停行使職權；（關於汪精衛顧孟餘陳公博甘乃光四委員未提及）（二）定二月一日開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預備會。

◉楊森軍留宜昌部隊悉退回川境，西征軍第二，第三十各軍即入駐。

外國之部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六日

◉第六次全美大會開幕，美總統有開會詞。

◉英帝國無線電與海電會議開幕。

◉蘇俄反對黨托洛斯基被政府放逐，起程解往西伯利亞。

同　十七日

◉全美大會推古巴代表布斯特門爲大會會長，美總代表許士[illegible]芝即起程回國。

同　十八日

◉英國政府發表白皮書，陳述英政府對於裁軍籌備會安全委員會所擬辦事程序之意見。

同　二十日

◉瑙威新國會集會，政府辭職，由農黨領袖梅爾排組織混合內閣。

同　二十一日

◉日本衆議院解散，定二月二十日施行總選舉。

◉全美大會開始討論美洲任何國不得以武力干涉他國內政之建議，但承認實際上困難，故通過一議案，只以贊成此項原則爲止。

同　二十二日

◉全美大會墨西哥聲稱，欲提議改革全美大會行政機關以美國代表爲主席之習慣，而代以在會各國按照字母次序輪流主席之辦法，但美代表反對。

同　二十五日

◉挪威農黨組閣不成，改由工黨領袖項斯吾組成工黨內閣。

同　二十六日

◉南斯拉夫與意大利簽定臨時延長友誼條約之協定書。

◉羅馬尼亞外相往游羅馬，與意相慕沙里尼晤談。

同　二十七日

◉日本政府容受英國提議，決定與加拿大交換公使。

◉美國在尼加拉瓜之陸戰隊攻陷[illegible]將軍之最後要塞。

◉墨西哥總統卡斯核准憲法修正文，將總統任期由四

年增至六年。

◉德政府致說帖於刻在捷克京城集會之國際聯盟保安委員會，請委員會工作注重實際而非理論。

◉南愛自由邦元首柯斯格萊夫赴美國。

◉智利政府油案得衆院通過，據此案則除智利人外，火油議具權概須取締。

同　三十日

◉南愛行政領袖柯斯格萊夫乘專車赴加拿大，中途出軌，幸未受傷。

同　三十一日

◉俄國波斯所立關于通商保安中立漁業關稅之條約，及關于疆界之議定書，本日在波斯京城簽字。

◉挪威工黨政府發表宣言，欲將米穀交易收爲國家專有，而廢除外麥進口稅辦法。

歐亞五千年前之文明

小補

最近印度及瑞典同時有五千年前文明遺跡之發見。茲彙誌如左：

印度人類學大家瑪沙爾氏最近發掘莫罕焦達洛及哈拉帕地方，得人類學上貴重之發見。古代印度人約當紀元前三三〇〇年，卽距今五千年前，其生活狀態住居衣服及當時家畜野獸等之狀況，可依此次發掘證明。當時之印度人，在印度河流域，已知耕種，其食物有麵包牛乳及牛羊豬龜鱷等肉，兼食印度河之小魚及海岸方面運來之乾魚，而富者亦戴金銀首飾戒指等物，並有密集商店街之遺跡。其武器亦有相當精巧者。尤有興味者，爲當時之埋葬方法：有剖分首及手足分別土葬者，尸體周圍列有赤土細工製品，足以表現當時人類之藝術的精神。依此美術陶器，亦可知其與野生象屢戰鬪之形跡，更可知者，爲太古疫病之流行，有如累累骸骨見於土中，恐因如伯斯篤等之惡疫，爲陸續倒斃者合葬之所。

瑞典沃斯突塞地方有著名寺院名亞爾華斯德納者，其附近沼澤地之中央，昔有純粹瑞典民族，居住該村，尙有木造大防禦工程之遺跡。現爲瑞典考古學者所發見，依此得知純粹之瑞典民族存於五千年前，且此居住沼澤地之民族，卽屬於當時之文化階級。其遺跡先由一農民於乾燥之沼澤地建築屋基時所偶然發見，乃綿亘一千五百平方米突之木造建築物也。

原文献残缺